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Z121.5
CH1
3.18

乾隆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十八册

Z121.5
CH1
68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76

老學庵筆記

〔宋〕陸　游　撰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子部

老學庵筆記卷一至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老學庵筆記

提要

臣等謹案老學庵筆記十卷續筆記二卷陳氏書錄解題作十卷與陸游撰案宋史藝文志雜史類中載陸游老學庵筆記一卷陳振孫稱其生識不著于錄疑當時偶未見也振孫稱其生識此本合宋史蓋傳刻之誤續筆記二卷陳氏前輩年及耄期所記見聞殊有可觀文獻通考列之小說家中今檢所記如楊戩為蝦蟆精錢遜叔落水神救之類近怪者僅一兩條鮮于廣題逸居集曾純甫對蕭鷓巴之類襍諧戲者亦不過七八事其餘則軼聞舊典往往足備考證如謂遼避天祚嫌名追改重熙為重和遼史不載其事今以興中故城所存天慶二年釋慧材撰舍利塔記舊碑證之乃

實有其事則知其記載不誣有裨史傳多矣

惟以其祖陸佃為王安石客所作埤雅多引字說故於字說無貶詞於安石亦無譏語而安石龍睛一事併述埤雅之謬談不免曲筆杜甫詩有蔚藍天字本言天色故韓駒承用其語有水色天光共蔚藍句游乃稱蔚藍為隱語天名今考蔚藍天名別無所出惟杜田註謂見度人經然度人經所載三十二天有東方太黃皇曾天其帝曰鬱繼玉明則是帝名鬱繼非天名蔚藍游說反悞又稱宋初人尚文選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今考驛使寄梅出陸凱詩昭明所錄實無此作亦記憶偶疏然大致可據者多不以微眚而掩宋史藝文志又載游山陰詩話一卷今其書不傳此編論詩諸條頗足見游之宗旨亦可以補詩話之缺也乾

隆四十一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老學庵筆記卷一

宋 陸游 撰

徽宗南幸至潤郡官迎駕於西津及御舟抵岡上御棕頂轎子一宦者立轎旁呼曰道君傳語衆官不須遠来衛士臚傳以告遂退

徽宗南幸還京服衮玉竝桃冠白玉簪赭紅羽衣褭七寶鞾蓋吳敏定儀注云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

建炎苗劉之變内侍遇害至多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曰侍左右忽得罪紲為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

臨安父老言苗劉戕王淵在朝天門外令都進養院前鼎澧聲盜惟夏誠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二人每自咤妖氛了来看錢塘八月潮

曰除是飛過洞庭湖其後卒為岳飛所破蓋語讖云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
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二千人湖州九百一十
五人秀州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
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鎮江府六百人一路共六千
七百五十四人以二月七日起發東都之陷已累月
矣

集英殿宴金國人使九盞第一肉鹹豉第二爆肉雙下
角子第三蓮花肉油餅骨頭第四白肉胡餅第五羣
僊夠太平畢羅第六假圓魚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
沙魚第九水飣鹹豉旋鮓瓜薑看食裹鋼子臆餅白
胡餅饅餅淳熙
紹興辛酉與虜交兵虜遯議者謂當取壽穎宿三州屯
重兵然後淮可保然後江可固惜其不果用
也

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為險固其受敵惟
東北兩面而壕壍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
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
漢人入仕有以貲為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
錢入穀賞以官者卜式黃霸是也入錢穀則今買官
之類以貲則非也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敢
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監軍
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公則身任
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獲雖欲貸不敢矣遂用其言
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亦有逃歸者
多則被疑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為忠也公若果去固
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某歸後禍
福也監軍遂許之
黃元暉為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勾江州
太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

張芸叟作漁父詩曰家住耒江邊門前碧水連小舟勝養馬大罟當耕田保甲元無籍青苗不著錢桃源在何處此地有神仙蓋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作東坡取其意為魚蠻子云

張德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會之殺岳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為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京師承平時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嬪女上犢車皆用二小鬟持香毬在旁而袖中又自持兩小香毬車馳過香烟如霧不絕塵土皆香

明州江瑤柱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種逾年則成江瑤矣海檜亦有二種海檜夭矯堅瘦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土杜音檜海檜絕難致凡人家所有大抵土檜也

晁以道為明州船場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港口踐滑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謂朱衣吏及金帶也宣和間親王公主及他近屬戚里入宮輒得金帶闌子得者旋填姓名賣之價五百千雖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唐時朔日太守容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時諺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秦王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即長也其後世字之曾孫又曰伯則失之

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大閱是日上早膳畢出郊從駕臣僚及應奉官竝戎服

擫帶子著靴大閱畢丞相親王以下賜茶是日駕出麗正門入和寧門沿路官司免起居

建炎中平江造戰船畧計其費四百料八艣戰船長八丈為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四艣海鶻船長四丈五尺為錢三百二十九貫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故贈之詩曰翛然一榻枕書臥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可辨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蓋不然也

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祕閣有端硯上有紹興御書一頌字唐有準勅惡詩今又有準勅頌硯耶

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然蔡實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為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為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為郜六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學中為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伸字彥時亦新安人終符寶郎曾丈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先左丞言荆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大半不可辨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蓋不然也

靖康國破二帝播遷有小崔才人與廣平郡王道君幼子名揆俱匿民間已近五十日虜亦不問有從官餽以食遂為人所發亦不免不十日虜去乃用太白詩語也公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

金賊刼遷宗室我之有司不遺餘力然比其去義士匿之獲免者猶七百人人心可知

國初韻畧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勅亦至此

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

取士何先之類

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容牙克書籍行開豆腐羹店予少時與之同在粉局為刪定官談經義滾滾不倦發明極多尤遂于小學云

張芸叟過魏文貞公舊莊居者猶魏氏也為賦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草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此猶未失為農神宗夜讀宋璟傳賢其人詔訪其後得於河朔有裔孫曰宋立遺像譜牒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而其人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云其微又過於魏氏言之可為流涕

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虛間白云這漢敢亂道如此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荊公字說嘗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荊公亦不曾奉勅許亂道況林自乎坐皆默然

靖康末括金賂虜詔羣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獨存金魚又執政則正透從官則倒透至建炎中興朝廷草創猶用此制呂好問為右丞特賜金帶高宗面諭曰此帶朕自視上方工為之蓋特恩也紹興三年兵革初定始詔依故事服金紫帶

建炎初按景德幸澶州故事置御營使以丞相領之執政則為副使上御朝御營使副先上奏本司事然後三省密院相繼奏事其重如此

張晉彥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子孝祥在西掖時晉彥未老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尚書令魚中書令是公合作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之官蓋輔臣贈父官也意謂安國且大用耳晉彥終身以為憾

紹興末巨公丁丑生者數人或戲以衰健放牓陳福公作魁凌尚書景夏末名張魏公黜落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為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為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為太常丞一日相遇於景靈幕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鑄月廩仍褫身草謂通判借牙緋入朝則服綠又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既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座皆笑

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賣卜洞微山人亡恙亦不甚老話舊愴然西湖小跋慶僧了文相別時未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郊廟壇壝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使令見其人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耳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於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

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辨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

而沈守約万俟元忠竝拜左右揆翰苑者倉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鄭公之語實錄例載拜相麻予在史院欲刪此一聯會去國不果

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有天人之相然議者疑其少英偉之氣予為編修官時一日與沈持要尹少稷見公于都堂閣公忽盛怒曰張德遠以元樞輒受三省樞密院訴牒雖是勳德重望亦豈當如此方言此時精神赫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嘗見此公怒也古人有貴在于好怒者此豈是耶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于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里者正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嚴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日當門只卧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須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歎謂秦相曰咸陽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蓋其謹如此又嘗謂予曰先人有遺稿滿篋皆諸經訓解字畫極難辨惟某一人識之若死遂皆不傳豈容不亟歸耶

汪廷俊從梁才甫辟為大名機幕專委以修北京宮闕凡五年乃成歲一再奏功輒躐遷數官五年間自宣教郎轉至中奉大夫其濫賞如此

予在南鄭見西陲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鞾布襪即日行

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以為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東京羣盜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爺爺益此比也

陳瑩中遷謫後為人作石刻自稱除名勒停送廉州編管陳某撰劉季高得罪秦氏坐贓廢後雖復官去其左字季高緘題及作文皆去左字不以為愧也孫仲益亦坐以贓罪去左字則但自稱晉陵孫某而已至紹興末復左朝奉郎乃署銜

予嘗與查元章讀太宗實錄有侯莫陳利用者予問有侯莫陳可析為三姓烏古論亦然故為工也

對否元章曰昨虜使有烏古論思謀可對也予曰虜人人姓名五字者固多矣元章曰不然侯莫陳可析為毛德貽名文江山人苦學至忘寢食經史多成誦喜大罵極談紹興初抬徠直諫無所忌諱德貽對客議時事率不遜語人莫敢與酬對而德貽愈自若晚来臨安赴省試時秦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焰可畏有

唐錫永夫者遇德貽於朝天門茶肆中素惡其狂乃與坐附耳語曰君素號敢言不知秦太師如何德貽大駭亟起掩耳曰放氣放氣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為之易然無烟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杜少陵在成都有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花溪皆見於詩中萬里橋故居遂湮沒不可見或云房季

可園是也

蜀人繫新皆短而麄束縛齊密狀如大餅餤不可遽燒必以斧破之至有以斧柴為業者孟蜀時周世宗志欲取蜀蜀卒涅面為斧形號破柴都

謝景魚名倫滌硯法用蜀中貢餘紙先去墨徐以絲瓜瓤洗餘漬皆盡而不損硯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託言病喑一語

不肯答予嘗見之于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為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勤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喑矣

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于梧藤間道旁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猶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溼而已

魏道弼參政使金人軍中抗辭不撓虜酋大怒欲于馬前斬之揮劍垂及頸而止故道弼頭微偏

使虜舊惟使副得棄車三節人皆騎馬馬惡則蹄齧不可羈鈍則不能行良以為苦淳熙己酉完顏璟嗣偽位始命三節人皆給車供張飲食亦比舊加厚

淳熙己酉金國賀登寶位使自云悟室之孫喜讀書著

雪色奇花不見桃惟見李一生不曉退之詩予語之曰此意古人已道但不如公之詳耳廷秀愕然問古人誰曾道予曰荊公所謂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是也廷秀大喜曰便當增入小序中

老學庵筆記卷一

老學庵筆記卷二

宋 陸游 撰

張廷老名珙唐安江原人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風興必拜數十老人血氣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魯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予在蜀見其稿今俗本改笛為曲以協韻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韻及居蜀久習其語音乃知瀘戎間謂笛為曲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于天台桐栢觀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憩小店中遑迫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為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復敢與語即上車去醮之明日而聞秦公卒

蜀久習其語音乃知瀘戎間謂笛為曲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于天台桐栢觀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憩小店中遑迫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為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復敢與語即上車去醮之明日而聞秦公卒

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鍾山涉錦溪至靈泉乃出石處有數家專以取石為生其佳者質温潤蒼翠叩之聲如金玉然匠者頗悶之常時官司所得色枯槁聲如擊朽木皆下材也

葉相夢錫常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蓋鄰家鄰家訟之謂他日且占地葉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仔細思量無利害他時拆屋別陳詞如今且

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罷蜀台歸其實秦會之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覬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會之以孫女嫁郭知運自答聘書曰某人東第華宗南宮妙選乃肯不卑於作贅何辭可拒于盟言其夫人欲去作贅字曰太惡模樣秦公曰必如此乃束縛得定聞者笑之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呂正獻平章軍國時門下客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

趙廣合肥人本李伯時家小史伯時作畫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善畫尤工作馬幾能亂真建炎中陷賊賊聞其善畫使圖所擄婦人廣毅然辭以實不能畫脅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拇指遣去而廣平生實用左手亂定惟盡觀音大士而已又數年乃死今士大夫所藏伯時觀音多廣筆也

禁中舊有絲鞋局專挑供御絲鞋不知其數嘗見蜀將吳珙被賜數百緡皆經奉御者辭望即位惟臨朝服絲鞋退即以履鞋易之遂廢此局

貧從仕又十有二年負神之教多矣

今上初即位詔每月三日十七日二十七日皆進
素膳
舊制皇帝曰御膳中宮曰內膳自壽成皇后初立懇辭
內膳詔權罷今中宮因之
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繡裹兀子于馬上高廟時猶然
今乃代以閤門官不知自何年始也
王聖美子韶元祐末以大蓬送北客至瀛賜宴罷有振
武都頭卒不堪一行人須索忽操白刃入斫聖美其
子冒死直前護救中三刀左臂幾斷虞候卒繼至傷
者六人死者一人聖美腦及耳皆傷甚明日不能與
虜使相見告以冒風得疾虜使戲之曰曾服花藥石
散否
前輩傳書多用鄂州蒲圻縣紙云厚薄緊慢皆得中又
性與麪黏相宜能久不脫
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專以傳書書必三
本雖數百卷為一部者亦然出局則杜門校讎不與

客接既歸蜀亦分作三船以備失壞已而行至秭歸
新灘一舟為灘石所敗餘二舟無他遂以歸普慈築
閣貯之
隆興中議者多謂文武一等而輒為分別力欲平之有
劉御帶者輒建言謂門狀牓子初無定制且僧道職
醫皆用門狀而武臣非橫行乃用牓子幾與胥史卒
伍輩同雖不施行然囂囂久之乃已
饒德操詩為近時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既不遇縱酒自
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慟哭達旦
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舟救之獲免
徐師川長子璧字待價豪邁能文辭嘗作書萬言欲投
匭極言時政無所諱避師川偶見之大驚奪而焚之
早死
王性之讀書真能五行俱下往往他人纔三四行性之
已盡一紙後生有投贄者且觀且捲俄頃即置之以
此人疑其輕薄遂多謗毀其實工拙皆能記也既卒

秦燾方恃其父氣燄熏灼手書移郡將欲取其所藏
書且許以官其子長子仲信名廉清苦學有守號泣
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駭福誘脅
之皆不聽燾亦不能奪而止
先君言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政和以後增以喏然絶與
中予造朝已不復喏矣淳熙末還朝則迎駕起居閤
門亦喝唱喏然未嘗出聲也又紹興中朝參止磬折
遂拜今閤門習儀先以笏叩額拜拜皆然謂之瞻笏

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遂謂其
亦不知起于何年也
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也
德壽宮德壽殿二額皆壽皇御書旁署臣某恭書四字
乾道末夔路有部使者作中興頌刻之瞿唐峽峭壁上
今重華宮重華殿二額亦用此故事今上御書
明年峽漲有龍起峽中適碎石壁亦可異也方刻石
予初見梁歐陽頠傳稱頠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
時有夔州司理參軍以恩牓入官權教授出賦題曰
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
歌頌大業刻金石或惡其俗謂之曰韻腳當云老於
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亦頗精叩之鏗鏗如
鼓不作銅聲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南蠻至
今用之于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辱秘府之藏
秦會之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斬馬
刀邀于望儀橋下斫之斷轎子一柱而不能傷誅死

其後秦每出輒以親兵五十人持挺衛之初斬全於市觀者甚衆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為聞者皆笑

呂元直作相治堂吏絶嚴一日有忤意者遂批其頰吏官品已高慚於同列乃叩頭曰故事堂吏有罪當送大理寺準法行遣今乃如蒼頭受辱某不足言望相公存朝廷事體呂大怒曰今天子巡幸海道大臣皆著草屨行泥濘中此何等時汝乃要存事體待朝廷睡天下第一樂也予雖未之試然覽其言之有味後之者矣

歸東京了還汝事體未遲衆吏相顧稱善而退

秦會之問宋朴參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師過郭子儀不及張子房秦頗駭曰何故對曰郭子儀為官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此輩屏息畏憚過之遠矣然終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底勳業太師是去不得底勳業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驟薦用至執政秦之叵測如此

洪駒父竄海島有詩云關山不隔還鄉夢風月猶隨過海身

北户錄云嶺南俗家富者婦産三日或匝月洗兒作團油飯以煎魚鰕雞鵝豬羊濯腸蕉子盛桂鹽豉為之據此即東坡先生所記盤遊飯也二字語相近必傳襲聖楊老說被當今正方則或坐或臕更不須冤被頭此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後就枕則粥在腹中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予雖未之試然覽其言之有味後之者矣

讀李端叔詩云粥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則固有知陂澤惟近時最多廢吾鄉鏡湖三百里為人侵耕幾盡閩州南池亦數百里今為平陸只墳墓自以千計雖欲疏潛復其故亦不可得又非鏡湖之比成都摩訶池嘉州石堂谿之類蓋不足道長安民契券至有云某處至花磚樓某處至含元殿者蓋盡為禾黍矣而興廢池陂存十三至今為弔古之地

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遂寧出羅謂之越羅亦似會稽尼羅而過之耀州出青瓷器謂之越器似以其類餘姚縣秘色也然極麤樸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
故都李和熎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紿云栗為一城之冠謂之郭家車子江瀆廟西廂有壁畫
興中陳福公及錢上閻愷出使虜庭至燕山忽有兩人持熎栗各十裹來獻三節人亦人得一裹自贊曰
李和兒也揮涕而去
不變也
往時執政簽書文字卒著帽衣盤領紫背子至宣和猶
子童子時見前輩猶繫頭巾帶於前作胡桃結背子背
及腋下皆垂帶長老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繫之散腰
則謂之不敬至蔡太師為相始去勒帛及祖妣楚國
鄭夫人有先左丞遺服一篋袴有繡者白地白繡鷺
黃地鷺黃繡裏肚則紫地皁繡祖妣云當時士大夫
皆然也
帽與坐延以酒食伯祖中大夫公每赴官或從其子
出仕必著帽遍別鄰曲民家或留以酒亦為盡歡未
嘗遺一家也其歸亦然
成都諸名族婦女出入皆乘犢車惟城北郭氏車最鮮
華為一城之冠謂之郭家車子也
犢車廟祝指以示予曰此郭家車子
吳幾先嘗言參寥詩云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
汀洲五月非荷花盛時不當云無數滿汀洲廉宣仲
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月臨平山下路則不佳矣幾
先云只是君記得熟故以五月為勝不然止云六月
仲翼有書名而前輩多以為俗然亦以配周越予嘗見
其飛白大字數幅亦甚工但誠不免俗耳
慈聖曹太后工飛白蓋習觀昭陵落筆也先人舊藏一
美字徑二尺許筆勢飛動用慈壽宮寶今不知何在

矣

賈表之名公望文元公之孫也資稟甚豪嘗謂仕宦當作御史排擊姦邪否則為將帥攻討羌戎餘不足為也故平居惟好獵常自飼犬有妾焦氏者為之飼鷹鷂寢食之外但治獵事曰此所以寓吾意也晚守泗州翁彥國勤王不進久留泗上表之面叱責之且約不復餉其軍彥國媿而去及張邦昌僞赦至率郡官哭於天慶觀聖祖殿而焚其赦書僞命卒不能越泗而南所試纔一郡而所立如此許頴之間獵徒謂之賈大夫云

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媪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嘴于翼間

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李乃亞之舅為醫者也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為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謂以其巡遊賣術故有此稱然北

馬其輿如此鄉中前輩胡浚明尤酷好字說嘗因浴出大喜曰吾適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說直字云在隱可使十目視者直吾力學三十年今乃能造此地近時此學既廢予平生惟見王贍叔參政篤好不衰每相見必談字說至葬不雜他語雖病亦擁被指畫誦說不少輟其次黿子止侍郎亦好之

先伯祖中大夫平生好墨成癖如李廷珪張遇以下皆有之李黃門邦直在真定嘗寄先左丞以陳贍墨四

十笏盡以為伯祖壽晚年擇取尤精者作兩小篋常
置卧榻愛護甚至及下世右司伯父舉篋以付通判
叔父曰先人所寶汝宜謹藏之不取一笏也
承平時滑州永堂酒為天下第一方務德家有其法
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
數作蜜極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真奇物也歐
陽公守亳時有詩曰蜂採檜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
清而已

柳子厚詩云海上尖山似劍鋩秋来處處割愁腸東坡
用之云割愁還有劍鋩鉆山或謂可言割愁腸不可但
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晉張望詩曰愁来不可割此割
愁二字出處也
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嫚也先
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蘇季明書張橫渠事亦
只曰子厚
唐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每語人曰天上無凡俗仙人此
妙語也仙傳載有遇神仙得仙樂一部使獻諸朝曰
以此為大唐正始之音又有僧契虛過異境有人謂
之曰此稚川仙宮也正始乃年號稚川是人字而其
言乃如此豈道華所謂凡俗仙人耶
崇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糧日不暇給士人入
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
少貸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
課以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枝梧諺曰不養

健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蓋軍糧乏民力
窮皆不問若安濟等有不及則被罪也其後少緩而
神霄宮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羣道士無賴官吏無敢
少忤其意月給幣帛硃砂紙筆沉香乳香之類不可
數計隨欲隨給又久之而北取燕薊調發非常動以
軍期為言盜賊大起馴至喪亂而天下州郡又皆添
差歸明官一州至百餘員通判鈐轄多者至十餘員
云

本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羣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旛燈毬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為一景謂之一年景而靖康紀元果止一年蓋服妖也

老學庵筆記卷三

宋 陸游 撰

任元受字盡言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莫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治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撿視一伺知之杲起奏廁一巫探釵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為汝投之江流矣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于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

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
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者
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
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名僧供十八大
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闐然傳以為
笑

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喜栽花釀酒以延客居于觀之
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款門求見善談論喜作
大字何欣然接之留數日乃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
號落托者謀亂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以不知
謀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絕往還忽有一道人亦
美風表多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若水介之来謁
何大怒曰我坐接無賴道人幾死於囹圄豈敢復見
汝耶因大罵闔扉拒之而此道人蓋永嘉人林靈曦
也旋得幸貴寵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必厚
報之若水棄驛赴闕命以道官至蓬珠殿校籍視殿

修撰父贈朝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嘗罵之朝
夕憂懼若水為揮解且以書慰解之始少安觀中人
至今傳笑

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八平生未嘗有疾
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牆壁使極完固下
帷設簟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
肯多語弟子曰小道人極愿慤嘗歸淮南省親至七
月望日鄰有住菴僧名老葉飯飯已亟辭歸問其故
則曰小道人約今日歸矣僧笑曰相去二三千里豈
能必如約哉葉曰不然此子平日未嘗妄也僧乃送
之歸及門小道人者已弛擔矣予識之已久每訪之
殊無他語一日默作意欲叩其所得纔入門即引入
卧内燒香具道其遇師本末若先知者亦異矣夫

韓退之詩云夕貶潮陽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去更三
千謂八千里三千里也或以為歇後非也書弼成五
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論語冉有曰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注亦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為門客王會以婦弟為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為逐客吳益以愛壻為嬌客施全以剸刃為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為羽客某人以治産為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為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作子為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于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絮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為甲客足十客之數

鄉里前輩虞少崔言得之傅丈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為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發之則箕子語傅丈博極羣書少崔嚴重不妄恨予方童子不能詳叩爾

辛參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應天啓運宮內臣武師說平日郡中待之與監司等企李初視事謁入謂客將曰此特豎瑞耳待以通判已是過禮乃令與通判同見明日郡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既入至庭下師說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不為動顧卒曰但扶自當具奏雖容終禮既退遂奏待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吏甚衆專應付賜第事自是訖其死十九年不罷所費不可勝計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貓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猫不獲府為捕繫鄰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猫凡獅貓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乃已其子嬉十九年間無一日不鍛酒器無一日不背書畫張文潛言王中父詩喜用助語自成一體予按韓少師持國亦喜用之如酒成豈見甘而壞花在須知色即

碑刻之類

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不盡良哉用
空令識者傷用舍時焉耳窮通命也歟
李參在西安幕府詩云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韋應
物作郡時亦有詩云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西樓語意
悉同而豪邁閒澹之趣居然自異
童貫既有詔誅之命御史張達明持詔行將至南雄州
貫在焉達明恐其聞而引決則不及正典刑乃先遣
親事官一人馳往見貫至則通謁拜賀于庭貫問故
曰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宣詔大王赴闕且聞已有河
北宣撫之命貫問果否對曰今將帥皆晚進不可委
寄故主上與大臣熟議以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王
者故有此命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
明日達明乃至誅之貫既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
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斂縮不見達明復命函貫
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
日或言勝捷兵有死士欲奪貫首達明恐亡之乃置

首函於竹轎中坐其上然所傳蓋妄也
張達明雖早歷清顯致位綱轄然未嘗更外任奉祠居
臨川郡守月旦謁之達明見其驕導歎曰人生為五
馬貴
阮裕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言人亦不可得呂
居仁用此意作詩云好詩正似佳風月解賞能知已
不凡
湯岐公自行宮留守出守會稽朝士以詩送行甚衆周
子充在館中亦有詩而亡之岐公以書再求曰頃蒙
贈言乃為或者藏去子充極愛其遺辭之婉
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棄至宜州猶不輟書其間數言
信中者蓋范寥也高宗得此書真本大愛之日置御
案徐師川以魯直甥名用至翰林學士上從容問信
中謂誰師川對曰嶺外荒陋無士人不知何人或恐
是僧耳寥時為福建兵鈐終不能自達而死
范寥言魯直至宜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僦止一僧

舍可寓而適為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乃居一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牀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華州以華山得名城中乃不見華山而同州見之故華人每曰世間多少不平事却被同州看華山張芸叟守同嘗用此語作絕句後二句云我到左馮今一月何曾得見好髯蔰同州亦登高乃見之爾

淳化中命李至張洎張佖宋白脩太祖國史久之僅進帝紀一卷而止咸平中又命宋白宋湜舒雅吳淑脩太祖國史亦終不成元豐中命曾鞏獨脩五朝國史責任甚重然亦僅進太祖紀敘論一篇紀亦未及進而鞏以憂去史局遂廢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嘗在餘姚法性貧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皮也過年後住雪竇雪竇實在四明與天童育王俱號名

刹一日同見新守守問天童覺老山中幾僧對曰千五百又以問育王諶老對曰千僧末以問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亞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復拱手曰敝院是實數守為撫掌

處士李璞居壽春山一日登樓見淮灘雷雨中一龍騰拏而上雨露行灘上得一蚌頗大偶拾視之其中有龍蟠之迹宛然鱗鬣爪角悉具先君嘗親見之

晏安恭為越州教授張子韶為僉判晏美髯人目之為晏鬍一日同赴郡集宴最末至張戲之曰來何晏乎滿座皆笑

晏景初尚書請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為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麪湯餅乎景初曰有麪則拙婦亦辦矣僧慙而退

蜀俗厚何耕類省試卷中有云是何道也夫道夫耕字也初未必有心耕有時名會有司亦自奇其文遂以冠蜀士士亦皆以得人相賀而不議其偶近暗號也

師渾甫本名某字渾甫既拔解志高退不赴省試其
弟乃冒其名以行不以告渾甫也俄遂登第渾甫因
以字為名而字伯渾人盡知之弟仕亦至郡倅無
一人議之者此事若在閩浙訟訴紛然矣
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脩獨處甚愛
之一日因得對褒諭曰聞卿出局即蒲團紙帳如一
行脚僧真難及也起莘頓首謝未幾遂擢為諫官張
真父戲之曰吾蜀人如劉韶美馮園仲及僕蓋皆無
妻妾塊然獨處與君等耳君乃獨以此見知得拔擢
何也當擿登聞鼓訴之因相與大笑而罷起莘方為
言事官而真父戲之如此雖真父豪氣蓋一時亦可
見向來風俗之厚
吳人謂杜宇為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
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唐顧況送張衛尉詩曰綠樹村
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謝豹為何物也
徽宗南幸還至泗州僧伽塔下問主僧曰僧伽傍白衣
持錫杖者何人對曰是名木叉蓋僧伽行者上曰可
賜度牒與披剃
宣和中保和殿下種荔枝成實徽廟手摘以賜燕帥王
安中且賜以詩曰保和殿下荔枝丹乂武衣冠被百
蠻思與廷臣同此味紅塵飛鞚過燕山
瀘州自州治東出芙蕖橋至大樓曰南定氣象軒豁樓
之右繚子城數十步有亭蓋梁子輔作守時所創也
正面南下臨大江名曰來風亭成子輔日枕簟其
上得風疾歸雙流蜀人謂亭名有徵云
節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徼外蠻嵩蠻人持至瀘叙問賣
之一枝纔四五錢以堅潤細瘦九節而直者為上品
蠻人言語不通郡中有蠻判官者為之貿易蠻判官
蓋郡吏然蠻人懾服惟其言是聽太不直則亦能羣
訟于郡庭而易之予過敘訪山谷故迹於無等寺佛
殿西廡有一堂羣蠻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為之長
寸餘而匾狀若牌子折竹為籌以記勝負劇呼大笑

聲如野獸宛轉氈上其意甚樂椎髻獠面幾不類人見人亦不顧省時方五月中皆被氈毳臭不可邇

孔安國尚書序言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為隸書古為科斗蝦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之以便讀誦近有善隸者輒自謂所書為隸古可笑也

宣和間雖風俗已尚諂諛然猶趨簡便久之乃有以駢儷牋啓與手書俱行者主於牋啓故謂手書為小簡然猶各為一緘已而或厄于書吏不能俱達於是駢緘之謂之雙書絡與初趙相元鎮貴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觀雙書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單紙直敘所請而併上之謂之品字封後復止用雙書而小簡多其幅至十幅秦太師當國有諂者嘗執政矣出為建康留守每發一書則書百幅擇十之一用之于是不勝其煩人情厭患忽變而為劄子衆稍便之俄而劄子自二幅增至十幅每幅皆具銜其煩彌甚而謝賀之類為雙書自若紹興末史魏公為參政始命書吏鏤版從郵吏告報不受雙書後來者皆循為例政府雙書遂絕然牋啓不廢但用一二矮紙密行細書與劄子同博封之至今猶然然外郡則猶用雙書也

元豐中王荊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有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子後又通謂之簡版或簡牌予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濶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版幾廢市中遂無賣者而紙肆作手簡賣之甚售

士大夫交謁祖宗時用門狀後結牒右件如前謹牒若今公文後以為煩而去之元豐後又盛行手刺前不具銜上云某謹上謁某官某月日結銜姓名刺或云狀亦或不結銜止書郡名然皆手書蘇黃黿張諸公皆然今猶有藏之者後又止行門狀或不能一一作

門狀則但留語閽人云某官来見而苦于閽人匿而不告紹興初乃用牓子直書銜及姓名至今不廢

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人稟賦怯薄故按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熟藥得謗羣醫至為謠言曰藏用擔頭三斗火人或畏之惟黿以道大喜其說每見親友蓄丹無多寡盡取食之或不待告主人主人驚駭急告以不宜多服以道大笑不顧然亦不為害此蓋稟賦之偏他人不可效也晚乃以盛冬伏石上書丹為石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

予族子相少服兔絲子凡數年所服至多飲食倍常氣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背覺腫急視之隨視隨長赤煩異常蓋大疽也適四五月間金銀藤開花時乃大取依良方所載法飲至兩日至數斤背腫消盡以此知非獨金石不可妄服兔絲過餌亦能作疽如此不可不戒

初虞世字和甫以醫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鄧王生月餘得癎疾危甚羣醫束手虞世獨以為必無可慮不三日王薨信乎醫之難也

佛經戒比丘非時食蓋其法過午則不食也而蜀僧招容葬食謂之非時董仲舒三年不窺園謂勤苦不遊嬉也館中著庭有園每會飯罷輒相語曰今日窺園乎此二事甚相類

范丞相覺民拜參知政事時歷任未嘗滿一考宣和中百司庶府悉有內侍官為承受實專其事長貳皆取決焉師成為祕書省承受坐于長貳之上所不置承受者三省密院學士院而已趙高為中丞相龔澄樞為內太師猶稍與外庭異童貫為控扼之地古人所未嘗知可謂名將矣

蜀孟氏時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竝蒂圖其狀於聖壽寺門樓之東頰壁間謂之瑞花圖至今尚存乃知艸木之妖無世無之

曹孝忠者以醫得幸政和宣和間其子以翰林醫官換武官俄又換文遂除館職初蜀人謂病風者為雲盡家所謂趙雲子是矣至是京師市人亦有此語館中會語及宸翰或謂曹氏子曰計公家富有雲漢之章也曹忽大怒曰爾便雲漢坐皆惘然而曹肆罵不已

事聞復還右選除閤門官

宣和末婦人鞾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骨扇以木為柄舊矣忽變為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徹頭皆服妖也

种彝叔靖康初以保靜節鉞致仕居長安村墅一夕旌節有聲甚異旦而中使至遂起五代時安重誨王峻皆嘗有此異見周太祖實錄二人者皆得禍彝叔雖自是登樞府然功名不成亦非吉兆也方彝叔赴召時有華山道人獻詩曰北蕃群犬窺籬落驚起南朝老大蟲崇寧中長星出推步躔度長七十二萬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　福
謄録監生臣蔣大鑅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五

子部

老學庵筆記

宋 陸游 撰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老學庵筆記卷四

謁丞相雖三公亦入客次故相入朝以經筵或內祠奉朝請班退亦與從官同揖班而出三公無班若不秉政惟立使相班與貴戚諸人雜立

故相前執政入朝當張蓋史魏公始撤去見任執政為宣撫使舊用劄子關三省樞密院押字而已王公明參政始改用申狀

百官入殿門閤門輒促之曰那行那音糯予去國二十七年復還朝儀寖有不同唯此聲尚存

四川宣撫使置司利州或興元府以見任執政為之而成都自置四川制置使制置使移文宣撫司當用申狀而倔強不伏又以見任執政無用牒之理於是但用申宣撫某官不肯申宣撫司此當拒而不受或聞之朝廷而宣撫使依違不能問也

李公擇孫莘老平時至相親厚皆終於御史中丞元祐

五年二月二日公擇卒三日莘老卒先後纔一日
曾子宣以大觀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子開以三日卒
先後纔一日
蔡京祖某父準及京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
日
張丈潛三子秬秸和皆中進士第秬秸在陳死于兵和
為陝府教官歸葬二兄復遇盜見殺丈潛遂亡後可
哀也
予年十餘歲時見郊野間鬼火至多麥苗稻穗之杪往
往出火色正青俄復不見蓋是時去兵亂未久所謂
人血為燐者信不妄也今則絶不復見見者輒以為
怪矣
太母祖母也猶謂祖為大父熙寧元豐間稱曹太皇太
后為太母元祐中稱高太皇太后為太母皆謂帝之
祖母爾元符中謂向太后為太母紹興中謂韋太后
為太母則非矣

宣和末鄭伸自撿校太師忽落撿校為真太師國初以
来所無有也
曹佾以太皇太后之弟且英宗受天下于仁祖故神廟
所以養慈聖光獻者備極隆厚佾官至中書令會慈
聖上僊佾解官行服服闋當還故官而官制行使相
不帶三省長官例換開府儀同三司于是特封佾濟
陽郡王及薨追封沂王外戚封王自佾始然佾之例
後豈可用哉
建炎大駕南渡後每邊事危急則住常程謂專治軍旅
其他皆權止施行又急則放百司謂官吏權聽自便
幸明州時呂相欲并從官聽自便高宗不可乃止
建炎初大駕駐蹕南京揚州而東京置留守司則百司
庶府為二其一曰在京某司其一曰行在某司其後
大駕幸建康會稽而六宮往江西則亦分為二曰行
在某司行宮某司已而大駕幸建康六宮留臨安則
建康為行在臨安為行宮今東京阻隔而臨安官司

猶曰行在某司示不忘恢復也

郭子儀三十年無總麻服人或疑其不然安厚卿樞密逾二紀無功緦之戚乃近歲事也

故都紫宸殿有二金狻猊蓋香獸也故晏公冬宴詩云狻猊對立香烟度鸞鵷交飛組繡明令寶玉大弓之盜未得而奉使至虜庭率見之真卿大夫之辱也

南齊胡諧之譖梁州刺史范柏年于武帝曰欲擅一州柏年已受代帝欲不問諧之曰見虎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紹聖中謫元祐大臣過嶺呂吉甫聞之嘻笑曰捕得黃巢笞而遣之

顏夷仲為少蓬尚無出身久之乃賜第除西掖

予在嚴州時得陸海軍節度使印藏軍資庫益節度使鄭翼之所賜印也翼之南渡後死

辰沅靖州蠻有犵狫有犵獠有犵獦有犵㺄有山猺俗亦土著外愚內黠皆焚山而耕所種粟豆而已食不足則獵野獸至燒龜蛇啖之其負物則少者輕老者

重率皆束于背婦人負者尤多男未娶者以金雞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為數珠挂頸上嫁娶先密約乃伺女於路刼縛以歸亦忿爭叫號求救其實皆偽也生子乃持牛酒拜女父母初亦佯怒却之鄰里共勸乃受飲酒以鼻一飲至數升名鈎藤酒不知何物醉則男女聚而踏歌農隙時至一二百人為曹手相握而歌數人吹笙在前導之貯缸酒于樹陰饑不復食惟就缸取酒恣飲已而復歌夜疲則野宿至三日未厭則五日或七日方散歸上元則入城市觀燈呼郡縣官曰大官欲人謂已為足下否則怒其歌有曰小娘子葉底花無事出來吃錢茶蓋竹枝之類也諸蠻惟犵狫頗強習戰鬬他時或能為邊患

童貫平方寇時受富民獻遺文臣曰上書可采武臣曰軍前有勞竝補官仍許磨勘封贈為官户比事平有司計之凡四千七百人有奇

吳元中丞相在辟雍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援據精博

蔡京為進呈特免省赴廷試以為學字說之勸及作相上章乞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為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

姚平仲謀劫虜寨欽廟以詢种彝叔彝叔持不可甚堅及平仲敗彝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舉為虜所笑奈何再擊彝叔曰此所以必勝也然朝廷方上下震慄無能用者彝叔可謂知兵矣

蔡翰林叔厚謝宮祠表云雖宮錦於漁蓑敢忘君賜話玉堂于節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挂衣冠尚低回于末路未先犬馬儻邂逅於初心尤佳祕書新省成徽廟臨幸孫叔詒參政作賀表云蓬萊道山一新羣玉之搆勾陳羽衛共仰六飛之臨同時無能及者

錢遜叔侍郎少時泝汴舟敗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猶苦腰痛不悟其故視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識若擘其腰間者此其所以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宏基宏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會稽法雲長老重喜為童子時初不識字因埽寺廊忽若有省遂能詩其警句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縫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闢修撰守會稽聞喜名一日名之與游戲山上方院索詩喜即吟云行到寺中寺坐觀山外山蓋戲用公闢體也

呂吉甫在北都甚愛鼉以道以道方以元符上書謫官吉甫不敢薦謂曰君才如此乃自蹈罪籍可惜也以道對曰說之無他但沒著文章處耳其恃氣不撓如此

鼉以道與其弟季比同應舉以道獨拔解時考試官葛

某眇一目以道戲作詩云没興主司逢葛八賢弟被黜兄薦發細思堪羨又堪嫌半壁有眼半壁瞎

張文潛生而有丈在其手曰耒故以為名而字文潛

張文潛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起此蓬蒿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譏其似猫也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邛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仲夏發花狀如芙蕖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

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

舊制丞相署敕皆著姓官至僕射則去姓元豐新制以僕射為相故皆不著姓

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梳洗床火爐床家家有之今猶有高鏡臺蓋施床則與人面適平也或云禁中尚用之特外間不復用耳

頃歲駮放秦塤等科名方集議時中司誤以駮為剝衆雖知其非畏中司者護前遂皆書曰剝可以一笑

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絶大而美名曰亮功紅亮功者深家御書閣名也靖康中深謫建昌軍既行荔枝不復實明年深歸荔枝復如故乃知世間富貴人皆有陰相之者

紹聖中蔡京館遼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

宣和末黃安時曰亂作不過一二年矣天使蔡京八十不死病亟復蘇是將使之身受禍也天下其能久無事乎

唐拾遺耿湋下邽喜叔孫主簿鄭少府見過詩云不是仇梅至何人問百憂蘇子由作績溪令時有贈同官詩云歸報仇梅省文字麥苗含穗欲蠶眠蓋用湋語也近歲均州刻本輒改為仇香不知仇梅乃人姓名非用仇香事也

僧宗昂住會稽能仁寺有故相寓寺中已而復相宗昂被敕住持郎官馬子約題詩法堂壁間曰十年衰病卧林泉鷗鷺羣飛競刺天黃紙除書猶到汝固知清世不遺賢

慎東美字伯筠秋夜待潮于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及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樽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之語酒盡各散去伯筠工書王逢原贈之詩極稱其

筆法有曰鐵索急纏蛟龍僵蓋言其老勁也東坡見其題壁亦曰此有何好但似篾束枯骨耳伯筠聞之笑曰此意逢原已道了今惟丹陽有戴叔倫碑是其遺迹

予為福州德寧縣主簿入邵過羅源縣走馬嶺見荆棘中有崖石刻樹石二大字奇古可愛即令從者薙除觀之乃才翁所賞樹石大字葢蘇舜元書也因以告縣令項膺服善作欄楯護之云

銅色本黃古鐘鼎彝器大抵皆黃銅耳今人得之地中者歲久色變理自應耳今郊廟所製乃以藥熏染令蒼黑此何理也

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陽夏縣伯曲阜今仙源縣陽夏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二縣矣司封殆失職也

蔡京為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媪相

館職常苦俸薄而吏人食錢甚厚周子充作正字時嘗戲曰豈所謂省官不如省吏耶都下舊謂館職為省官故云

趙相初除都督中外軍事孫叔詣參政時為學士當制請曰是雖王導故事然若無中外則雖陛下禁衛三衙皆統之恐權太重非防微杜漸之意乃改為都督諸路軍馬制出趙乃知之頗不樂

呂居仁詩云蠟燼堆盤酒過花世以為新司馬溫公有

五字云煙曲香尋篆盃深酒過花居仁益取之也

茶山先生云徐師川擬荆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艸步因遲初不解其意久乃得之蓋師川專師陶淵明者也淵明之詩皆適然寓意而不留於物如悠然見南山東坡所以知其決非望南山也今云細數落花緩尋芳艸留意甚矣故易之又云荆公多用淵明語而意異如柴門雖設要常關雲向無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淵明本意也

傅丈子駿奏事誤稱名退而移文閤門請彈奏閤門以殿上語非有司所得聞不受子駿乃自劾詔放罪從舅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下令皆然無如之何子然乃名子曰任佚美向謂周南方地勢下耶常璩字子然河朔人本農家一村數十百家皆常氏多不通譜子然既為御史一村之人名皆從玉雖走吏為陟書曰若陟遐必自邇猶今人言上路也豈得云

永清軍者貝州也王則據州叛既平改州曰恩州而削其節鎮及宣和中復幽州乃建為永清軍節度以命故老而不衰

湯丞相封慶國公命下湯公謂此仁宗賜履之國自天聖以来無封者欲請避之或曰何執中嘗封慶國公

矣湯公曰執中不知引避此何足為法哉卒辭之改
封岐
古所謂長夜之飲或以為達旦非也薛許昌宮詞云畫
燭燒闌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
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夜之飲也
王逸少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老杜
所謂苔卧綠沉槍蓋謂是也
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詩歐詩云雪裏花
開人未知摘来相顧共驚疑便須索酒花前醉初見
今年第一枝初但謂桃花有一種早開者耳及遊成
都始識所謂小桃者上元前後即著花狀如垂絲海
棠曾子固雜識云正月二十開天章閣賞小桃正謂
此也
王定國素為馮當世所知而荆公絶不樂之一日當世
力薦于神祖荆公即曰此孺子耳當世忿曰王鞏戊
子生安得謂之孺子益鞏之生與同天節同日也荆
公愕然不覺退立
汪彦章草赦書叙軍興征斂其詞云八世祖宗之澤豈
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最為精當人以比
陸宣公興元赦書然議者謂自太祖至哲宗方七世
若并道君數之又不應曰祖宗彦章亦悔之信乎文
之難也
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本謂幼而能赴國難耳非
姓童也翟公巽作童貫告詞云爾祖汪錡誤也或云

劉長卿詩曰千峰共夕陽佳句也近時僧癩可用之云
亂山爭落日雖工而窘不迫本句
李後主落花詩云驚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
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
不久下世詩讖蓋有之矣
隋唐嘉話云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卿於廳事
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又小

說載御史久次不得為郎者道過南宮輒回首望之俗號拗項橋如此之類猶是謗語予讀鄭畋作學士時金鑾坡上南望詩云玉晨鐘韵上空虛畫戟祥烟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認中書則其意著矣乃知朝士妄想自古已然可付一笑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澈詩也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羅隱詩也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事向無心得草碣詩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襲霖詩也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也在家貧亦好戎昱詩也

漢隸歲久風雨剝蝕故其字無復鋒鋩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禿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

曾子宣丞相嘗排蔡京于欽聖太后簾前太后不以為

然曾公論不已太后曰且耐辛苦蓋禁中語欲遣之使退則曰耐辛苦也京已出太原復留

趙正夫丞相薨車駕臨幸夫人郭氏哭拜請恩澤者三事其一乃乞於謚中帶一正字餘二事皆即許可惟賜謚事獨曰待理會平時徽廟凡言待理會者皆不許之詞也正夫遂謚清憲

富鄭公初請功德院得勑額曰奉親已而乃作兩院共用一名謂之南奉親院北奉親院

陳魯公薨以其遭際龍飛又薨于位與王岐公同于是詔用岐公元豐末贈典超贈太師其他恩數皆視岐公猶可也及其家請謚遂特賜謚曰文恭蓋亦用岐公謚用他人之謚以為恩數自古烏有此事哉

諺有曰濮州鍾世不知為何等語嘗有人死見陰官濮州人也問以此亦不能對予案此事見周世宗實錄顯德六年二月丁丑幸太清觀先是乾明門外修太清觀成上聞濮州有大鍾聲聞十里乃命徙之以賜

是觀至是往觀焉

予參成都議幙攝事漢嘉一見荔子熟時凌雲山安樂園皆盛處糾曹何預元立法曹蔡追肩吾皆佳士相與同樂薛許昌亦嘗以成都幙府来攝郡未久罷去故其荔枝詩曰歲杪監州會見樹時新入座但聞名蓋恨不及時也每與二君誦之

東坡守杭法外刺配顏巽父子御史論為不法累章不已蘇公雖放罪而顏巽者竟以朝旨放自便自是豪猾益甚以藥塗鹽鈔而用既毀抹賂主者浸洗之藥盡而鈔不傷雖老於其事者不能辨他不法尤衆有司稍按治輒劫持之曰某官乃元祐奸黨蘇某親舊故觀望害我公形狀牒時治黨籍方苛峻雖監司郡守得其牒輒畏縮解縱乃已大觀中胡奕修為提舉鹽事會計已毀抹鹽鈔得其奸奏之黥竄化州籍没貲產一方稱快

天下名山惟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壞之今復葺于旁里許僧可遵者詩本凡惡偶以直待衆生總無垢之句為東坡所賞書一絶於壁間繼之山中道俗隨東坡者甚衆即日傳至圖通遵適在焉大自矜詡追東坡至前塗而塗中又傳東坡三峽橋詩遵即對東坡自言有一絶却欲題三峽之後旅次不及書遂朗吟曰君能識我湯泉句我却愛君三峽詩道得可嚥不可漱幾多詩將竪降旗東坡既悔賞拔之誤且惡其無禮因促駕去觀者稱快遵方大言曰子瞻護短見我詩好甚故妒而去徑至栖賢欲題所舉絶句寺僧方鼾石刻東坡詩大詬而逐之山中傳以為笑

老學庵筆記卷四

老學庵筆記卷五

宋　陸游　撰

种徵君明逸既隱操不終雖驟登侍從眷禮優渥然常
懼讒嫉其寄懷詩曰予生背時性孤僻自信已道輕
浮名中途失計被簪紱目覩寵辱心潛驚雖從鵷鸞
共班序常恐青蠅微有聲清風滿壑石田在終謝吾
君甘退耕其憂畏如此又有寄二華隱者詩曰我本
猷虛名致身天子庭不終高尚事有媿少微星北關
空追悔西山羨獨醒秋風舊期約何日去冥冥其
後卒遭王嗣宗之辱可以為輕出者之戒世傳常夷
甫晚年悔仕亦不足多怪也

宋太素尚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
鸚鵡鬧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心和夢尚狂從今
改題品不號醉為鄉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

紹興中有貴人好為俳諧體詩及箋啓詩云綠樹帶雲
山庵畫斜陽入竹地銷金上汪內相啟云長楸脫却
青羅帔綠益千層俊鷹解下絲絛青雲萬里後生
遂有以為工者賴是時前輩猶在雅正未衰不然與
五代之體何異此事繫時治忽非細事也

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
工效之莫能及一對至直十緡一床至直十千一床
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大者予
家舊藏一臥者有小字云鄜畤田玘製紹興初避地
東陽山中歸則亡之矣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
宦方解著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殽之制未
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即對曰公方立勳業令必
無暇及此他時功成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書耳請
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簽判者京東歸正
官也輒操齊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
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是甚言語帥為發怒
頓面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鼈子止云曾見東坡手書四州環一島詩其間茫茫太倉中一句乃區區魏中梁不知果否蘇季真云寄張文潛桄榔杖詩初本云酒半消其下云江邊獨曳桄榔杖林下閒尋葦撥苗盛孝章又誤為孝標已而悟故盡易之雖其家所傳然去今所行亡字韵殊遠恐傳之誤也

范至能在成都嘗求亭名于予予曰思鱸至能大以為佳時方作墨即以銘墨背然不果築亭也

臨邛夾門鎮山險處得瓦棺長七尺厚幾二寸與今木棺畧同但蓋底相反骨猶不壞棺外列置瓦器皆極淳古時靖康丙午歲也李知幾及見之

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暈不知何物語也亦不知其字云何李端叔為人作墓志亦用此三字端叔前輩也必有所據

莊文太子初封鄧王予為陳魯公史魏公言鄧王乃錢倉曹叔歸朝後所封又哲宗之子早薨亦封鄧王當避此不祥之名二公曰已降詔俟郊禮改封可也莊文竟早世

東坡贈趙德麟秋陽賦云生于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寓時字也

尹少稷强記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嘗於呂居仁舍人坐上記歷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於燕山慈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唐人碑詞皆偶儷凡二千餘言元用素强記即朗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即舉筆盡補其所缺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畧無矜色元用駭服

靖康兵亂宣和舊臣悉已遠竄黃安時居壽春歎曰造

禍者全家盡去嶺外避地却令我輩橫屍路隅耶安
時卒死於兵可哀也
高宗除喪予以禮部郎入讀祝至几筵殿蓋帝平日所
御處也殿三楹殊非高大陳列几席椸枷之類亦與
常人家不甚相遠猶想見高廟之儉德也
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此潘逍遥詩也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
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
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劉隋州詩海内猶多事天涯見近臣言天下方亂思見
天子而不可得得天子近臣亦足自慰矣見天子近
臣已足自慰況又見之于天涯乎其愛君憂國之意
鬱然見於言外
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蓋新安墨工戴彥衡所造自禁
中降出雙角龍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畫也中官欲
于苑中作墨竈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彥衡力持不可
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人重其有守

祖母楚國夫人大觀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莫效雖
名醫如石藏用輩皆謂難治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
古銅冠緋氅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過門
自言疾無輕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
囊出少艾取一甎灸之祖母方卧忽覺腹間痛甚如
火灼道人自言九十歲遂徑去追之疾馳不可及祖
母是時未六十復二十餘年八十三乃終祖母没

後又二十年從兄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于士人毛
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
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甎事言訖遽邀去遍尋不可
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為灸屋柱十餘壯病脫然愈
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為渺茫豈不
謬哉
齊民要術有鹹杭子法用杭木皮漬鴨卵令吳人用虎
杖根漬之亦古遺法

曹詠為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靈異者詠問汪王若為對有唐永夫者在坐遽曰可對曹漕詠以為工遂愛之曾覿字純甫偶歸正官蕭鷓巴来謁既退復一客至其所狎也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鵜脯覿以為嫚己大怒與之絶然鷓巴北人實謂之札八

童貫為太師用廣南龔澄樞故事林靈素為金門羽客用閩王時譚紫霄故事嗚呼異哉

元豐間建尚書省于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謂印文背戾不利輔臣故自用印以来凡為相者悉投竄善終者亦追加貶削其免者蘇丞相頌一人而已蔡京再領省事遂別鑄公相之印其後家安國又謂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又因建明堂遷尚書省于外以避之然京亦竄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廢不知為善而遷省見印以避禍亦愚矣哉

王黼作相請朝假歸咸平焚黃畫舫數十沿路作樂固已駭物論紹興中秦嬉亦歸金陵焚黃臨安及轉運司舟舫盡選以行不足擇取於浙西一路凡數百艘皆窮極丹艧之飾郡縣監司迎餞數百里不絶平江當運河結綵樓數丈大合樂官妓舞于其上縹緲若在雲間嬉處之自若

秦太師娶王禹玉孫女故諸王皆用事有王子溶者為浙東倉司官屬郡宴必與提舉者同席陵忽玩戲無所不至提舉者事之反若官屬已而又知吳縣尤放肆郡守宴客初就席子溶遣縣吏呼伎樂伶人即皆馳往無敢留者上元吳縣放燈自太守為客郡治乃寂無一人又嘗夜半遣廳吏叩府門言知縣傳語必請面見守狼狽攬衣秉燭出問之乃曰知縣酒渴聞有鹹薑欲覓一甌其陵侮如此守亟取遣之不敢較也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為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宦可也彼汩喪廉恥廣為道徑者不數年至公相矣

安用四至九卿哉

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故都里巷間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謂十為諶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白傅詩曰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詞曰三十六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竜以道詩亦曰煩君一日慇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為諶矣

周宇文護與母閻書曰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此乃對母自稱小名南齊武帝崩鬱林王即位明帝謀廢立右僕射王晏盡力助之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贊人如此事何以自立因勸之引決及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此乃對兄自稱小名畢景儒幕府燕閒錄載蘇易簡初及第時與母書自稱岷岷亦小名也從伯父右司小名馬哥在京師省祖母楚國夫人出上馬矣楚國偶有所問自出屏後呼馬哥親事官聞之白伯父曰夫人請吏部蓋此輩亦習聞之也今吳人子弟稍長便不欲人呼其小名雖尊者亦以行第呼之矣風俗日薄如此奈何

宋白石燭詩云但喜明如蠟何嫌色似鼈燭出延安予在南鄭數見之其堅如石照席極明亦有淚如蠟而煙濃能熏汙帷幕衣服故西人亦不貴之

胡基仲嘗言韓退之石鼓歌云義之俗書趁姿媚狂肆甚矣予對曰此詩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其言義之俗書未為可駭也基仲為之絶倒

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

勝字當讀平聲

拄杖斑竹為上竹欲老瘦而堅勁斑欲微赤而點疎賈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斑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者也然非

予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唐韓翃詩云門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近世晏叔原樂府詞云門外綠楊春繫馬床前紅燭夜呼盧氣格乃過本句不謂之剽可也

張文昌成都曲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此未嘗至成都者也成都無山亦無荔枝蘇黃門詩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不蓋眉之彭山縣已無荔枝矣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

況成都乎

先太傅自蜀歸道中遇異人自稱方五見太傅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肩吾也遂授道蓋施公睦州桐廬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杭冠蓋有緣契矣

張文昌紗帽詩云惟恐被人偷剪樣不會閒戴出書堂皮襲美亦云借樣裁巾怕索將王荊公于富貴聲色畧不動心得耿天騭窻竹根冠愛詠不已予雅有道冠拄杖二癖每自笑歎然亦賴古多此賢也

故都時御爐炭率斲作琴樣胡桃紋鶺鴒青高宗絕與初巡幸臨安詔嚴州進炭止令用土產勿拘舊制東坡自儋耳歸至廣州舟敗亡墨四篋平生所寶皆盡僅於諸子處得李墨一九潘谷墨兩丸自是至毘陵捐館舍所用皆此三墨也此聞之蘇季真云

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黽以道云紹聖初與東坡別於汴上東坡酒酣自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

潘谷水仙花二絕淡掃蛾眉簇一枝及只比江梅無好枝者見於李端叔集中恐非端叔所及也賀方回作王子開挽詞和壁終歸趙千將不葬吳者見於秦少游集中子開大觀己丑卒於江陰而返葬臨城故方回此句為工時少游已沒十年矣水仙花則不可考吳武安玠葬德順軍隴干縣今雖陽在虜境松楸甚盛歲時祀烹不輟虜不敢問也玠謚武安而梁益間有

廟賜額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謂之吳忠烈云

姚福進者兒麟之祖也德順軍人以挽强名於秦隴間至今西人謂其族為姚硬弓家

曲端吳玠建炎間有重名于陝西西人為之語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玠能書今閬中錦屏山壁間有其書奇偉可愛

成都江瀆廟北壁外書畫美髯一丈夫據銀胡床坐從者甚衆邦人云蜀賊李順也

邛州僧寺中版壁有趙諗題字字既凡惡語亦淺拙不知當時何以中第如此之高蓋希時事力詆元祐故有司不復計其文之工拙也

永康軍導江縣迎祥寺有唐女真吳彩鸞書佛本行經六十卷予嘗取觀之字亦不甚工然多闕唐諱或謂真本為好事者易去此特唐經生書耳

利州武后畫像其長七尺成都有孟蜀時后妃祠堂亦極脩偉絕與今人不類福州大支提山有吳越王紫袍寺僧升椅子舉其領猶拂地兩肩有汗迹

老杜海樓詩在左緜所賦今已不存成都有一株在文明廳東廊前正與制置司簽廳門相直簽廳乃故錦官閤閒潼川尤多予未見也

成都石筍其狀與筍不類乃累纍數石成之所謂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蜀食井鹽如仙井大寧猶是大穴若榮州則井絕小僅容一竹筒真海眼也

石犀在廟之東階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陝之鐵牛但望之大槩似牛耳石犀一足不備以他石續之氣象甚古

承平日甚重宮觀宣和中黿以道知成州有請吏部報云照會本官歷任已曾住宮觀不合再有陳乞遂致仕而歸

唐夔州在白帝城地勢險固本朝太平興國中丁晉公為轉運使始遷于瀼西瀼西地平不可守又置瞿唐關使於白帝屯兵下臨瀼西使有事宜多置兵則夔

帥不能親將指臂倒置若少置兵則關先不守夔州必隨以破可謂失策大抵當時蜀已平乃移夔州晉已平乃移太原皆不可曉若使晉蜀復為豪傑所得彼能據一國獨不能復徙一城以就形勝耶若雖有外寇而其地尚為我有乃捨險就易此何理也

忠州在陜路與萬州最號窮陋豈復有為郡之樂白樂天詩乃云唯有綠樽紅燭下暫時不似在忠州又云今夜酒醺羅綺煖被君融盡玉壺氷以今觀之忠州那得此光景耶當是不堪司馬閒冷驟易刺史故亦見其樂爾可憐哉

曾子宣林子中在密院為哲廟言章子厚以隱士帽紫直裰繫絛見從官從官皆朝服其强肆如此上曰彼見蔡京亦敢爾乎京時為翰林學士不知何以得人主待之如此真奸人之雄也

祖宗故事命官鑰廳舉進士者先所屬選官考試所業通者方聽取解至省試程文紕繆者勒停不合格者亦贖銅放永不得應舉天聖間方除前制然未久又詔文臣許鑰廳兩次武臣止許一次其嚴如此近歲泛許人應博學宏辭遂有妄以此自稱或假手作所業獻禮部亦許試而程文繆不可讀亦無以懲之殆非也

秦所作鄭白二渠在今京兆府之涇陽皆以涇水為源白渠灌涇陽高陵櫟陽及耀州雲陽三原富平凡六縣斗門百七十餘所今尚存然多廢不治鄭渠所灌尤廣袤數倍于白渠涇水乃絶深不能復入渠口渠岸又多摧圮填淤比之白渠尤不可措手矣

唐人喜赤酒甜酒灰酒皆不可解李長吉云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白樂天云荔枝新熟雜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杜子美云不放香醪如蜜甜陸魯望云酒滴灰香似去年

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堯倡酬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己初未悟

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沈義倫謚恭惠其家訴於朝欲帶一文字議者執不可而止張知白謚文節御史王嘉言請改謚文正王孝先為相亦不肯改歐陽文忠公初但謚文蓋以配韓丈公常夷甫方無太常晚與文忠相失乃獨謂公有定策功當加忠字實抑之也李邦直作議不能固執公論非之當時士大夫相謂曰永叔不得謚文公此謚必留與介甫耳其後信然

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無採時望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為去留

李允則真廟時知滄州虜圍城城中無礮石乃鑿氷為礮虜解去近時陳規守安州以泥為礮城亦終不可

下

信州龍虎山漢天師張道陵後世襲虛靜先生號蠲賦

老學庵筆記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　福
謄錄監生臣蔣大鈺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老學庵筆記卷六七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宋 陸游 撰

老學庵筆記卷六

太宗朝胡秘監周甫貶坊州團練副使擅離徙所至鄜州謁宋太素尚書被劾特置不問元祐中陳正字無為徐州教官亦擅離任至南京別東坡先生諫官彈之亦不加罪祖宗優待文士如此

今上初登極周丞相草儀注稱新皇帝蓋創為文也歐陽公記開寶錢文曰宋通元按周顯德錢文曰周通故國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獨開寶也至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號為錢文至今皆然歐公又謂寶元錢文曰皇宋按實録所載亦同然今錢中又有云聖宋者大小錢皆有之大錢折二始於熙寧則此名乃或出於熙寧以後矣

周世宗時李景奉正朔上表自稱唐國主而周稱之曰江南國主國書之制曰皇帝致書恭問江南國主又以君字易卿字至藝祖於李煜則遂賜詔如藩方矣

仁宗時册命趙元昊為夏國主葢用江南故事然亦賜詔凡言及鄉字處即闕之亦或以國主代鄉字當時必有定制然不盡見於國史也

歐陽文忠公立論易繫辭當為大傳葢古人已有此名不始於公也有點僧遂投其好偽作韓退之與僧大顛書引繫辭謂之易大傳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為之跋曰此宜為退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不足信也

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為鄙惡予按梁甄彬嘗以東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東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庸僧所為古今一揆可設法嚴絶之也

朱君入蜀時至華之鄭縣過西溪唐昭宗避兵嘗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葢杜工部詩所謂鄭縣亭子澗之濱者亭旁古松間支徑入小寺外弗見也有柟木版揭梁間甚大書杜詩筆亦雄勁體雜顏柳不知何人書墨挺然出版上甚異或云墨着柟木皆如此

宗正卿少卿祖宗因唐故事必以國姓為之然不必宗室也元豐中始無用庶姓而知大宗正事設官乃於濮安懿王始權任甚重後頗鐫損云

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為無憂洞甚者盜匿婦人又謂之鬼樊樓國初至兵興常有之雖才尹不能絶也

祥符東封命王欽若趙安仁竝判兗州二公皆見任執政也慶歷初西鄙未定命夏竦判永興陳執中范雍知永興一州二守一府三守不知當時如何分職事既非長貳文移書判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皆不載莫可考也然當時諫官御史不以為非諸公受之亦不力辭豈在其時亦為便於事耶宣和中復幽州以為燕山府蔡靖知府郭藥師同知既增同字則為長貳與慶歷之制不同

鼂以道讀魏書以為魏收獨無刑禍既以壽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以此攻韓退之避脩史之說然收死後竟以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家被發棄骨於外得禍亦不輕矣

王荊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說無益字蘇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叙字以為未安遂改作引而謂之遺音夢授神椽擯奪之亂色益不悟正始為年名也

俗說唐五代閒書每及功臣多云賜無畏其言甚鄙淺古謂帶一為一腰猶今謂衣為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謂帶為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為一腰也

黃巢之入長安僖宗出幸盧琢崔沆劉鄴于琮裴諗趙濛李溥李湯皆守節至死不變鄭綦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縊而死以靖康京師之變言之唐猶為有人也

晉語兒人二字通用世說載桓溫行經王大將軍墓望之曰可兒可兒益謂可人為可兒也故晉書及孫綽與庾亮牋皆以為可人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人為小兒耳故宋書云鄉里小人也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正始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啟云手提天鐸鏘正始之遺音夢授神椽擯奪之亂色益不悟正始為年名也

平兒時聞之每以為笑及觀韓偓金鑾密記云面處分自此賜無畏無賜金三十兩又云已曾賜無畏卿宜凡事皆盡言直是鄙俚之言亦無謂以此觀之無畏者許之無所畏憚也然君臣之間乃許之無所畏憚是何義理必起於唐末耳

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寖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為苦慶歷初賈文元公為中丞始奏罷之

故事臺官無侍經筵者賈文元公為中丞仁祖以其精於經術特召侍講適英自此遂為故事秦會之當國時諫官御史必兼經筵而其子嬉亦在焉意欲搏擊者輒令嬉於經筵侍對時論之經筵退彈文即上

三 與尹少稷同作密院編脩官時陳魯公史魏公為左右相一日過堂見魯公語少欵少稷忽曰穡便難活相公面上人又云穡是右相薦右相面上人又云穡是相公鄉人處處為人開防魯公笑答云康伯往年使虜有李愈少卿者來迓客自言漢兒也云女真契丹奚皆同朝只漢兒不好北人指曰漢兒南人却罵作番人愈之言無乃與君類耶一座皆笑

吳處厚字伯固既上書告蔡新州詩事自謂且顯擢時已為漢陽守比秩滿僅移衛州子少時嘗見其謝表曰今李常已移成都則餘人次第復用臣有兩子一壻俱是選人到處撞見冤讎何人更肯提挈處厚本能文而表辭鄙淺如此者意謂太母見之易曉耳

王黼在翰苑嘗病疫危甚國醫皆束手二妾曰豔娥素娥侍疾坐於足素娥泣曰若內翰不諱我輩豈忍獨生性當俱死耳豔娥亦泣徐曰人生死有命固無可奈何姊宜自寬黼雖昏臥實具聞之既愈素娥專房燕封至淑人豔娥遂辭去及黼誅素娥者驚悸不三日亦死曩日俱死之言遂驗

蜀老言紹興初漕粟嘉陵以餉邊每一舟至軍中計其費為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為帥始議轉船摺運於是費十減六七向非二公蜀已大困矣故至今蜀人謂承公為湖州鏡

王性之記問該洽尤長於國朝故事莫不能記對客指畫誦說動數百千言退而質之無一語繆予自少至老惟見一人方大駕南渡典章一切掃蕩無遺甚至祖宗謚號亦皆忘失祠祭但稱廟號而已又因討論御名禮部申省言未尋得廣韻方是時性之近在二百里內非獨博記可詢其藏書數百篋無所不備盡

護致剡山當路藐然不問也
王伯照長於禮樂歷代及國朝議禮之書悉能成誦亦可謂一時之傑紹興末為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猶無少卿事可謂得人俄坐臺評去近時不惜人才至此
都下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為一生人喜其多淳謹也
予在蜀中與何揩之同閱報狀見新進驟用者揩之曰渠是一生人宜其速進予怪而詰之揩之曰曾為朝士者既為人所忌嫉又多謗故惟新進者常無患益有激也

杜詩夜闌更秉燭意謂夜已深矣宜睡而復秉燭以見久客喜歸之意僧德洪妄云更當平聲讀烏有是哉
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其貧可知浮炭者謂投之水中而浮今人謂之桴炭恐亦以投之水中則浮故也白樂天詩云日暮半爐桴炭火則其語亦已久矣
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為歌謂勞為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為萋謂經為稽蜀人訛登字則一韻皆合口吳人訛魚字則一韻皆開口他倣此中原惟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然謂絃為玄謂玄為絃謂犬為遣謂遣為犬之類亦自不少
予遊邛州天慶觀有希夷詩石刻云因攀奉縣尹尚書水南小酌回捨轡特叩松扃謁高公茶話移時偶書二十八字道門弟子圖南上其詩云我謂浮榮真是幻醉來捨轡謁高公因聆玄論冥冥理轉覺塵寰一夢中未書太歲丁酉蓋蜀孟昶時當石晉天福中也
天慶本唐天師觀詩後有文與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觀都威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鎖鼻術予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袞臣約飯不能盡記後卒不暇再到至今以為恨
予遊大邑鶴鳴觀所謂張天師鵠鳴化也其東北絕頂

又有上清宮壁間有文與可題一絶曰天氣陰陰別作寒夕陽林下動歸鞍忽聞人報後山雪更上上清宮上看京口子城西南月觀在城上或云即萬歲樓京口人以為南唐時節度使每登此樓西望金陵嵩呼遥拜其實非也京口記云晉王恭所作唐孟浩然有萬歲樓詩見集中水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權德輿晚渡楊子江詩云遠岫有無中片帆烟水上已是用維語歐陽公長短句云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詩人至是益三用矣然公但以此句施於平山堂為宜初不自謂工也東坡先生乃云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似謂歐陽公創為此句何哉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為過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益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鎖賢王公大人借顔色金童紫綬來相趍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劒長揖韓荆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但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

杜牧之作還俗僧詩云雲髮不長寸秋寒力更微獨尋一徑葉猶挈衲殘衣日暮千峰裏不知何處歸此詩益會昌寺廢佛時所作也又有斫竹詩亦同時作云寺廢竹色死官家寧爾留霜根漸隨斧風玉尚敲秋江南苦吟客何處寄悠悠詞意悽愴益憐之也至李端叔還俗道士詩云閒道華陽客儒衣謁紫微舊山連藥賣孤鶴帶雲歸柳市名猶在桃源夢已稀還家

見鷗鳥應媿背船飛在道士還俗非不得已者故直譏之耳

閩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唐以前書傳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皆是

漢嘉城西北山麓有一石洞泉出其間時聞洞中泉滴聲良久一滴清如金石黃魯直題詩云古人題作東丁水自古東丁直到今我為改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所謂龍舟非獨不登亦終不觀也

唐人本謂御史在長安者為西臺言其雄劇以別分司東都事見劇談錄本朝都汴謂洛陽為西京亦置御史臺至為散地以其在西京亦號西臺名同而實異也

唐人本以尚書省在大明宮之南故謂之南省自建炎軍興蜀士以險遠許就制置司類試與省試同問有願赴行在省試者亦聽之蜀士因謂之赴南省以大

北戶錄云廣人於山間掘取大蟻卵為醬名蟻子醬按此即禮所謂蚳醢也三代以前固以為食矣然則漢人以薤祭宗廟何足怪哉

祖宗以來至靖康間文武臣僚罷官或服闋或被罪敘復到闕皆有期限如有故須自陳給假至建炎初以軍興道梗始有三年之限後有特許從便赴闕猶降旨云候邊事寧息日依舊然遂不復舉行矣

今人書某為厶皆以為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范甯注曰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江鄰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子在成都見周世宗除劉仁贍侍中告乃用紙在金彥亭尚書之子處

嘉祐雜志云峨眉雪蛆治內熱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常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取雪時幷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消蛆亦消盡

會稽鏡湖之東地名東關有天花寺呂文靖嘗題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牕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今寺乃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閭廬舍前臨一支港與詩殊不合豈陵谷之變遽已如此乎或謂寺本在湖中後徙於此

蘇叔黨政和中至東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盡廢此猶存唐舊為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謂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為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張真甫舍人廣漢人為成都帥蓋本朝得蜀以來所未有也未至前旬日大風雷龍起劒南西川門揭牌擲數十步外壞南字仄迹宛然人皆異之真甫名震或為之說曰元豐末責院火而焦蹈為首魁當時語曰火焚責院狀元焦無能對者今當以雷起譙門知府震為對然歲餘真甫以疾不起方未病時府治堂柱生白芝三詔者謂之玉芝予按酉陽雜俎芝白為喪

真甫當之

自元豐官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絶異在京師時有語曰吏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砚兵職駕庫典了發袴刑都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大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扎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賂賄公行冒濫相乘饟軍日滋賦斂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他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為之語曰吏懲封考三婆兩婢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薑麪兵職駕庫齩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身生餓鬼

高宗行幸揚州郡人李易為狀元次舉駐蹕臨安而狀元張九成亦貫臨安時以為王氣所在方李易唱第時上顧問此人合衆論否時相對曰易乃揚州學學正必合衆論人笑其數奏之陋

唐以來皇子不無師傅官以子不可為父師也其後失於撿點乃有無者治平中賈黯草東陽郡王顗撿校太傅制建明其失自後皇子及宗室卑行合無三師者悉改為三公政和中省太尉司徒司空之官而置少師少傅少保皇子乃復無師傅自嘉王楷始

今參知政事恩數比門下中書侍郎在尚書左右丞之上其議出於李漢老漢老時為右丞益暗省轉廳可徑登揆路也呂丞相元直覺此意排去之然自此遂為定制

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云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

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家饒財常委僕權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偽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減其半價予人尚可得二千餘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泰然不少動心其家暴

貴宜哉

杜子美梅雨詩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疎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葢成都所賦也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惟秋半積陰氣令蒸潯與吳中梅雨時相類耳豈古今地氣有不同耶

老學菴筆記卷六

老學菴筆記卷七　宋　陸游　撰

熙寧癸丑華山皐頭峰崩峰下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簸揚七社民家壓死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閒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兩傍草木廬舍比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韓魏公家不食蔬以脯醢當蔬盤度亦始於近時耳

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然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子宣故子孫肖其外氏

故都殘暑不過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所向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温向東西則寒温得中謂之盂蘭盆葢俚俗老媪輩之言也又每云盂蘭

盆倒則寒來矣晏元獻詩云紅白薇英落朱黃槿蘂殘家人愁潺暑計日望壬孟蘭盆亦戲述俗語耳

歐陽公謫夷陵時詩云江上孤峰蔽綠蘿縣樓終日對嵯峨益夷陵縣治下臨峽江名綠蘿溪自此上泝即上牢下牢關皆山水清絶處孤峰者即甘泉寺山有孝女泉及祠在萬竹間亦幽邃可喜峽人歲時遊觀頗盛予入蜀往來皆過之韓子蒼舍人泰興縣道中詩云縣郭連青竹人家蔽綠蘿似因歐公之句而失之此詩益子蒼少作故不審云

秦會之跋後山集謂曾南豐脩英宗實錄辟陳無已為屬孫仲益書數百字詆之以為無此事南豐雖嘗預脩英宗實錄未久即去且南豐自為吏屬烏有辟官之理又無已元祐中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辯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實則二公俱失也南豐元豐中還朝被命獨脩五朝史實許辟其屬遂請秀州崇德縣令邢恕為之用選人已非故事特從其請而南豐又援經義局辟布衣徐禧例乞無已檢討廟堂尤難之會南豐上太祖紀敘論不合上意脩五朝史之意寖緩未幾南豐以憂去遂已會之但誤以五朝史為英宗實錄耳至其言辟無已事則實有之不可謂無也

前代夜五更至黎明而終本朝外廷及外郡悉用此制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終謂之待旦益更終則上御盥櫛以俟明出御朝也祖宗勤於政事如此

予兒時見宋脩撰煇為先君言某艱難中以轉餉至行在時方避虜海道上大喜令除待制呂相元直雅不相樂乃曰宋煇係直龍圖閣便除待制太超躐欲且與脩撰脩撰與待制亦只爭一等候更有勞除待制不晚遂除秘撰宋公言之太息曰此其命也頃予被命脩高宗聖政及實錄見日歷所載實有此事自昔大臣以私意害人此其小小者耳

髙廟駐蹕臨安艱難中每出猶鋪沙藉路謂之黃道以

三衙兵為之紹興末內禪駕過新宮猶設黃道如平
時明日壽皇出即撤去遂不復用
族伯父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為作安州老人
食蜜歌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麪觔
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東坡性亦
酷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忽上堂辭衆是夕閉方
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計鄒忠公為
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雉作瀆中經漚滅風前質蓮開

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爐篆冷烟青空有誰家曲人間
得細聽彥遠又云殊少為士人遊蕩不羈為妻投毒
羹殺中幾死啖蜜而解醫言復食肉則毒發不可復
療遂棄家為浮屠鄒公所謂誰家曲者謂其雅工於
樂府詞猶有不羈餘習也
晏元獻為藩郡率十許日乃一出廳僚吏旅揖而已有
欲論事率因親校轉白校復傳可否以出遂退呂正
獻作相及平章軍國事時於便坐接客初惟一揖即
端坐自若雖從官亦以次起白及退復起一揖未嘗
離席蓋祖宗時輔相之尊嚴如此時亦不以為非也
東坡詩云大弨一弛何緣彀已覺翻翻不受檠考工記
弓人寒奠體注曰奠讀為定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
往來體釋文檠音景前漢蘇武傳武能網紡繳檠弓
弩顏師古曰檠謂輔正弓弩音警又巨京反東坡作

豐相之於舒信道鄒志完於呂望之其為人似不類然
平聲叶蓋用漢書注也
相與皆厚甚不以鄉里及同僚故也相之為中司時
猶力薦信道志完元符中進用則實由望之薦也及
以直諫遠竄望之坐薦非其人褫官謝表云臣之與
浩實匪素交以其嘗備學校之選於先朝能陳詩賦
之非於元祐比緣薦士遂取充員豈期蠭蟻之微自
速雷霆之譴其斂陳終不以志完為非亦不易矣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團刺史知州以下賀登
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纘嗣丕基眷命歷之有

歸想寰區之同慶鄉輟由俸祿恭備貢輸遥陳稱賀之誠知乃盡忠之節伏望省覽嘉歎再三在懷實真廟登極時詔書也乃知是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祿自備今既以庫金為貢而推恩則如故可謂厚恩矣

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行之

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酬後又不講紹興末胡邦衡前輩置酒飲客終席不褫帶毛達可守京口時尚如此

還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帶再拜朝士皆笑其異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合中藥為何物乃不衆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元豐七年秋宴神廟舉御觴示丞相王岐公以下忽暴得風疾手弱觴側餘酒霑汙御袍是時京師方盛歌側金盞皇城司中官以為不祥有歌者輒收繫之由是遂絶先楚公進裕陵挽詞有云輅從元朔朝時破花是高秋宴後姜二句皆當時實事也

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曹門高未幾慈聖太后受册中宫人以為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皆垂簾攝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以故選配英廟則徵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高當相繼而起也何其神哉

趙相挺之使虜方盛寒在殿上虜主忽顧挺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蓋閹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藥色正黄塗挺之兩耳周匝而去其熱如火既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若用藥遲且折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合中藥為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七直錢數千

某輩早朝遇極寒即塗少許吏卒輩則別有藥以狐溺調塗之亦效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虜主宗真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斂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為北朝人矣虜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

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託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為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背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為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故其後虜政雖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虜無人哉

仁宗皇帝慶歷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會六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通和好為賦題而以南北兩朝永通和好為韻云出南朝皇帝御飛白書六符益為虜畫策增歲賂者然其尊戴中國尚如此則盟好中絕誠可惜也

王荊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滕屠鄭酤然二公資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為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家俗謂之屠兒原者作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槌陋却是屠酤解報恩

予幼時侍先君避亂東陽山中有北僧年五十餘戇朴無能自言沈相義倫酋孫攜遺像及告身詔勅甚備且云義倫之後惟已獨存欲訴於朝求一官還俗不知竟何往也

詩正義曰絡緯鳴嬾婦驚宋子京秋夜詩云西風已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人間底事最堪恨絡緯啼時無婦驚其妙於用事如此

孫少述一字正之與王荊公交最厚故荊公別少述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子今此去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其相與如此及荊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人謂二公之交遂睽故東坡詩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真欲吏朱雲劉舍人貢父詩云不負與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絕交書然少述初不以為意也及荊公再罷相歸過高沙少述適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見惟相勞苦及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達遂留荊公置酒共飯劇談經學抵暮乃

散荆公曰退即解舟無由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謝矣然惘惘各有惜別之色人然後知兩公之未易測也

杭僧思聰東坡為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間挾琴遊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為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參寥政和中老矣亦還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淵明遊斜川詩自敘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

夏文莊初謚文正劉原父持以為不可至曰天下謂竦邪而陛下謚之正遂改今謚宋子京作祭文乃曰惟公溫厚粹深天與其正蓋謂夏公之正天與之而人不與當時自有此一種議論故張文定甚惡石徂徠謚之甚力目為狂生東坡議學校貢舉狀云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其言亦有自來歐公作王洙源叔參政墓誌曰夏竦卒天子以東宮恩賜謚文獻洙為知制誥封還曰此僖祖謚也於是太常更謚文莊與他書異

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字書皆有之參正是三字或讀作七南反耳柒字晉唐人書或作漆亦取其同音也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為講解大槩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為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罰即輸罰改題而止然其後亦至通顯

老杜哀江頭云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言方皇惑避死之際欲往城南乃不能記孰為南北也

然荆公集句兩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為舛誤或以為改定皆非也蓋所傳本偶不同而意則一也北人謂向為望謂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記南北之意

先夫人幼多在外家鼕氏言諸鼕讀杜詩稱子也能賒晚來幽獨恐傷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讀

蜀人石耆公言蘇黄門嘗語其姪孫在庭少卿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冗而凡哀江頭簡而高在庭曰可乎且今人作詩亦未嘗無出處者便以為追配少陵

常武與桓二詩皆言用兵而繁簡不同蓋此意乎黄門搖手曰不然

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也一日朝士同觀報狀見嶺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歎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主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其人悻然作色曰拙直宜為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今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此豈可以出處求哉縱使字字尋得出處去少陵之意蓋遠矣蓋後人元不知杜詩所以妙絶古今者在何處但以一字亦有出處為工如西崑酬倡集中詩何嘗有一字無出處者便以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詩亦未嘗無出處渠自不知若為之箋注亦字字有出處但不妨其為惡詩耳

壽皇時禁中供御酒名薔薇露賜大臣酒謂之流香酒分數旋取肯蓋酒戶大小已盡察矣

韓魏公聲雌文潞公步碎相者以為二公若無此二事皆非大臣之相

慶歷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以為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窮人爵見豫章黄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

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為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俞秀老紫芝物外高人喜歌謳醉則浩歌不止故荆公贈之詩曰魯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辭來向東借問樓前蹋于菴何如雲臥唱松風又云暮年要與君攜手處處相煩作好歌不知者以為賦詩也紫芝之弟清老欲為僧荆公名之曰紫琳因手簡目之為琳公然清老卒未嘗祝髮也

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為將校坐事當斬與其妻亡命焉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能去匿於人家霤槽中湘湖間謂霤為筧天將旦有扣筧語之曰君夫婦速去捕者且至矣因巫去遂得脫卒不知告者何人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筧頭神也

今參政照鄰乃其後也

晁以道明皇打毬圖詩宮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沈醉打毬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又張果洞

詩云怪底君王憨漢武不誅方士守輪臺皆偉論也

歐陽公早朝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李德芻言自昔朝儀未嘗有牙牌報班齊之事予考之實如德芻之說問熟於朝儀者亦惘然以為無有然歐陽公必不誤當更博攷舊制也

王荆公所賜玉帶闊十四挍號玉抱肚真廟朝趙德明所貢至紹興中王氏猶藏之曾孫奉議郎璹始復進入禁中

舅氏唐居正意文學氣節為一時師表建炎初避兵武當山中病殁遺文散落無復存者獨滁州漢高帝廟碑陰尚存今錄於此滁之西曰豐山有漢高帝廟或云漢諸將追項羽道經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為高帝生日遠近畢集薦殽觴馬某嘗從太守侍郎曾禱雨於廟因讀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蓋以五月十七日按漢書高帝十三年四月甲辰崩於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注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疑五

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日也以歷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是年歲在丙午凡積一百九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億七百二十四萬六千八百十五日以法除之算外得五月朔巳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記漢初北平侯張蒼所有嶺帝歷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於朔而此食於晦則先一日矣豈非丙寅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歲月久傳者失之也遂以告公命書其碑陰紹聖二年五月旦記

劒門關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雖皆號天下險固要之潼關不若劒門然自秦以來劒門亦屢破矣險之不可恃如此

曾子宣丞相元豐間帥慶州未至召還至陝府復還慶州往來潼關夫人魏氏作詩戲丞相曰使君自為君

恩厚不是區區愛華山

南豐曾氏享先用節羹醯鵝民粥建安陳氏享先用肝串子猪白割血羹肉汁皆世世守之富貴不加貧賤不廢也

蘇子由晚歲遊許昌賈文元公園作詩云前朝輔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蓋謂方仁祖時士大夫多議文元然自今觀之豈易得哉其感慨如此

老學菴筆記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傅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　福
謄錄監生臣顧　振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老學庵筆記卷八至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紱

老學庵筆記卷八　宋　陸游　撰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歷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童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吃菜羹

學士院移文三省名咨報都司移文六曹名剌

蜀人見人物之可誇者則曰嗚呼可鄙者則曰噫嘻

張邦昌既死有旨月賜其家錢十萬於所在州勘支曾文清為廣東漕取其券繳奏曰邦昌在古法當族誅今貸與之生足矣乃加橫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仗節死事之家詔自今勿與予銘文清墓載此事甚詳及刻石其家乃削去至今以為恨

興元城固縣產磨石不可勝計與凡土石無異雖數十

百擔亦可立取然其性酷烈有大毒非置瓦窐中煆三過不可用然猶動能害人尤非他金石之比千金有一方用礬石輔以乾薑烏頭之類名向奴露宿丹其酷烈可想見也

陰平在今文州有橋曰陰平橋淳熙初為郡守者大書立石於橋下曰鄧艾取蜀路過者笑之

建炎三年春車駕倉卒南渡駐蹕於杭有侍臣召對者既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相頤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淳熙中黃河決入汴梁宋閒謹言謂之天水來天水來天水國姓也遺民以為國家恢復之兆

史魏公自少保六轉而至太師中閒近三十年福壽康寧本朝一人而已文潞公自司空四轉蔡太師自司空三轉秦太師自少保兩轉而已

鄭康成自為書戒子益恩其末曰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此正孟子所謂父子之閒不責善也益不責善非不示以善也不責其必從耳陶淵明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成語也

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勅其勅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勅出尚書省亦然崇寧閒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效之相誇尚謂之司空勅亦曰蔡家勅蓋妖言也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在

東坡海外詩云夢中時見作詩孫初不解在蜀見蘇山藏公墨迹曼韻竹詩後題云寄作詩孫符乃知此句為仲虎發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東坡牡丹詩云一朵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翠欲流為何語及遊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

紫鋪問土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蓋用鄉語云蜀人又謂糊牕曰泥牕花藥夫人宮詞云紅錦泥牕遶四廊非曾遊蜀亦所不解

東坡先生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皐陶為士將殺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為皆偶忘之然亦大稱歎初欲以為魁終以此不果及揭牓見東坡姓名始謂聖俞曰此郎必有所據更恨吾輩不能記耳及謁謝首問之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乃與聖俞語合公嘗其豪邁太息不已

宋白尚書詩云風騷墜地欲成塵春鎖南宮入試頻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箇解詩人又云對花莫道渾無過曾與常人舉好詩大抵宋詩雖多疵類而語意其人者前執政留守金陵暴得疾卒故云

白樂天詩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為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本朝太宗時宋太素尚書自翰

苑謫鄜州行軍司馬詩云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為屏又云官為軍司馬身是謫仙人蓋此音司字作入聲讀

故事謫散官雖別駕司馬皆封賜如故故宋尚書在鄜時詩云經時不巾櫛慵更佩金魚東坡先生在儋耳亦云鶴髮驚全白犀圍尚半紅是也至司戶參軍則奪封賜故世傳寇萊公謫雷州借錄事參軍綠袍拜命袍短纔至膝又予少時見王性之曾夫人言曾丞相謫廉州司戶亦借其姪綠袍拜紹興十六七年李莊簡公在藤州以書寄先君有曰某人汲汲求少艾求而得之自謂得計今成一聚枯骨世尊出來也救他不得一聚枯骨出神仙傳老子篇

秦丞相晚歲權尤重常有數卒皁衣持挺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謦欬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既不敢他語惟盛推秦公勳業而已明日入堂

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太師
先生勳德曠世所無語終即退實無他言秦公嘻笑
曰甚荷益已嗟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閤子彈章副
本已至矣其忮刻如此
韓魏公罷政以守司徒無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公
累章牢辭至以為恐開大臣希望僭忒之階遂改淮
南節度使元豐間文潞公亦加兩鎮引魏公事辭卒
亦不拜紹興中張俊韓世忠乃以捍虜有功拜兩鎮
俄又加三鎮二人皆武人不知辭當時士大夫為之
語曰若加一鎮即為四鎮如朱全忠矣奈何
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剏立
官府扁牓一新好事者取以為對曰鈐轄諸道進奏
院詳定一司敕令所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
風藥乾濕腳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裹
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大丞東京石朝議女壻樂駐泊
藥鋪西蜀費先生外甥寇保義卦肆如此凡數十聯

不能盡記
高廟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何必以眼為貴
耶晁以道藏硯必取玉斗樣喜其受墨蕃多也每曰硯
若無池受墨則墨亦不必磨筆亦不須點惟可作枕耳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辭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
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子瞻
亦不能也徐自誦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辯
韓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住與歲除夜為對
益閩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傳云
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
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
也益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老杜寄薛三郎中詩云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瞋東坡
送喬全詩云上山如飛瞋人扶皆言老人也益老人
諱老故爾若少壯者扶與不扶皆可何瞋之有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
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江中一日晨興忽見一塔
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而隨波傾颱若欲倒
者商舉家及舟師人人見之皆驚怖誦佛既漸近有
僧出塔下舉手揖曰元是裝塔施主船淮上方火災
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
飛遂不見未幾乃聞塔廢於火舒州僧廣勤與商船
同行親見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
翻則如此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
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
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纖悉皆具或
自天窗中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推也

唐彥猷硯錄言青州紅絲石硯覆之以匣數日墨色不
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着於匣中有如雨露又云
紅絲硯必用銀作匣凡石硯若置銀匣中即未乾之
墨氣蒸上騰其墨乃著益上久之益上之墨復滴硯
中亦不必經夜也銅錫皆然而銀尤甚雖漆匣亦時
有之但少耳彥猷貴重紅絲硯以銀為匣見其蒸潤
而未嘗試他硯也

賀方回狀貌奇醜色青黑而有英氣俗謂之賀鬼頭喜
校書朱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也潘
邠老贈方回詩云詩束牛腰藏舊稾書訛馬尾辨新
讎有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蓋寓父字
於二子名也

翟耆年字伯壽父公弼參政之子也能清言工篆及八
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顗彥周彥
周鬈髯着犢鼻褌蹲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
吾晉裝也公何怪

元祐七年哲廟納后用五月十六日法駕出宣德門行
親迎之禮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為天地合日夫婦
當異寢違犯者必夭死故世以為忌當時太史選定

乃謂人主與后猶天地也故特用此日將降詔矣皇太妃持以為不可上亦疑之宣仁獨以為此語俗忌耳非典禮所載遂用其後詔獄既興宦者復謂若廢后可弭此禍上意益不可回矣

政和以後斜封墨勅盛行乃有以寺監長官視待制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鬼叔用以謂視待制可對如夫人蓋為清議貶黜如此又往往以特恩賜金帶朝路混淆然猶以舊制不敢坐戴故當時謂橫金無戴鞾雖可引之證而存中反不及之以此知博洽之難也

顏延年作靖節徵士誄云徵音遠矣誰箴子闕王荊公用此意作別孫少述詩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青出於藍者也

先君讀山谷乞貓詩歎其妙晁以道侍讀在坐指間道貓奴將數子一句問曰此句何謂也先君曰老杜云驀止啼烏將數子恐是其類以道笑曰君果誤矣乞貓詩數字當音色主反數子謂貓狗之屬多非一子故人家生畜必數之曰生幾子將數子猶言將生子

衛大夫領青州觀察使靖康臺評所謂厭養官為橫行是也有王俞者與之同列官亦相等靖康間俞停廢棟猶以武功大夫為浙東副總管遂終其身不復褫削議者亦置之或自有由也

沈存中辯雞舌香為丁香亹亹數百言竟是以意度之惟元魏賈思勰作齊民要術第五卷有合香澤法用雞舌香注云俗人以其似丁子故謂之丁子香此最的確可引之證而存中反不及之以此知博洽之難也

也與杜詩語同而意異以道必有所據先君言當時偶不叩之以為恨

翟公吳參政靖康初召為翰林學士過汜州謁僧伽像見鬚忽湧出長寸許問他人皆不見怪之一僧在旁曰公雖召還恐不久復出公扣之曰鬚出者須出也果驗

唐人詩中有曰無題者率杯酒狎邪之語以其不可指言故謂之無題非真無題也近歲呂居仁陳去非亦有曰無題者乃與唐人不類或真無其題或有所避其實失於不深考耳

翟公吳參政守會稽日命工塑真武像既成熟視曰不似不似即日毀之別塑今告成觀西廡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賀仲清在旁親見之而不敢問

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惟王氏子弟為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啞啞聲即今喏也

荆公詩云閉戸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劉賓客詩云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閑韓舍人子蒼取作一聯云推愁愁不去還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比古句蓋益工矣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閶門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他時予客蜀數年屢赴此集未嘗不晴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明州護聖長老法揚藏其祖鄭舍人向所得仁廟東宮日回賀歲旦書稱皇太子某狀用太子左春坊之印舍人是時猶為館職也

湯岐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牘有云生人婦者高廟問此有法否秦益公云法中有夫婦人與無夫者不同上素喜岐公顧問曰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無臣所不能記然生人婦之語蓋出三國志杜畿傳上大驚乃笑曰卿可謂博記矣益公陰忌獨謂岐公純篤

不忌也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嘆荔枝請衆客同嘆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惡發也請衆客放下荔枝魏公為一笑惡發猶云怒也

唐自相輔以下皆謂之京官言官於京師也其常參者曰常參官未常參者曰未常參官國初以常參官預朝謁故謂之升朝官而未預者曰京官元豐官制行去京官之名凡係制及吏牘止謂之承務郎以上然俗猶謂之京官

唐所謂丞郎謂左右丞六曹侍郎也尚書雖序左右丞上然亦通謂之丞郎猶今言侍從官也俗又謂之兩制指內制而言然非翰苑西掖亦曰兩制正如丞郎之稱契丹僭號有高坐官亦侍從之比坐字本犯御嫌名或謂丞郎為左右丞中書門下侍郎亦非也

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暴況乎四時之禁毋伐麛卵三驅之禮不取順從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斯道朕祇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昧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始也

唐士大夫如白居易輩蓋有遇此三齋月杜門謝客專延緇流作佛事者今法至此月亦減去食羊錢蓋其遺制

老學庵筆記卷八

老學菴筆記卷九

宋 陸游 撰

蜀父老言王小腆之亂自言我土錮村民也豈能霸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摩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衾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為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故蜀人惑而從之未幾小腆戰死衆推順為主下令復姓孟及王師薄城城且破矣順忽飯城中僧數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削髮衣僧衣晡後分東西兩門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在蓋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髯士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有帶御器械張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聞順已逸去所獻首蓋非也太宗以為害諸將之功叱出將斬之已而貸之亦坐免官及真廟天禧初順竟獲於嶺南初欲誅之於市且令百官

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蜀人又謂順逃至荊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為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亦可怪也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折順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為幷州廢舊城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乃三交域也城在舊城西北三百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為唐明鎮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以為幷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為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復為縣國史所載頗略方承平時太原為大鎮其興廢人人能知之故史亦不備書今陷沒幾七十年遂有不可詳者矣

唐小說載有人路逢奔馬入都者問何急如此其人答曰應不求聞達科本朝天聖中初置賢良方正等六科許少卿監以上奏舉自應者亦聽俄又置高蹈丘

園科亦許自於所在投狀求試時以為笑予少時為福州寧德縣主簿提刑樊茂實以職狀舉予曰有聲於時不求聞達後數月再見之忽問曰何不來取奏狀予笑答之曰恐不稱舉詞故不敢茂實亦笑顧書吏促發奏然予竟不投也

成都士大夫家法嚴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貧而未仕則賣白龍丸一日得官止不復賣城北郭氏賣豉亦然皆不肯為市井商賈或舉貨營利之事又士人家子弟無貧富皆着蘆心布衣紅勒帛狹如一指大稍異此則共嘲笑以為非士流也

周禮蜩氏注云蜩今御所食蟬也漢書霍光傳亦有丞相擅減宗廟羔兎蠭此何等物而漢人以供玉食及宗廟之薦耶古今事不同如此

真宗御集有苑中賞花詩十首內一首龍柏花李文饒平泉山居草木記有藍田之龍柏宋子京又有真珠龍柏詩劉子儀晁以道朱希真亦皆有此作子長於

江南未嘗見也或云本出廊坊間

舒煥堯文東坡公客建炎中猶在有子為湖南一縣尉遇盜燒死堯文年九十矣憂悸得病而卒

陳無已子豐詩亦可喜晁以道集中有謝陳十二郎詩卷是也建炎中以無已故特命官李鄴守會稽來仕鄴作攝局鄴降虜豐亦被繫纍而去無已之後遂無在江左者豐亦不知存亡可哀也

劉道原壯輿載世藏書甚富壯輿死無後書錄於南康軍官庫後數年胡少汲過南康訪之已散落無餘矣

行在百官以祠事致齋於僧寺多相與偏遊寺中因遊傍近園館或齋於道宮亦然按張文昌僧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官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乃知唐齋禁之嚴如此今律所云作祀事悉禁是也

韓子蒼詩喜用擁字如車騎擁西疇船擁清溪尚一樽之類出於唐詩人錢起詩城隅擁歸騎也

政和神霄玉清萬壽宮初止改天寧萬壽觀為之後別改宮觀一所不用天寧若州城無宮觀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宮觀止改僧寺初通撥賜產千畝已而豪奪無涯西京以崇德院為宮據其產二萬一千畝賃舍錢園利錢又在其外三泉縣以不隸州特置已而凡縣皆改一僧寺為神霄下院騶騶日張至宣和末方已

天下神霄皆賜威儀設於殿帳座外面南東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如意曰玉斧曰鶴扇二曰金一架六物曰錦繖曰絳節曰寶蓋曰珠幢曰五明扇曰旌從東第二架六物曰絲拂曰旛曰鶴扇二曰金鉞曰如意西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如意曰玉斧曰鶴扇二曰旛曰絲拂西壁從東第二架曰旌曰五明扇曰珠幢曰寶蓋曰絳節曰錦繖東南經兵火往往不復在蜀中多徙于天慶觀聖祖殿今猶有存者

神霄以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為主其次曰蓬萊靈海帝君西元大帝君東井大帝君西華大帝君清都大

本朝康保裔真廟時為高陽鬬都部署契丹入寇戰死祖志忠後唐明宗時討王都戰死父再遇太祖時為將討李筠戰死三世皆死國事

天聖初宋元憲公在場屋日夢魁天下故事四方舉人集京師當入見而宋公姓名偶為衆人之首禮部奏舉人宋郊等公大惡之以為夢徵止此矣然其後卒為大魁紹興初張子韶亦夢魁天下比省試類榜坐位圖出其第一人則張九成也公殊怏怏及廷試唱

名亦冠多士與元憲事正同

王冀公自金陵召還不降詔止於茶藥合中賜御飛白

王欽若三字而中使口傳密旨冀公即上道至國門

輔臣以下皆未知政和中蔡太師在錢塘一日中使

賜茶藥亦於合中得大玉環徑七寸色如截肪京拜

賜即治行後二日詔至即日起發二事略相似然非

二人者必無此事也

孫策傳張津常著絳帕頭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幞

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為失之東坡云絳帕蒙

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貴臣有疾宣醫及物故勅葬本以為恩然中使挾御醫

至凡藥必服其家不敢問蓋有為醫所誤者勅葬則

喪家所費至傾竭貲其地又未必善也故都下諺

曰宣醫納命勅葬破家慶歷中始有詔已降指揮勅

葬而其家不願者聽之西人云姚麟勅葬乃絕地故

其家遂衰

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

韓子蒼和錢遜叔詩云叩門忽送銅山句知是賦詩人

姓錢蓋唐詩人錢起賦詩以姓為韻有銅山許鑄錢

之句

撫州紫府觀真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為

女子像黃次山書殿牓曰感通之殿感通乃醴泉觀

舊名至和二年十二月賜名而像設亦醴泉舊制也

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叔

跋三百四十餘字敘述甚備欲刻石傳後為定武盛

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為

非公作者識真之難如此哉

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過松林甚茂問馭卒此何處

答曰師塔也蓋謂僧所葬之塔於是乃悟杜詩黃師

塔前江水東之句

南朝詞人謂丈為筆故沈約傳云謝元暉善為詩任彥

昇工于筆約無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謂詩為詩筆亦非也

東蒙益終南山峯名杜詩云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舍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皆長安也種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孤秀士不知故註杜詩者妄引嶺吏為東蒙主以為魯地

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言者排之至譏其幅巾大袖胡康侯力辨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嘗與人異也然張文潛元祐初贈趙景平主簿詩曰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異盡載林宗折角巾則是自元祐初為程學者幅巾已與人異矣衣冠近古正儒者事譏者固非辨者亦未然也

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人及元符上書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以道其一也嘗於鄭洛道中遇降羌作詩云沙場尺筆致羌渾玉陛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方是時士大夫失職如此安得不兆亂乎

鄭介夫喜作詩多至數千篇謫英州遇赦得歸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車費尚欠城中酒藥錢絶似王元之也

元祐初蘇子由為戶部侍郎建言都水監本三司之河渠案將作監本三司之修造案軍器監本三司之甲冑案三司今戶部也而三監乃屬工部請三監皆無隸戶部凡有所為戶部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寡而工部任其工之良楛程其作之遲速朝廷從其言為立法及紹聖中以為害元豐官制罷之建中靖國中或欲復從元祐已施行矣時豐相之為工部尚書獨持不可曰設如都水監塞河軍器監造軍器而

戶部以為不可則已矣若以為可則併任其事可也今戶部吝其費裁損之乃令工部任河之決塞器之利鈍為工部者不亦難乎議遂寢相之本主元祐政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謂賢矣

徽宗嘗乘輕舟泛曲江有宮嬪持寶扇乞書者上攬筆亟作草書一聯云渚蓮參法駕沙鳥犯鈞陳俄復取筆塗去犯鈞陳三字曰此非佳語此聯實李商隱東宮詩亦不祥也李耕道云

東坡在黃州時作西提詩曰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閑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烽夜到甘泉宮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放臣不見天顏喜但覺草木皆春容一丈佛者王中正也以此詩為非東坡作耶氣格如此孰能辨之以為果東坡作耶此老豈譽王中正者蓋益刺之也以三百篇言之君子偕老是矣

南朝謂北人曰傖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軌上谷人事齊高帝為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州人呼為虜子東坡詩久客厭虜饌使君今蜀人謂中原人為虜子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為虜官晁子止為三榮守民有訟資官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子止為窮治之果負寃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曰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聞者皆笑

紹興末予見陳魯公留飯未食而揚郡王存中來白事魯公留予便坐而見之存中方不為朝論所與予年少意亦輕之趨幕後聽其言會魯公與之言及邊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謂當列兵淮北為守淮計即可守因圖進取中原萬一不能支即守大江未晚此說非也士惟氣全乃能堅守若俟其敗北則士氣已喪非特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據大江之險以老彼暇然後徐進而北則中原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多兵豈易言哉予不覺太息曰老將要有所長然退以

語朝士多不解也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遷二友予讀宋白尚書玉津雜詩有云坐臥將何物陶詩與柳文則前人蓋有與公暗合者矣

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鄭公園中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餘花大如杯旁無所附宣和初景華苑成移植於芳林殿前畫圖進御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及繡帛有遍地桃冠有並桃者逃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塞也籙者戮也蔡京

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為公卿受籙議者謂書神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類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芒侵王豈吾教之福哉侍晨李德柔勝之親聞其言嘗以語先君又林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為靈素前知金賊之禍故欲廢釋氏以厭之其實亦妖言耳

近世士大夫多不練故事或為之語曰上若問學校法制當對曰有劉士祥在問典禮因革當對曰有齊閻韶在士祥閻韶蓋國子監太常寺老吏也史院吏有竊議史官者曰史官筆削有定本箇箇一樣或問何也曰將吏人編出日歷中臣僚上言字塗去上字其後奉聖旨依字亦塗去而從旁注從之二字即一日筆削了矣

政和後道士有賜玉方符者其次則金方符長七寸濶四寸面為符背鑄御書曰賜某人奉以行教有違天律罪不汝貸結於當心每齋醮則服之會稽天寧萬壽觀有老道士盧浩真者嘗被金符之賜予少時親見之

世傳唐呂府君勅葬碑呂名惠恭僧大濟之父大濟代宗時內道場僧也官至殿中監故惠恭贈官為兗州刺史而官為營葬宣和中會稽天寧觀道士張若水官為藥珠殿校籍贈其父為朝奉大夫母封宜人嘗

見其母賜詰云嘉其教子之勤寵以宜家之號詩人林子來亦有贈道官萬大夫焚黃詩然二人者品秩猶未高若林靈素以侍晨恩數視執政則贈官必及三代矣大抵當時道流濫恩不可勝載中更喪亂史皆不得書此偶因事見之耳

北都有魏博節度使田緒遺愛碑張宏靖書何進滔德政碑柳公權書皆石刻之傑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為尹皆毀之以其石刻新頒五禮新儀

近世名士李泰發光一字泰定晁以道說之一字伯以潘義榮良貴一字子賤張全真守一字子固周子充必大一字洪道芮國器燁一字仲蒙林黃中粟一字寬夫朱元晦熹一字仲晦人稱之多以舊字其作丈題名之類必從後字後世殆以疑矣

王荊公熙寧初召還翰苑初侍經筵之日講禮記曾參易簀一節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牀第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止之辭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於且止者也此說不見於文字予得之於從伯父彥遠

老學菴筆記卷十

宋 陸游 撰

世多言白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為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入聲讀乃不失律俗謂南人入京師效北語過相藍輒讀其牓曰大厥國寺傳以為笑中貴楊戩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扃鐍周密每浴時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游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戩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牀上乃一蝦蟆大可一牀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為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為人乃戩也起坐握劒問曰汝為何人盜以實對戩擲一銀香毬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切勿為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廟諱同音署字常恕反樹字殊遇反然皆諱避則以為一字也北史杜弼傳齊神武相魏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字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署與樹音不同當時雖武人亦知之而今學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間朝士如宋次道蘇子容輩皆精於小學亦不以為言何也

東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號則童持致平而廌乃見黜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初廌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被黜廌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它日當美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廌果終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

楊文公云豈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稱其用生桑之夢為切當不知遊岱之魂出

河東記韋齊休事亦全句也

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贊其後燒必乳香食必翔貴至有士人宗子輩衆中自言今日赴明教齋子嘗詰之此魔也奈何與之遊則對曰不然男女無別者為魔男女不親授者為明教明教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然嘗得所謂明教經觀之誕謾無可取直俚俗習妖妄者所為耳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讀徐常侍稽神錄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則明教亦久矣

芰菱也今人謂卷荷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謂之伎荷或作芰非是白樂天池上早秋詩云荷芰緣參差新秋水滿池乃是言荷及菱二物耳蔡太師作相時衣青道衣謂之太師青出入乘棲頂轎子謂之太師轎子秦太師作相時裹頭巾當面偶作一摺謂之太師錯摺樣第中窓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餘作疎櫺謂之太師錯事亦全句也

張魏公有重望建炎以來置左右相多矣而天下獨目魏公為張右相丞相帶都督亦數人而天下獨目魏公為張都督雖夷狄亦然然魏公隆興中再入亦止於右相領都督乃知有定數也

東坡絕句云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闌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紹興中予在福州見何晉之大著自言嘗從張文潛遊每見文潛哦此詩以為不可及余按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東坡固非竊牧之詩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之深也豈別有所謂乎聊記之以俟識者

今人謂後三日為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歷中人也則此語亦久矣

嚴州建德縣有崇勝院藏天聖五年內降劄子設道場云皇太后賜銀三十兩皇太妃施錢二十貫皇后施

錢十貫朱淑儀施錢五貫有仁廟飛白御書今皆存益院有僧嘗際遇真廟召見賜衣及香燭故也猶可想見祖宗恭儉之盛子在郡初不聞迫代歸始知之不及刻石至今為恨

徐敦立侍郎頗好謔紹興末嘗為予言柳子厚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為文章看得熟故多見其疵病此俗所謂沒前程者也予曰東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諸篇至以為小人無忌憚者豈亦由朝夕紬繹耶恐是非國語之報敦立為之抵掌絶倒

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相公公相子益是時京為太師號公相攸即對曰人主主人翁其善為諧給如此

白樂天云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晏元憲云綠樹新蟬第一聲王荆公云去年今日青松路憶似聞蟬第一聲三用而愈工信詩之無窮也

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益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有吉下閤門令平讀遂為故事

蔡元長當國時士大夫問軋革往往晝一人戴草而叅軋指之曰此蔡字也必由其門而進及童貫用事又有晝地上奏樂者曰土上有音童字也其言亦往往有驗及二人者廢則亦無復占得此卦紹興中秦會之專國柄又多晝三人各持禾一束則又指之曰秦字也其言亦頗驗及秦氏既廢亦無復占得此卦矣若以為妄則紹興中如黑象輩畜數百册對人撿之予親見其有三人持禾者在其間亦未易測也

祖宗時有知樞密院及同知簽署之類治平後避諱改曰簽書政和以後宦者用事輒改內侍省都知曰知內侍省事都知曰同知內侍省事押班曰簽書內侍

省事葢僭視密院也建炎中始復舊近有道士之行天心法者自結銜曰知天樞院事亦有稱同知簽書者又可一笑也

考工記弓人注云腊亦黏也音職今婦人髮有時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腊正當用此字

司馬侍郎朴陷虜後妾生一子於燕名之曰通國實取蘇武胡婦所生子之名名之而國史不書其家亦諱之

太祖開國雖追尊僖祖以下四廟然惟宣祖昭憲皇后為大忌忌前一日不坐則太祖初不以僖祖為始祖可知真宗初罷宣祖大忌祥符中下詔復之然未嘗議及僖祖則真宗亦不以僖祖為始祖可知今乃獨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餘年太祖尚不正東向之位恐禮官不當久置不議也

興國中靈州貢馬足各有二距其後靈州陷於西戎宣和中燕山府貢馬亦然而北虜之禍遂作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聖諭及史官采摭之事分為朱墨書以別之此國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嘗修神宗實錄紹聖所修既成焚元祐舊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內侍梁師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書元祐所修朱書紹聖所修稍稍傳於士大夫家紹興初趙相鼎提舉再撰又或以雌黃書之目為黃本然世罕傳

先太傅慶歷中賜紫章服赴閤門拜賜乃塗金魚袋也豈官品有等差歟

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皇於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看葢兩宮之篤學如此世傳智永寫千文八百本於此可信矣

晉人避其君名猶不避嫌名康帝名岳鄧岳改名嶽
唐初不避二名太宗時猶有民部李世勣虞世南皆不
避也至高宗即位始改為戶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
字惟名勣或者尚如古卒哭乃諱歟
唐王建牡丹詩云可憐零落藥收取作香燒雖工而格
卑東坡用其意云未恐汚泥沙牛酥煎落藥超然不
同矣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
船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
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皆非也按于鄴褒中即
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會
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
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尚
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況僧
寺夜半鐘乎
宋文安公自禁庭謫廊時詩云九月一日奉急宣連忙
趁至閤門前忽為典午知何罪謫向廊州更憮然蓋
當時謫黜者召至閤門受命乃行也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盞詩今漢嘉有之蓋夾燈盞
也一端作小竅注清冷水於其中每夕一易之尋常
盞為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獨不然其省油幾半邵
公濟牧漢嘉時數以遺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嘗為
玉津令則漢嘉出此物幾三百年矣
祥符中有布衣林虎上書真廟曰此人姓林名虎必尚
怪者也罷遣之宣和中有林虎者賜對徽宗亦異之
賜名於虎上加竹然字書初無此字乃自稱塤篪之
篪而書名不敢增但作篪云
吳中卑薄厭地二三尺輒見水于頃在南鄭見一軍校
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鍥所及烈焰
應手涌出故以火山名軍尤為異也
楚語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治之不疚
也猶自為未艾荊公嘗摘取睿廣二字入表語中蔡

京為翰林學士議神宗謚因力主睿廣二字而忘其出楚語也范曄奏叡折之曰此楚語所載先帝言必稱堯舜今乃捨六經而以楚語為尊號可乎京遂屈韓丞相師朴亦云睿廣但可作僧法名耳時亦以為名言今人謂貝州為甘陵吉州為廬陵常州為毗陵峽州為夷陵皆自其地名也惟嚴州有嚴光釣瀨名嚴陵瀨嚴陵乃其姓字瀨是釣處若謂之嚴瀨尚可今俗乃謂之嚴陵殊可笑也

唐質肅公參禪得法於浮山遠禪師嘗作贈僧詩云今日是重陽勞師訪野堂相逢又無語籬下菊花黃

今人謂娶婦為索婦古語也孫權欲為子索關羽女表術欲為子索呂布女皆見三國志

元豐間有俞充者詣事中官王中正中正每極口稱之一日充死中正輒侍神廟言充非獨吏事過人遠甚參禪亦超然悟解今談笑而終略無疾恙上亦稱歎以語中官李舜舉舜舉素敢言對曰以臣觀之止是猝死耳人重其直

古所謂路寢猶今言正廳也故諸侯將薨必遷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非惟不瀆亦以絕婦寺矯命之禍也近世乃謂死於堂奧為終於正寢誤矣前輩墓誌之類數有之皆非也黃魯直詩云公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按魯僖公薨於小寢杜預謂小寢夫人寢也魯直亦習於近世謂堂為正寢故以小寢為妾媵所居耳不然既云虛采蘋宮又云在小寢何耶

王黼作相其子閎孚作待制造朝纔十四歲都人目為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文公借以作簞詩云有賣直欲傾家貲王平父謝先大父贈簞詩亦云傾家何計效韓公皆得晉人本意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槖金非用家釀對槖金非也

錢勰字穆范祖禹字淳皆一字交友以其難呼故增父字非其本也

錢穆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紵美丈夫坐於西偏俗以為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謂穆父為九子母夫東坡贈詩云九子美君門戶壯葢戲之也

保壽禪師作臨濟塔銘云師受黃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名臨濟其後墨君和尚為寺亦以臨濟為名墨君和尚名見唐書及五代史其事甚詳近見呂元直丞相燕魏錄載真定安業坊臨濟院乃昭憲杜太后故宅按保壽與臨濟乃師太尉於城中捨宅為寺非弟子不應有誤豈所謂臨濟院者又嘗遷徙耶

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大為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耘鋤略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餘

呂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棋局狀如香爐葢謂其中隆起也李義山詩云玉作彈棋局中心亦不平今人多不能解以進伯之說觀之則粗可見然恨其藝之不傳也魏文帝善彈棋不復用指第以手巾角拂之有客自謂絕藝及召見但低首以葛巾角拂之文帝不能及也此說今尤不可解矣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彈棋局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昭德諸晁謂搆為借倩之倩云近世方訛為倩盼之倩予幼小不能叩所出至今悔之

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正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尚敢來見我耶從一皇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葢誤認為溫

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為笑

蔡太師父準葬臨平山山為驗形術家謂驗負重則行故作塔於驗峰而其墓以錢塘江為水越之秦望山為案可謂雄矣然富貴既極一旦喪敗幾於覆族至今不能振俗師之不可信如此

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為吳越丞相父璨為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孫仲容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為襲美雪謗於泉下

鄒忠公夢徵廟賜以筆作詩記之未幾疾不起說者謂筆與畢同音蓋杜牧夢改名畢之類

唐小說載李紓侍郎罵負販者云頭錢價奴兵頭錢猶言一錢也故都俗語云千錢精神頭錢賣亦此意云

楊朴處士詩云數箇胡蛾徹骨乾一壺村酒膠牙酸南楚新聞亦云一楪鼈根數十蛾盤中猶自有紅鱗不知蛾何物疑是餅餌之屬

白樂天寄裴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王禹玉送文太師詩云精神如破貝州時用白語而加工信乎善用事也

茲集向編稗海函中人爭謂其拾得小碎如五色線酉陽雜俎之類讀至仁宗飛白哲宗宸翰張德遠誅范瓊于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會之殺岳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王仲信守父書而不願官秦嬉任元受視母病而不肯就魏公諸則真足補史之遺而糾史之謬寧僅僅杜宇為謝豹不律為綠沈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耶湖南毛晉識

老學菴筆記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　福
謄錄監生臣顧　振

缺　页

困學紀聞

〔宋〕王應麟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卷子部

困學紀聞卷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製讀王應麟困學紀聞

應麟博學多聞著書頗富而議論皆出於正是編乃隨筆考訂理融辭達其說經具有淵源深合內聖外王之旨偶披說易卷於凡修辭立誠陽大陰小防於未然恐致福未嘗不反復而誦沈潛而思以為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熟讀而切已體察也獨其論五陽之盛一陰生而引陳完之奔齊為亡齊者已至漢宣帝時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宋藝祖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以為易者極深研幾當勿用而知有亢履霜而知有戰固亦戒將然凜消息之義耶而未免失之鑿矣夫為君者慮泰否之幾察盛衰之運朝乾夕惕持盈危明如是而已耳必舉數世之前之事以為數世之後之兆或轉疑於謬悠而不信則反懈其儆懼之心非此說有以甚之乎且五世八世之說出於左傳本屬浮誇使景公聽晏嬰之諫簡公從御鞅之言平公拒田常之計宣公

奪襄子之權則陳氏終不能為齊侯也至於王元后武
則天之事皆因漢唐之帝不能自立亦人所共知者而
女真入貢於藝祖更去侵宋一百數十年使徽宗不用
奸亂政及遣馬政通使而復背盟金人又安能如之何
哉益禍福互倚伏治亂相循環為人君者不可不憬然
悟而矍然懼若如應麟所云智者必鄙而謂誕愚者將
忽而不省等而上之堯舉舜舜舉禹之時謂之為失天
下之機可乎雖然當天下極盛之時而為思患預防之
想亦為君者所當知也亦豈可以小疵而棄其大醇

乾隆戊戌仲春月

困學紀聞目録

卷一 易

卷二 書

卷三 詩

卷四 周禮

卷五 禮記 儀禮

卷六 樂 大戴記

卷七 左氏傳 春秋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孝經
卷八
小學
孟子
經說
卷九
天道
歷數
卷十
地理
諸子
卷十一
考史
史記正誤
卷十二
考史
卷十三
考史
卷十四
考史
卷十五
考史
卷十六
考史 漢河渠 歷代田 溝洫 兩漢崇儒 兩漢學制
卷十七
評文
卷十八
評詩
卷十九
評文
卷二十
雜識

臣等謹案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注諸書皆別著録是編乃其劄記考証之文凡說經八卷天道地理諸

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穆識一卷首有自題云幼承義方晚遇蘄屯炳燭之明用志不紛云云蓋亦成於入元之後也應麟博洽多聞而理軌於正其學問淵源出於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如論語注不舍晝夜舍字之音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及謂遷就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戶亦不大戴禮為鄭康成注之類皆考證是非無所至如明楊慎陳耀文

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既深意氣自平故絶無黨同伐異之私其所考覈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元時嘗有刻本年應龍袁桷各為之序卷端題語尚鉤摹應麟手書藏弆之家以為珍笈此本乃相參證焯頗以詞科之學輕詆應麟然應麟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之所學恐難望其涯涘未免輕於立言以其補苴罅漏一知半解亦多可採故仍並存之不加芟薙焉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困學紀聞原序

宋咸淳間厚齋先生尚書王公以博學雄文聞于時兩制訓辭爾雅深厚歎而問者皆曰非先生不能作奇傳異書賾微隱奥疑而問者皆曰非先生不能知晚歲飛遯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頗聞著述甚富恨未之見也忽其子昌世（若璩按宋德祐丙子昌世甫十歲則此時年五十六）書來曰吾父平生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為學者今以其書視子幸為序所以作之之意置諸篇端蓋九經諸子之旨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源委以至宗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為是書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遂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連日夜披閱目力為廢不意垂盡之年獲覩希世之珍序引固非晚陋所敢當然先祖光禄（按元史年應龍傳祖子才仕宋贈光禄大夫謚清忠）與公之父吏部（按宋史王應麟傳父撝曾知徽州民稱為清白太守）同年進士（按宋史年子才傳嘉定十六年進士則撝亦於未年登第）先父大理（按年應龍傳父與公同朝者三

之并研人後徙居吳興學者因其所自號稱曰隆山先生）年應龍謹識

世之為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茲其為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燭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修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夫聞見之廣旁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楊雄氏作法言其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于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牆背芒滔滔相承恬不以為恥於是為困學紀聞二十卷具訓以警原其旨要楊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細繹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若璩撫王應麟傳後二十年卒謚文清宋元貞二年丙申下至泰定二年乙丑盖三十年肅政司副使燕山馬速忽公僉事保定孫公楫濟川分治慶元振興儒學始命入梓楠遊公門最久官翰苑作於慶元路家居時

按元史表楠傳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四年卒年六十一謚文清私蓋

困學紀聞卷一

宋　王應麟　撰

幼承義方晚遇蘁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別于下民開卷有得述為紀聞深寧叟識

易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修辭立其誠修其内則為誠修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見韓非可以發明貞固之說解老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

淮南人閒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以陰陽言日夕易說所未及若璩按君子終日乾乾為句夕惕若為句厲无咎為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南子誤讀厲字上至王

輔嗣猶然今朱子本義正之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誼書云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龍之神也其惟蟄龍乎

越絶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陸宣公云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其

語本此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羿莽媼武非常之變干寶之說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已專斷萬幾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愚謂此說為長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為未濟之三陽失位不通則為否之天下無邦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愚嘗讀易之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為泰自遯而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

繫于苞桑三桑在下而戒之也繫于金柅一桑方進而止之也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占而從之曰原筮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于上下鳴謙者歟二三子亦姑謀樂鳴豫者歟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而不中勉為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之九三剛而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

同人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不

息回進善之機也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羣退小人之僞朋也

泰言朋
否言羣

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為陰也

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為陽也 畜極則通 過極則亢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故甘節吉盥言孔甘亂是用餤故甘臨无攸利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名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丘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 若璩按名

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客者但秦時封來陵侯非士也伏生下浮丘伯上宜增高堂生高堂生亦秦之博士

下陽舉而虢之虎牢城而鄭懼西河失而魏戚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顓柄臣揣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彊故曰思患而豫防之

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晦朔終

而始也

爾雅小晉謂之坎大琴謂之離萬物之象無非易也 若璩按又有樂首謂之革康謂之蠱和樂謂之節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上九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

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也乾
為木果在春為仁發生也在冬為幹歸根也終而復
始

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朱子謂聖人作易示
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
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聞之前修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九二言
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六二
言敬以直內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俟而法
自知之明也

不可變

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宦之萌不
知繫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闕雎之義
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昏椓靡共之戒也經術雖
明奚益焉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
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
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
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
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張芸叟曰易
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
之時必知有戰若璩按劉元城荅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吁韓邪單于
論陰陽消長之理以為物禁太盛者
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吁韓邪單于
稽侯狦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
太子生帝驚於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為新室代漢
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元城曰然王氏此條純
從劉元
城論來

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興仁興讓曰家家可以不正乎
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黃
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兔爰爰

雉離于羅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下動為頤頤中有物為噬嗑嗑嗑小過有飛鳥之象焉餘卦可以類求王輔嗣忘象之說蒙莊緒餘爾

左傳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朱子發以為鄭康成之語愚謂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易則此所謂易云者蓋緯書也

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當作彪文也泰包荒謂荒讀為康虛也大畜豶豕之牙謂牙讀為互大過枯楊生荑謂枯音姑无姑山榆晉錫馬蕃庶讀為藩遮謂蕃遮禽也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若璩按王氏集鄭注周易云解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困劓刖當為倪仇萃一握為笑握讀為夫三為屋之屋繫辭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賾賾當為動說卦為乾卦乾當為幹其說多鑿鄭學今

亡傳釋文及正義間見之

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達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為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空設之唯馬融以為八卦杜預但云古書名蓋孔安國書序猶未行也愚按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說易正義云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朱子謂繫辭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上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象即文王所繫之辭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象象上下傳者孔子釋經之辭也愚按釋文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本義從之漢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王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

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顔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朱文公謂疑皆帝乙高宗箕子占得此爻

明夷之爻曰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晦所以明道也象數相為經緯皆演於商之季世

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未詳所據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孔子曰吾聞之呂氏春秋賁色不純也

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苕溪劉氏云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

小人道憂元祐是也

井之九三荊公解云求主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文意精妙諸儒所不及

王輔嗣以寂然至无為復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蘇子美辨其非愚謂先儒云至靜之中有動之端所以見天地之心與寂然至无之説異矣冬至陰之復蓋如周子利貞誠之復就歸處言之荊公曰陽以進為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

薛氏曰易以初爻為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日來復震既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

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為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易無體晁景迂若琥按晁名説之即後所云晁以道也曰體用本乎釋氏

子顔子好學論性其情之語本此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皐伊而不仁者遠王泉
喻氏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本義云郭璞洞林讀至彙
字絶句下卦放此愚按正義曰以其彙者彙類也以
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
納故征行則吉亦以彙字絶句泰之征吉引其類以
有為否之貞吉絜其身以有待
儉德辟難朱子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申屠蟠
泰之三无往不復陽之極也而否將萌否之四有命无
咎陽之復也而泰將至
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為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祐為
紹聖矣羸豕之孚左腹之入可不戒哉
家聲之隕隴西以為愧城角之缺新平以為恥清議所
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毀宗澤而譽張
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襄秦檜者觀民風設教居賢德
善俗可不謹哉若璩按通鑑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初新平人叛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欽立忠義以雪之晉書載記民作苟病作懟則此新平以為恥恥似當作懟蓋恥屬符堅懟屬新平人也新平今之邠州
齊德衰於乐陵若璩按當作綦丘晉志台
用潞定而歸真惑易曰日中則昃玄曰月闕其摶不
如開明于西
制官刑則具訓蒙士無亹酒則詰教小子易曰童牛之
梏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
龜靈而憔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尚絅蘭薰而摧玉剛而
折是以危行言孫此白賁素履所以无咎
知止而后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
心於復
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亦畜欣越而歌者之田止
孔明進攸之禕允而宮府之體一惟正已可以格君
遏弘石之惡泰曰拔茅漸曰進以正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

傳曰止則聚矣吕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

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為本程子以居敬為先張宣公謂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

艮者限也限立而内外不越天命限之内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郭沖晦若璩按沖晦郭雍所賜號云小畜下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甚相類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澹庵若璩按澹庵胡銓號云九二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無悔義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止之至也皆見於彖明一卦之義也

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曰弗兼與也

虛美熏心若璩按路温舒語秦亂之萌浮文妨要按王義之語晉衰

之兆故責受之以剝

廉恥國之脈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楚尾好賄郢城危晉盈求貨霸業衰秦賂讒牧遷為虜漢金間增垓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始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擊之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殷浩房琯以之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黄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況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卦氣始於冬至為歷元黄鍾為律本北方終陰而始陽故謂之朔方太玄紀日於牛宿紀氣於中首而以罔冥為元艮之終始萬物也虞仲翔云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沙隨程氏云醫家難經為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艮時此説與易合又云北方之氣至陰而陽

生焉象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為毬為蛇於方為朔為北於太玄配罔與冥所以八純卦中獨冠以習日月為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李子思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氏云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

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有六六爻不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朱子發謂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張真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道又曰牽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曰眇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隨艮曰不拯其隨噬嗑曰頤中有物睽曰厥宗噬膚損曰弗損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壯于前趾又曰壯于頄遯曰執之用黃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未濟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變之象小畜以一陽為復兌以一陰為剝變之變者也六十有四相錯而不相亂張文饒謂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寅至酉為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至未為遯一云自寅至酉為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為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為七日一謂自五月

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
易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陽
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
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月令不同張文饒曰陽
雖生於子實兆於亥故十月薺麥生陰雖生於午實
兆於巳故四月靡草死（參同契二月榆死八月麥生）魏文帝紀注太史丞許芝引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於程易傳之言沙隨程氏朱文公皆從之（郭京本無初六字）
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
文公謂非所以為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
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
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若璩按宋李孟
傳傳亦常服斯四言誠其子脉云）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傳玄曰銘也頤慎言語節飲食正
義用其語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善
之謂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云
趾所以行輔所以言艮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艮其輔雖
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馮當可云艮六四艮其身象以躬解之倒背為躬見背而不見面朱文公詩云反躬艮其背止於所不見止於至善也

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
以禮義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
於諸侯也張說鄭國公主銘亦云帝唐降女天乙歸
妹若左傳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虞
翻亦云紂父二說不同正義皆異之

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
也此陸農師之說朱文公取之
范諤昌證墜簡震象辭脫不喪匕鬯四字程子取之漸

上六疑陸字誤胡安定取之

釋文引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周

禮疏謂坤為土坎為水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是

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釋文引鄭注異字然內則注明夷睇于左股猶有所遺

朋盍簪簪疾也至倭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

禮冠未有簪名 若璩按杜詩盍簪宣懋馬近杜註疏見李鼎祚詳博皆未知其從倭果來者倭果說

說苑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

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孔子曰易曰不

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令易無此言又泄治

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云云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

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今易無末一句然泄治在

夫子之前而引易大傳之言殆非也

鹽鐵論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

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

後入于地說文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

無之疑易傳及易緯

後漢魯恭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陽氣潛

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

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

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

月堅冰至也又云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又云

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

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又引易

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

我而吉已趙温曰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

其頂凶漢儒說易可以參考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胏得金矢曰四體離

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胏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

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

見太平御覽 若璩按宋史藝文志易類有王肅傳十一卷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禴祭顔師古注禴煮新菜以祭蓋以禴為瀹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顔注同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

離九三蔡伯靜解云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嗟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為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於古注

京氏易剝牀以簀謂祭器澹庵云易於剝坎取象簀篤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呂成公之說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制禮樂

渙其羣蘇明允云羣者聖人所欲渙以一天下者也本義取之謂程傳有所不及

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絶惡念於履霜之萌

坊記曰不耕穫不菑畬凶荀子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左氏傳穆姜以元亨利貞為隨之四德為是說者其未見象文言歟

名

未詳其人亦天下名言也

易緯坤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為宰相注者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蹇六二陰居陰也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濟六爻悉無之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坎曰雲曰泉曰雨離曰明曰電

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薛士龍詩云嘗聞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遞舍施二景參黃庭愚謂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其說本於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為水為月離內陰外陽故為火為日

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弼

云以證成其義愚考王弼終於魏正始十年韓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為談客二人不同時相去甚遠謂之親受業誤矣若璩按韓康伯名伯潁川長社人殷浩之外甥也官太常晉書有傳嘗謂唐李嘉祐詩輔嗣外孫還解易愈遠犀從總能詩王輔嗣年二十四卒無子紹嗣見三國志晉張湛雖稱輔嗣女壻趙季子家有列子未聞季子之子能明易以傳其學此必殷浩外甥之訛記蓋詩人多不與勘或曰安知其不別有所據余笑而不敢荅

程子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以為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愚嘗觀顏延之庭誥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其說以荀王為長李泰發亦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通其理蓋自輔嗣之學行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以貫之乃為盡善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取程邵之說馮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為可廢然伊川往往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會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每求之爻辭雖散之間故其誤十猶五六晁子止若璩按子止名公武郡齋讀書志者為易廣傳當可荅書曰判渾全之體使後學無以致其思非傳遠之道

呂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數故謂坎離先天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

伏羲之易當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書艾軒若璩按艾軒林光朝號云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誠齋若璩按誠齋楊萬里號云卦者其名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愚按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為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

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咸憧憧往來卦氣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陰陽自然之數也

龜山曰乾坤兩卦聖人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沙隨

曰乾坤易之門文言於乾四致意焉坤則一而已舉乾坤之義則宅卦可知上繫解七文下繫解十一文大畧類文言學者可以三隅反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玄明僧紹作仁今本乃從桓玄誤矣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特牲云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卦者主畫地識爻六爻備乃以方版寫之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九也三多為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為坼錢八也見儀若疏當作士冠禮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戶三褫師三錫比三驅同人三歲蠱先甲後甲三日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坎簋貳三歲晉三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車觧三狐損貳簋三人一人十朋益十朋夬五剛萃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日漸三歲豐

三歲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三日三品既濟七日三年未濟三年其數例總釋于乾鑿度如月幾望巳日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若據王氏云數亦多遺如乾坤萬物一朝一夕四支當再三潰師萬邦比萬國泰萬物否萬物謙萬民豫四時觀四時无妄萬物頤萬物萬民離百穀四方咸二氣感明夷四國睽萬物解百果蓏四方萃萬物恒四時萬物從一時震百里九陵歸妹萬物節四方萃萬物革二女四誤三品置於先庚後庚三日之下是也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

地之道

師

大畜為學責為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為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為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為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造化言立以卦位言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為斯賤之役唐郭京謂斯合作廝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廝字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湯伯紀云亂如疾病則亂之亂愚謂唐玄宗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非命亂而何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愚按大戴禮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易大傳豈即此篇歟若璩按凡書引易為今周易所無者頗師古曰蓋易家之別說者也豈傳即大戴禮記

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隋唐志十卷唯釋文序錄列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為易義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荀悅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兖豫言易者咸傳荀氏學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若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皆諸儒所未發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吳仁傑亦從王晁之論沙隨程氏按繫辭曰二篇之策從韓康伯本張文饒云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諸用也朱新仲謂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以經師之言歟

劉夢得辯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之學本一行朱文公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詆夢得膚末於學誤矣若璩按子厚謂董生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

燔又有程迴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
子夏傳為正以諸書附著其下為考異釋疑
經說多依託易為甚子夏傳張弧作也闕子明傳阮逸
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
越絶外傳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先陰後
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闢靜而動也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荅云齊田氏
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愚
按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棘下即稷下也
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下 若璩按魯亦有棘下為城內地名見左傳定公八年水經注竟認亦儒者之所華焉恐誤
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農重乎
八純聖理玄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
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
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
行尋五行之端究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
地曰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死
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又引孔子云易有
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
為天易游魂歸魂為鬼易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
言也張文饒言四易又異於是易有四體一用三伏
義先天體也連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
京氏謂二至四為互體三至五為約象儀禮疏云二至
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說卦虞翻曰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同氣相求故
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
會於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息從子至
巳故逆蓋用納甲卦氣之說
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
輔漢卿謂易須識辭變象占四字 項氏曰不稱乾焉而稱震龍震動也
乾之動
自震始
陽為大陰為小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取陰陽為義

六爻有得有失唯謙三吉三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吉

漢書敘傳六世耽耽其欲滋滋音滌注頤六四爻辭滋滋欲利之貌今易作逐逐為欲利輔嗣以逐逐為尚實其義不同

上蔡謝子為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問謂种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師道累葉為秉國政邵子仕雖不偶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僅載於張栻書文恭集後康節之父伊川丈人名古字天密

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饒謂先天圖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即南北之運數也聞見録載邵子之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蓋為聞杜鵑聲也陳忠肅謂重南輕北分裂有

萌則以人事知之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魯皆歐陽公門人而議論不苟同如此

迂齋若璩按迂齋樓昉號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人心無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又策問謂种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師道累葉為名將郭達以將帥顯而其後兼山按兼山郭忠孝號白雲按白雲郭雍號皆明易蓋易之為書兵法盡備其理一也愚聞之先君云若璩按王氏玉海易云有未盡之易易之理有既盡之易易之書唐薛仁貴亦有

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地

晁景迂述郭敏修之言曰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既濟也養生之說陰升陽降

而禮火則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濟也

史記春申君説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

之易終之難也今易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
高宗伐鬼方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
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然則
鬼方即鬼戎與詩殷武奮伐荊楚朱子集傳云易曰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愚按大戴禮帝繫篇
陸終氏娶於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
連芈姓楚其後也可以證集傳之說
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珠林已
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數作
傳然翻未知言有序之戒希聲未知比之匪人之訓
踐履與易相違（若據按陸希聲傳見唐書百十六陸賢傳見唐書百六十八各為一人疑所經重之文不似簡策章執誼此云比之匪人似認陸希聲為陸賢不知一時憲宗於東宮一相昭宗者）
張緒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
九事愚謂晏以老莊談易係小子觀朶頤所不解者豈止七事哉（以義理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清談七賢行也非弼也范甯以王弼何晏並言過矣）
上坎為雲下坎為雨虞翻之說也郭子和從之（坎在上為雲坎在下為雨故曾雨作解）女子貞不字謂許嫁笄而字耿氏之說也朱文公從之
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堯之於
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
宣王雲漢之憂（若據按初刊本作喜）其說深矣

曾子固為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既濟未
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
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其言與林瑀
同修周易會元紀今考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
即位必遇辟卦而真宗乃得卿卦每開說皆諂諛之
辭緣飾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
遂絀之復與瑀同修不經之書未可謂知易也荀子
曰善為易者不占

介于石古文作砎晉孔坦書曰砎石之易悟
坤曰早辯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為之於未有在周子
謂之幾在張子謂之豫
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陳傅良號 春秋後傳亦
書未成而傳之故也若璩按止齋陳傅良號 春秋後傳亦
曰此身後之書劉道原謂柳芳磨歷本皆不同由芳
成稿

而定本寄慕容儁後事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
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太平寰宇記高句
麗國書籍中有晉陽秋安
得今有人向彼國購得本寸

易緯辨終備曰煌煌之燿乾為之綱合凝之類坤握其
方雄雌呿吟六節搖通萬物孳甲日營始東六節蓋
謂六子日營始東震也
東坡曰左氏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 知莊子曰
有律以知已也杜預注法行則人
從法法敗則法從人亦格言也 師出以律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為陽
純坤稱龍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生一
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
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 愚謂孔子
云知我者
其天乎韓子云惟乖於時乃與天通
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薄宅文
之言酒者三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于酒食未
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卦皆有坎文王周公以酒誥戒
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三爻皆陽剛制之意也
荀陸丈夫項氏玩辭曰荀音九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

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愚按說文蒐山羊細角也從兎足苜聲讀若丸寬字從此徐鍇按本草注蒐羊似麋羊角有文俗作羵聖人不以位為樂也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朽索深淵

先甲先庚吳祕注法言云周禮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

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於乾九三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上九曰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於文言曰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陰之為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為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為潛於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豫初六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於賁六五曰賁于東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於復曰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九三曰

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上九曰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於睽上九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也於蹇初六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於萃之象曰聚而无防則衆生心於漸上九曰進處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裁裁清遠儀可貴也於中孚上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於小過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

乾稱父（純陽）坤稱母（純陰）震長男（陽在初）巽長女（陰在初）坎中男（陽在中）離中女（陰在中）艮少男（陽在末）兌少女（陰在末）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

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為極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謂也身正則家正矣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顏氏家訓謂教兒嬰孩教婦初來

困學紀聞卷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

子部

困學紀聞卷二

宋 王應麟 撰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羅振玉

書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皐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絻東面而受于師尚父也少暤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郯子而學焉孰謂無書可讀哉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涒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源猶可考也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諸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書殘

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恐未然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而已也善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信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

古之士盍玩繹於斯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 今本闕墨子七十一篇今止十三篇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 若璩按今墨子七十一篇止闕其八墨子南使衛之文現載尚義篇此云止十三篇與陳氏書錄解題合

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皆孔安國之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 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今本蓋忠恕所定歟宣和六年詔洪遵復從舊文以陸為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 若璩按今墨子一行真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也

吳才老書禆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音同有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復著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 若璩按當作天寶後並同 誤作定晁景迂云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忽 史記自序唐兗遐位虞舜不台 在治

又或作眙 鄭康成曰眙怠也 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 王莽作大誥曰民獻儀九萬夫蓋本於此 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 是朔旦冬至之歲 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 注謂為梁闇 漢五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予若觀火周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君奭天難諶王莽傳作天應棐諶欽明文思

安安考靈耀作晏晏上疏證晏之姿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馮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傳皆云高宗百年按漢五行志劉向以為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饗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雖訓化解釋紆回今史記作南譌作鮮按一作猶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大傳哀矜哲獄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恤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賜通恒君章句即歐陽尚書

劉愷引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多言也尼輒切

重說文顧畏于民嵒多言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魯頌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虞書若璩按說文引五品不遜亦曰唐書其時舜典合於堯典內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十言盡之天官書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以一言盡之敘事當以書為法堯典以日中宵中為春秋之別月令兩言日夜分無春秋之異堯典曰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稷日月星辰五禮一也孔注於舜典以為吉凶賓軍嘉於皐陶謨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雖訓化解釋紆回今史記作南譌周禮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虞翻云鄭玄所注尚書古篆乖字反以為昧古大篆乖字讀當為柳古柳乖同字而以為昧裴松之謂翻言為然

宅嵎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曵銕今按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嵎夷既略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曵鐵古文字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大岳之胄也杜氏注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當從周語之說辽齋云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

充璋許由亦其一也　若璩按韋昭國語注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當顓頊氏之衰則四岳為共工從孫亦神農之後復何疑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叙有典而遺其三焉唯孟子得之

程子謂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此可以證程子之說　韓非謂堯誅共鯀非也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則刑宮大辟也皇王大紀之說本諸此而以墨劓刑宮大辟為賊刑之科目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一讀至方字絕句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共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

皐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咸有九德亦言其有常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曰慝吉德之反也議論相傳氣脈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為天地立心者也

儆戒無虞絜齋　若璩按絜齋袁燮號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於極盛之日矣無虞豈可不儆戒愚謂匈奴衰而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已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

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已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為頑所以厎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之誥成湯名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禮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魯之禮其有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黼黻絺繡皆以繪事後素之說為義各為一物璪當為玉藻之璪璪圜物也意其為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圜得非指璪火為一物乎鄭司農謂為圜形似火此為近之希冕謂黼黻絺繡皆從黻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黻同蓋有由來也

鳥獸蹌蹌馬融以為笭虡七經小傳用其說書裨傳以鳳凰來儀為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器尚象古文簡磬今文作簫左氏曰韶舞舜樂名也諸儒誤以簫管解之說文棄嫚也引虞書若丹朱棄嫚毋水行舟之語則棄盪舟者恐即謂丹朱若璿按丼棄並舉箕夏之賊臣也丼朱未開凶終比倪不當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當從古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皐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皐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

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已憂子夏亦云舜舉
干陶觀於謨而見皐陶之學之粹也（若璩按舜以天皐陶此自出魏晉間晚出書古文疏證卷四第五十七條下遜禹禹獨推辯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五十七條）
纘夏猶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剿之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

南子曰皐陶瘖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皐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講云法官由來少和泰皐陶之面如削瓜然苟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索隱云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為秦垂益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矣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字隕敦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黃度文叔書說益即隕敦本於此　若璩按伯益即伯翳辨非為二人英妙於其論著乎）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史記歷書引之而其文小異虞夏之際為昔自在古慝百草莽興秩嵇先導（若璩按尚書伯夷典帝二禮未悉佐克且脅四岳之後益又以為伯夷後於太干音語較確）

呂氏春秋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呂刑乃命重黎即義和也楚語先育重黎之後重舉之復重黎舉見於此）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實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訣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燄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若璩按昆命元龜乃史彌遠拜右相制詞倪思時知福州躋之駁以為用舜禹稱堯文請貼改）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洪範以生數為次五德鄒衍以相勝為義劉向以相生為義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不直為諂柔嘉維則失其則非嘉也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

禹貢釋文周公職録云黄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録有此三句疑通志藝文畧周公城名録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 世説注云推周公城録治城宜是金陵本里杞朴子内篇

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吕氏春秋曰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不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愚謂伐扈戰甘者夏后啓也誤以為相然其事可以補夏書之闕

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肅傳作奴顏注謂戮之以為奴也泰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勒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蔡氏自予視天下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和均王府則有韋昭注云關通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逸書也閎門閎之征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閎衡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閎石之所厎慎蓋亦用韋說李善引賈逵國語注曰閎通也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

左氏傳夏有觀扈漢東郡有畔觀縣今開德府觀城楚語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告從先王居故作帝告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若駿按脫勉哉二字湯曰汝不

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豈孔壁逸篇
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補湯征者蓋未之考 若璩按
乃白居易文載尚書古文
疏證卷五第七十二條 補湯征
辰弗集于房大衍歷議云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
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按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
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 若璩按以授時時憲二
歷推算仲康即位歲在
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
亦非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
食之却與經文舉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未度
亦非房宿總之此出魏晉間晚出書馬征篇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八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
書終於微子
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用刑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酒誥予
其殺安國以為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仁謂安國能
明聖人未盡之意實大有功於聖人者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詩正義云
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
河為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九峯
蔡氏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 若璩按
候亦云齊桓之霸過八流以自廣蔡傳謂非桓公之
所為亦是尋好話頭其實姦立五命特以約束諸侯
鈎自犯者多
矣奚有於河
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孔
注皆所不及
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欽定四庫全書 十九
又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
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又曰刑三百罪
莫重於不孝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其舛異如
此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
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先民
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亦見於
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

孟子曰伊尹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鼂祖已皆其胄裔也未詳所據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蘊云甘誓已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為正者尚矣愛革夏正

林少穎謂革正之事古未嘗有盖始於湯而武王因之

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祀先王于方明朱文公曰方當作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若據古文疏證卷一第六條按此亦有辨見尚書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君時事正義以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於相遷於耿殷本紀謂盤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亦謂錢塘山川為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襄鄧為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荊襄為進取之機其言與朴畧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運之說乎

從史記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圮于耿為圮於相恐未通蘇氏書傳云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以乙未踐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祖乙曾孫盤庚之立以己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是之久也當闕所疑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之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為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興也而以襄鄧為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荊襄為進取之機其言與朴畧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運之說乎

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甲應言皆古文所無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

正同若璩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九條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蓋得此意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若璩按呂氏春秋亦同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向以為殷道既亨高宗承敝而起怠於政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己劉向蓋襲大傳之誤說築傅巖之野吳氏裨傳蔡氏集傳以築為居愚按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傅巖在陝州平陸縣北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若璩按孔叢子真偽書未子所謂白撰出所引書乃襲展禽語耳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詩作唇亡齒寒衛終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

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真烝書哉或說頗新經以泰為否泰之泰紂時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非經意也大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為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尚書注異書傳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朱文公集註從書傳親雖多不如按辨亦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九條若璩

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傳有臣字若璩按今左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

邑姜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左氏傳云太伯不從楚辭天問云叔旦不嘉與夷齊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
武成式商容閭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内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韓詩外傳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内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史記燕王遺樂閒書曰紂之時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成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為禮樂張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史記周紀云表商容之閭皆與書合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異字費誓序東郊不開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開古闢字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闢為開愚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 庚編詳分北古別本北三字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罹于咎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史記宋世家亦云毋侮鰥寡
周禮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圛曰剥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圛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

作圜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圜鄭依賈氏所奏說文引書圜圜升雲半有半無今按圜即洪範曰彝其下乃注文古文尚書曰澮曰圜

與周禮注同

詩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皆為洪範之學

曾子固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若猿按真西山言扈

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曰不知出何書若猿按不知出

韓念李鯛舉大學之說見其原道復性篇而立朝論議皆弗之及余謂至曾子固始及之

韓非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而失之也

何書實隱指恬引故曰過可報而球
可覽言非指成王事王氏亦牧蹟錯 魯世家亦與恬

傳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
末南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辭則不
無妄傳者 何屺瞻先生校本云南軒曰以下當自為一條 若璩按詩集傳乃謂居東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 若璩按詩集傳為東征罪人新得其而誅之者何與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文王受
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

歲在鶉火更為受命之元年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
年時惟莫春在鎬名太子發按史記泰惠王十四年
更為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
年或有因於古也 若璩按九年大統未集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也辨見尚書古文疏證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以
功故曰崇德報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以丕為負索隱引
鄭玄曰丕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蓋本
此晁以道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
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史記
以歸為餽二字通用見論語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漢地理志殷畿內為三國北鄙衛
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
唯鄭康成以三監為管蔡霍蘇氏從孔說林氏蔡氏
從鄭說三亳孔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林氏蔡氏從孔說

監康成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
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
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林氏從鄭說吕
氏 若璩按吕氏下當如前增蔡氏從皇甫說 若璩按詩譜以三叔為三監孫毓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
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
民獻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人

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注云東謂衛殷鄘廊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宇于殷即衛也注以殷為邶鄘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邶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其邶鄘之一歟 頒命有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馬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脫簡歟 若璩按揚雄謂酒誥脫簡一行二十二字又不同與今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之篇俄空此自雄校書時酒誥一行也酒誥一行二十五字群余尚書古文疏證朗明說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荊公以違保辟絕句朱文公以為衛卿出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荊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云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夫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隱張氏以為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為淫湎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為勸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為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獻言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嚴命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繄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

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
外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
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
鎮靖者修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後
託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矣 顧家元板作王家
商之澤深矣周祝前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
書梓材謂之遜民 宅語謂之讎民不敢有怨疾之心
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
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
邶廓於風繫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

名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漢律曆志引古文
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注謂說月之光采愚以書正
義考之采字疑當作令
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
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呂氏春秋南宮括曰成王定
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
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
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
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
難得也三說大意畧同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師保為
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 師氏保氏注亦引書序云聖賢兼此官 若琭按周
官出晚出書二十五篇內康成何由得見其實周官從漢百官公卿表來 禮記文王世子
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兩注自不同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人
表女皇堯舜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為氏 若琭按大戴禮記帝繫篇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太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
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
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
大多政古今文之異如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在位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以壽數言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生太甲也馬融鄭玄云武丁子帝甲也書正義以鄭為妄史記正義按帝王年代歷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說是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蔡氏書傳從鄭說謂非太甲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

若璩按蔡傳謂祖甲非太甲尤快在據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敘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明甚

無逸多書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命我與天一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嵒天之監臨常在目故曰顧諟天之明命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曰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弘石之姦唐宣宗扶摘細微非不察也而不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偏物而急先務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以亡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焉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它無所考傳有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若璩按禮記疏引鄭康成作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今詩譜無伯禽君陳字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後禮疏若璩按地理之學莫妙於目驗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王

趙充國田言百聞不如一見若璩按禮記疏引吾嘗游學周秦之都往來究觀之域者也

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為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為良顯乎閻愎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若璩按尚書古文疏證云君陳此六語引於坊記安知當日非大小臣工相告只緣晚出書作成王語氣成王之冤於是且千餘年矣試看下文取證大誓六語為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為人臣之言例可知詳卷二第二十七條

推誠以待士則欒氏之勇亦子之勇用賢以及民則田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曰庶言同則繹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封建定柳子謂天子不得變其君殆未考周制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為禮之變蘇氏以為失禮朱文公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即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劉韶美若璩按韶美名儀鳳兗州人時官禮部員外郎普議曰唐自武德以來

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羣臣上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漢唐冊禮乃一時答問未為定說也若璩按蘇氏之說非是羅敦仁尚書是正正之曰案禮三年之喪越紼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衮冕大裘則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時釋之而即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與無時而可而勢不行也于是乎以日易月之制起謂之權制不忍數刻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君子以是知刪書錄顧命之意深也君子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公

字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為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若璩按賈誼語而秦歷促恥尚失所按王安石語而晉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衛石碏以義厲一國而甯蘧之類萃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而知范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

齊大史之守官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周孔若璩按作公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若璩按盧文弨引孔疏君奭帝帝亦也以證非皇

字

兵以恭行天罰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牧

中說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元包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於呂刑阮注誤矣

張子韶書說於君牙冏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棄誓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籍口嘗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

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殽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禮記之言恐非謂費誓也若璩按孔穎達疏禮記伯禽卒哭者為毋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為戒漢高帝圍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周公伯禽之化歷戰國秦楚猶一日也

周益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負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負之省文愚按漢書韋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員然古文作負

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孔叢子云帝典事皐陶謨益稷觀政泰誓觀義此其器異者

春秋時卻缺之言九功九歌穆姜之言元亨利貞子服

惠伯之言黃裳元吉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單穆公之言旱鹿叔孫穆子之言鹿鳴之三成鱄之言皇矣之雅閔馬父之言商那之頌左史倚相之言懿戒觀射父之言重黎白公子張之言說命其有功於經學在漢儒訓詁之先蓋自遲任史佚以來統緒相承氣脈未嘗絕也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今僅見於唐元行沖釋疑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問鄭氏道備粲寫嗟

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論焉凡有二篇館閒書目粲集八卷詩賦論議垂六十篇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官師從單靖公注天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愚謂漢王景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欲記考古圖曰宜用顧命游廬山序所歷曰當用禹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允

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云呂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云壽若呂公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注商湯所制法也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鼜譟疏謂書傳說武王伐紂時事二禮說皆書大傳也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若璩按今本仍者字來備荀爽謂之

矣何校本云題其義氏其音當為是也

五韙李雲謂之五氏傳習之差如此近於郢書燕說

土氣為風水氣為雨箕屬東方木克土為妃故好風畢屬西方金克木為妃故好雨此鄭康成說也吳仁傑謂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又曰雨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雨若璩按漢天文志及史天官書並云軫為車主風蓋軫車之象與雨之說云好雨者炎待也蔡傳詘足信與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若璩按先師吳太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知其說乎對曰未也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凡不救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不遑暇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及去位也如釋重負豈若後世之貴者以位為恣睢乎故五福中不得有貴此論甚精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武惟揚注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書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謂皆逸篇之辭又引書禹拜讜言若璩按今說見尚書古文疏證卷

二第十八條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孟子之時古書猶可考今有不可強通者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帝乙湯玄孫之孫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謂六世王未詳唐陳正節曰啟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謂十二君亦未詳若璩按鄭康成註禮記引易說末句作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孔疏以帝乙即祖乙正湯之六世孫但未見尚書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朱文公以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往往有好處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泰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之極則無及矣

惟則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極則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邠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喬夫所以監秦之失也

周官曰無以利口亂厥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此漢之家法恭在貌敬在心書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詩春秋正義之說也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為一科故曰無求備于一夫第元板作第

彊恕而行忍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一視同仁天下歸仁也恩言事容言德習思則至於容

容也顏子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恩言事容言德習思則至於容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

字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禽獸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雅盡廢其禍烈於

洚水四維不張其害憯於阻饑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周禮為中典甫刑為重典非也

舜皐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義禮垂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

於寢宮作法於儉其敝猶侈況以侈示後乎 紲拂元板作蹏

因岱柴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因建極而雜糅正邪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礉少恩曰威克厥愛違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者丕之奪漢託之舜禹行之篡齊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以文姦慝豈經之過哉

蘇綽大誥近於莽矣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也

鄭、蘇威五教綽之遺風也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云敗殽歸作誓與史不同邵子謂修夫聖者秦繆之謂也穆公是霸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冑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云周書大翰若翬雉又引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千里百縣蠻之柔矣皆以周書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東晳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 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序云太康元年當考 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

可名題其目録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若璩按王氏云當考余因編考一東晳傳王隱撰者曰太康元年立太康二年立異已如此當以當日目擊者之言為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為左傳後序皆其所目擊者也冢蓋發於咸寧五年冬十月官輒聞知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平預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藏在祕府余晚獲見之此與情事頗得

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大都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載伊尹為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贄物二十一自義渠以下其贄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贄物十四自權扶以下其贄物九此成王時也愚謂旅獒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馬堂下之左殷公夏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杞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夏公立馬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杞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周書史記篇穆王名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實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鄫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綪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未見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亦見文子張文潛祭司馬公文冬暘夏冰赴者爭先蓋本於此若璩按淮南主術訓亦云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

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終葬乃制謚與六家謚法所載不同呂成公箴問旦以文名奭以康名閎夭以尊顯閎夭謚當考蓋今本缺誤文心雕龍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

周書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

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即九紀也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戰國策蕭何引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若據按戰國策太公陰符之謀者歟老氏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朱子云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若據按蘇秦傳引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其真出陰符可知

三墳書無傳宓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歷度周髀管子所云造六峚以迎陰陽者不復見管子輕重戊篇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侑六峚行陰陽峚字未詳許行為神農之言鼂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形

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本若據按王元美云峚當讀如音也辛文子號計研漢碑作峚研亦一證

有言邈于汝志艮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邈志謙之卑以自牧也邈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邈志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邈言則為梁丘據之苟同

周人乘黎祖伊恐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則無咎矣蜀漢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上表曰成都不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至仁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吁若華覈亦吳之祖伊歟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漢儒以春秋決獄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之見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毋甚高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

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若璩按當謂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卿治之何則孟子法先王荀卿法後王只觀文獻通考序敘端便引荀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明太祖序其大誥亦曰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治者豈非皆李斯之徒也乎）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為而已

勿以儉人立政之戒也文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

既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興漢在於一言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復漢在於一言

張文饒曰堯之歷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子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獨伊尹伊陟傅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若璩按書序傅說無相字孔傳有之耳）

翩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勁之於克張嵲之於稷孝湛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轊此春秋時嘗有之至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為戒器久不用則臺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考之書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皐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皐陶執法于下而舜以其權濟於上劉頌所謂君臣之分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又與宥同）則蘇氏之言亦有所本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如事天

玩物喪志志為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劍飛先

哲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昭侯委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此可為玩物之戒 昭侯元板作經侯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敏而好學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 若璩按問曰切問曰審問曰下問曰亟問曰無宿問曰余嘗集陶弘景皇甫謐為柱聯曰一事不知以為深恥遺人而問少有穿日未可見其志云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堲讒說孔子答為邦之問終於遠佞人一也

欽定四庫全書 困學紀聞 卷二 五十四

南豐序南齋書曰唐虞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

後山 若璩按後山陳師道號 黃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南豐文法

南豐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同一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鸞鳥集學宮 若璩按東漢有學宮字此其一 阜擊磬而舞況舜樂所感乎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觀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古者侍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豈知禮之本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為民荼毒也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為柳谷 周禮注度西曰柳穀 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也 若璩按隋地理志張掖郡張掖縣註曰有大柳谷今為甘州衛

周之盛也內諸侯為伯為周名畢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諸侯為伯為齊晉之霸三公行二伯之職以統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為獨夫之言一為聖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修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狂所以異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畏民不足畏為桀紂秦隋

詹元善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

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 呂成公已有此說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大原不相涉矣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 若璩按此注以為呂梁之變例且梁山在壺口止隔一河耳不得謂甚遠余仍遵古

困學紀聞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三 四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困學紀聞卷三

宋 王應麟 撰

詩

毛公其序録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大毛公名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小毛公名唯見于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録亦云名長今後漢書趙人毛萇序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大毛公之名見于此小毛公也程子曰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毛萇最得聖賢之意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繹賔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云高子齊人謂禹之聲尚丈王之聲亦高子也序録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引陸璣草木疏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剋皆誤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說尚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謂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無備者有偏得一二未讀詩記謂風非無雅雅非

無頌蓋因鄭箋豳雅豳頌之說然朱子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為豳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為豳頌恐亦未知是否也呂成公云豳逸詩篇名若貍首（射義）騶虞（漢書注）祈招（左傳）轡之柔矣（左傳）（周書）守有其辭唯采蘩（周禮）河水新宮茅鴟（左傳）鳩飛國語無辭或謂河水洒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騶虞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愚攷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絲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類弁一詩而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於此）

若璩按淮南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安與毛萇同時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為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惟刑之謚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

其詩者若璩按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尚書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見漢儒林傳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為至德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按史記正義引

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若璩按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召亭者文王時召公食采邑絳州垣縣召亭者春秋時召公食采邑召亭有二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塤篪因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令其聲無傳焉

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

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為衛詩也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唯見于此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茅苞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

韓文公為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棠勿拜

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言召伯漸
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董氏引士丐說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
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
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
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
之遺聲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
也亦齊魯韓之說歟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
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
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
伊尹之志則篡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歟序魚
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解頤新語云文王之風
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
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滿水李氏曰小雅雖言政
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於頌矣
歐陽公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在桓文之
後
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
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
德所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
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
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
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
梁子何時人荅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
公前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韓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
陶淵明羣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
風易俗之儒史失其名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祿不諫亦入以為入宗廟庭燎以為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若璩按林艾軒亦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戫詩者傳至樂讀詩至駕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艾軒云讀風詩不解茅苕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為無得於詩者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既以騶虞為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囿蓋惑於異說魯詩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即詩騶虞歟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二雅之材未知所出若璩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未知然否

騶牙為證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孟子集註同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曰文中子以為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若璩按沈約曰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則鄭康成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之說非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則邵康節自從刪後更無詩之說非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一名尤來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太史公聞之董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鄶之亡由叔妘豳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

七月箋傳言豳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宰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荅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荅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燐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螢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說文引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末章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

一也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旻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復于正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栟和伯亦自言吾於詩公所謂二李伯仲也此可為學詩之法若璩按北史裴安祖傳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兒曰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

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和伯弟撝迂仲呂成公所謂二李伯仲也此可

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漢太樂所作也王道衰大臣

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蔡邕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闕睢刺時作諷也呂元鈞謂非謂二詩作於衰周陳古以諷宵雅肆三麗澤論說以為夜誦此門人記録之失讀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為小則夜誦之說非矣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詩芑有三薄言采芑采芑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梁粟也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櫨也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枰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棣枸櫨也荼有三誰謂荼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鋪荼蓼陸草也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

原之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驪山之禍已兆於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籍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太原晉地書此以補詩說之遺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車為襄王詩以出車為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戒獫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為懿王之詩矣史記匈奴傳不云懿王詩譜序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齊哀公

夷王失禮之後卑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則始於懿王懿王時詩作元板作懿王堅詩作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為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為襄王詩以出車為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大師皇父之後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為尹氏大師蹶父之後為蹶維趣馬申伯之後為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馬得不替乎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為吉甫易為家父孟子難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乎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克

鞏言天之終定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人曷嘗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不云人勝天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謂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愚謂詩云周宗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汝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 若璩按王氏二十年

杜門不出概見於此

岂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

鄭用三良未可間衛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彊敵畏

有言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今華州鄭縣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在今開封之中

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鄭有圃田盖指東遷後之鄭言之 若璩按詩集傳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澤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余謂前漢志中牟縣圃田澤在西縣有筦叔邑管叔為畿外諸侯則此澤亦畿外地可知古者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隸諸侯之版謂圃田為管叔之封非也謂實在東都畿內者恐亦非也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識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歷日蝕議云虞劇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劇造梁大同歷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歷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為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為陽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大衍歷議云黃初已來治歷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若璩按嘗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惟虞劇即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及乃知康成精於歷學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歷注有乾象歷抑數經解有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孔穎達疏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不知康成考之方作箋云東州名儒豈敢我哉　又嘗以歷上推始皇八年壬戌歲是年秋恰有甲子朔與呂覽秦八年秋甲子朔之文合則歲在涒灘當作歲在淹茂為是不然必以涒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矣王氏似未諳歷法

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傅會鹽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為荼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若璩按今本作商荼周烏

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又謂鴟鴞之篇刺邠君蓋漢儒言詩多異說論衡亦云伯奇放流

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

韓詩箋彼甫田箋卓也爾雅釋詁箋大也郭璞注云箋

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邪 疏引韓詩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為南斗或以為北斗朱子集傳兼

取二說

呂氏春秋謂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疑與咸丘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

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荅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

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

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

是說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若璩按二禮謂周禮禮記與箋詩異如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為定姜之詩生甫及申為仲山

甫申伯又不濡其翼維禹敶之上天之載匪革其猶

洧洇之即至于湯齊是也注禮記與注易異如東鄰

西鄰是也 若璩按康成註易東鄰為日出東方象

西鄰月出西方象見王氏集周易鄭注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

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其言

驗矣而兆亂者誰歟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荊舒之謂

也

單穆公曰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

夫山林匿瑕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

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誦險哀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

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況賢者而不樂

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況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漢地理志漢中南鄭縣

有旱山沱 若璩按本作池即沱字 水所出東北入漾旱山在梁

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嚶其鳴矣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

賈誼書容經篇誘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

邪僻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此即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之要甫即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蓋楚得申呂而始彊茲所以為周室之屏翰鄭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闕中為上襄鄧次之輿地廣記李忠定曰天下形勢

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子重不當請為實田則呂國在宛明矣若璩按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故班固曰宛縣申伯國徐廣曰呂在宛縣

詩集傳以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亦非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正義云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傳愚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盩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之過也權德輿集

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若璩按漢杜欽傳仲山父異姓之臣就封于齊注云韓詩

康成其出此乎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雲漢之序曰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興之功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祈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

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于恤蓋謂此四役也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矣好讒慝暗昧近頑童窮固矣商之哲其耆長吳之播棄黎老與亂同事也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而赫赫宗周有寖微之象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為哉

衰衰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彧羣魏之荀何江左之淵儉唐季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 若璩按孔穎達辨詩家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年間者年月長遠並應別人然王氏亦指其後人言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微也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貪墨之臣為蟊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于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為羣邪之宗

此傳在何書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於此

徹田為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為諭也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受又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七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孔子於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緡蠻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菁者莪屑屑訓釋蓋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重於典刑簡而當矣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貌也當時公卿唯虢文公諫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為燕安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見水經注燕北燕國愚謂詩云奄受北國肅說為長若據按韓侯入覲入宇便知韓國不在畿內遠與北燕為鄰肅說果長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滴水李氏以為同州鄜谷今按說文有左馮翊郃陽亭同都切馮翊即同州也滴水之言信矣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可以為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亡於馮玉盜言孔甘寇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傳變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

大師維垣鄭箋以為三公王介甫以為大衆朱子集傳從王說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仲子子思之弟子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序錄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子註孟

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豈名氏之同歟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朱浮亦無岨字

歐陽公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已後之詩執競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為也此揚雄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有見於頌也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引國語叔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其義尤明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麰始出於毛鄭而二家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為麰者更無他書所見所據乃臆度偽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餴我麰麰麰麰麰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來牟為麰也始出於周公時也毛氏傳牟麰也鄭箋云亦為以牟麰俱來廣雅始以為嘉麰薛君曰麰大麰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為非

來小麰牟大麰以劉向說麰當從古注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古語也先儒以為三卿恐非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已懲艾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諛又下矣

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

或謂文章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蓋用韓詩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謂魯頌

甫作何不引魯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篇見非考甫作

長發大禘箋云郊祭天也雖禘大祖箋云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鄭康成以祭天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已辨其失矣王肅以禘祫為一祭亦非也禘與祫異祫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祫宗廟有祫無禘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隰有萇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解學記取之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所謂南山矸白石

燭者
是也

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葽
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
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
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攷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隋
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南嶽唱
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冰雪凍
裂自此如高臺上封若瑒按高臺上封皆
寺名并見朱子詩 皆然漢地理志
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以南嶽觀之非獨西陲也
若瑒按南史隱逸傳南嶽鄣先生郁隱居衡山極峻
之巔立小板屋兩間是
南嶽上之有板屋舊矣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荷
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琴音敷蓋古車本音居易
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
皆然至說文有尸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按何
彼襛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放此朱
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為先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溥音團集傳
叶上兗反顏氏正俗云按呂氏字林作霌上兗反訓
云露貌音與婉類
葛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顏氏云禮今也衡縱衡即橫也
不勞借音徐氏音橫失之矣
干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為也權輿四簋
至於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于其
心不于其禮
營謝戍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
平王忘讎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
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
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
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
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

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達有充超叛鑒若璩按鑒似宜作惰尤切東坡以惰平聲字遂不用耳蘇文忠慨焉或附曹羣忘漢

朱文公悕焉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剌遠君子近小人蓋毛詩序至此始行

朱子詩序辯說多取鄭漁仲詩辯妄艾軒謂歐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何嘗如此費辭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賢畫錄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衞協畫毛詩

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已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草木蟲魚也隋志

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鴟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鴞陰之兆也蒹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誠不可揜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蘩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急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貶於視也蠅以為雞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

贈以勺藥貽我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其
蓫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俟薪俟烝盛衰之象也鳳
凰于飛雄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
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
也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皆誦言而忘味者也
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為知
道者二鴟鴞烝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山雲漢小弁
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盡說詩之要
學詩必自孟子始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考
其言采采卷耳鴟鴞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得風
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

法言曰守儒轅固申公二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以三
百五篇諫亦其次也彼說詩解頤者能無愧乎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見釋文序錄 隋志太叔求及劉
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為太
叔求而不考序錄徐正陽疑即徐整誤以整為正暢
為陽也整字文操吳太常卿 若璩按徐整暢太叔裘隱謂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也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
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
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樞曰午
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
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
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
在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
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戾五際本於齊詩四始
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
天皇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
愚按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積考太始天元冊

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蓋古詩之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於戰國之末若璩按鄒平馬公驎曰上古文字簡略而世傳素問瀕煩數萬言知非軒后之舊矣然精微奧博語多至道其亦緩和擊扁之流依託以立言者乎

文粹李行修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鬬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彝之訓況迅乎

艾軒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貍首風也酌之雅頌猶魯頌也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若璩按貍首逸詩果載射義篇內則似二雅體非風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八十條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誙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公成誙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堇鐘詔謂獲英堇之器於受命之邦此姦諛傳會之言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咏歎淫液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朱子謂衣錦尚絅至不顯惟德始學成德之序也不大聲以色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也反復示人至深切矣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先考詩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若璩按鄒文莊寶言中庸尚絅章猶樂辭之亂蓋一篇之總要也

東晳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

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

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無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兒也今相鼠注無之說文敘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之其文多異得此醜鼈為蟾蠩碩大且姣為重頤皆韓詩之說也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是以正雅為刺也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敬教勤學它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定為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為慅慅七到反伐鼓淵淵為鼛鼓於巾反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飶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昭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釋奠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玫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

禮不用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漢趙過曰后稷始畊田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

興雨祁祁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云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韓非云文王克莒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大屋崔嵬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丈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蘧蘧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如此

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鄭康成於詩禮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閨雎雅始于大明而思齊又關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不顯亦臨謹獨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於反身

衛武公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為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爾土宇昄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亂所以萌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為北方之強矣觀駟驖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殭於諸侯然晉之分為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為治威殭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慷其舊俗焉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矣夫子以為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百庭燎晉請王章習以為常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貍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也若璩按此必無之事

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鄶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

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鄶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豳終若璩按呂東萊於詩一說朱子於詩又一說故各解思無邪之旨前輩謂之未了公案王魯齋出則謂詩非聖人之原本余頗然其說新安方回曰蓋嘗以上二說就內翰尚書王公應麟一商略之今王氏詩說如此是亦未敢舍而從魯齋也因識於此

困學紀聞卷四

宋 王應麟 撰

周禮

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唯唐太宗夜讀之以為真聖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經者太宗而已劉歆始用之蘇綽再用之王安石三用之經之蠹也唯文中子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程伯子曰必有闕疑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經者王程二子而已

漢志謂之周官若璩按河間獻王傳亦曰周官經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意者周禮之名肊乎然後漢書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作周官注猶未以司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隋志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今見于釋文若璩按鄭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於此賈公彥曰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

謂之
周禮
五峯胡氏云周官司徒掌邦教數五典司空掌邦土居
四民世傳周禮闕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
官程泰之云五官各有羨數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
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蓋斷簡失次
取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俞庭椿為
復古編亦云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九峯蔡氏
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亦闕

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若璩按古者三公多繫
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孤云何
皆六卿職之所及亦莫或遺蔡氏說頗傳會
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
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云
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為河間
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冬官
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
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

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
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
則記非博士所作也易氏云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
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
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旛旐非大司
馬司常巾車之制眡周典大不類若璩按科斗書漢
令見漢藝文志
蕭何草律云云
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漢志禮
經三百臣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禮經謂冠昏
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朱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
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
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聖人之微指
晦馬徐氏徵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
釋周禮其誤一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
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
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

鶴山若璩按鶴山魏了翁號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如以漢算擬邦賦以莽制擬國服止齋謂以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者之過也張禹以論語文其諛劉歆以周官文其姦猶以詩禮發冢也禹不足以玷論語而以歆豈周官可乎西山曰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

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總言其為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愚攷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若璩按文獻通考云此數未知何據據周禮當作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六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百十二人按通考又云此據王制殷時天下諸侯官數則合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晃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興也滕侯為卜正呂侯為虎賁氏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左右攜僕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椓靡共婦寺雜膳夫內史趣馬師氏

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崙之
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斤山之文皮岱岳之五穀魚
鹽是謂九府五峯胡氏皇王大紀所述與爾雅同而
繼之曰尚父立圜法輕重以銖通九府之貨又按史
記列傳吾讀管氏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
間無有索隱謂其書論鑄錢之輕重鹽鐵論文學曰
管仲設九府徵山海通典亦云太公立九府之貨然
則九府太公立之管仲設之其名列于爾雅蓋即管
氏書也大紀之說得之顏注恐非曲禮天子之六府
亦與大禹謨之六

府
異

九嬪注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經援神
契之言也何休公羊傳序引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孝經鉤命決之言也漢儒以緯書孔子所
作康成注中庸亦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漢諸侯子入宿衛齊王之弟章
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子郢客是也其制猶古

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東方之聲濁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宮何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樞星即極星也公劉居豳既景迺岡然則尚矣

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係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係氏居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魯孝公之為公子嘗入京師為國子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

師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趙無愧徐仲車之徒以之若璩按趙無愧名君錫洛陽人事父良規至孝絶類徐仲車歷官神宗哲宗朝見宋史列傳第四十六

牧誓顧命皆言師氏雲漢之傳曰年穀不登則師氏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成注以為師氏而樞維師氏以刺匪其人九兩師以賢得民注謂諸侯師氏言賢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云言告師氏係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夕音的此二字非鄭注愚按少儀正義引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為二篇未知所出則夕桀二字後人附益非鄭注信矣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建歷紀協律呂隸首作數周公制禮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張蒼耿壽昌皆善算因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注云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

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於攷禮注而酈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為衛又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胥即里宰所謂耡者歟庖人注青州之蟹胥釋文胥息徐反劉音素宇林先於反蟹醬也集韻蝑蟹醢四夜切當從集韻邊人注鱐者析乾之出東海陸廣微吳地記云閶閭思海魚而難於生致治生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為鰲讀如想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

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隱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堛次曰五壚次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猶次曰五塥次曰五緻次曰五殖次曰五穀次曰五鳧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次曰五殖次曰五穀次曰五鳧次曰五桀凡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按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此篇亦古制之存者河圖謂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幵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

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鞏鞏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注鞏即鬱也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按周官有草人此豈其遺制歟

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為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為法尺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嘗攷隋唐志宋元嘉十九年測於交州何承天謂六百里差一寸後魏永平元年測於洛陽信都芳謂二百五十里

差一寸然宋之於陽城魏之於金陵皆踰度未可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表浚儀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餘遂以舊說千里一寸為妄王朴曰在洛之東偏開元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　司馬公日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陽城乃頼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滴水李氏云周於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在北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

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與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產曰列國一同孟子亦曰魯方百里明堂位乃云魯方七百里或謂周官明堂位兼附庸而言職方氏疏云無功縱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虢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愚按左氏傳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皆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

歲終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計簿疏云漢時考吏謂之計吏今按說苑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韓子外儲說西門豹為鄴令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新序魏文侯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史記秦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然則春秋戰國時已有上計非始于漢

朱文公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愚按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左氏傳乙卯楚師軍於邲丙辰楚重至於邲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楚重次日乃至

後一日故無鈔擊之患唐說齋云儒者謂甸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

古者步百為畝古之百畝為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古之一井為今三百七十五畝實儼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減之中畝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為一畝通典謂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二說不同

禹貢之田九等萬掩別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為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謂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中下地三等六鄉之制也大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

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亦云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永嘉諸儒欲混為一康成注分為二是也愚按李泰伯平土書云周畿內及諸侯一用貢法蓋泰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氏中義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然周禮考工各為一書易氏謂匠人當在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于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以水佐守者固司險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以為怨掌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駒為田洫而喪田者以為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為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為田廬外為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

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

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盆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畔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爾

鹽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至于鹽晉郇瑕氏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鹽煮水而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展燕之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鹽掘地以出之周公閱所云鹽虎形也飴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川澤之饒與民共之自海王之篇祈望之守作俑于齊至漢二十倍於古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唐有鹽之縣一百五本朝

鹽所出者十二路為池二為監七為場二十二為井六百有九若璩按玉海作井八百二十二法益詳而利無遺矣

玩物喪志召公以為戒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恐非周公之典無逸曰惟正之供

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章昭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

古者以射御為藝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詩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御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學射者多矣造父之師泰豆氏尹需之習秋駕皆學御者也說苑謂御者使人恭

射者使人端亦正心修身之法若璩按朱子言六藝之射猶略見鄉射大射篇御法則廢不可考矣余每讀其言而三歎之鄭司農註五馭曰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惟漢時猶流傳此名目恐後并名亦不能詳惜哉

淮南說山訓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貨賄用璽節注今之印章也司市注云如今斗檢封職金云楊而璽之左傳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

之戰國策欲壅者段干子也蔡邕獨斷云古者尊卑共用之衛宏云秦以來天子為壅又獨以玉為之臣下莫敢用唐又改壅為寶（五代史臣曰國以玉壅為柜曰舜為天子黃龍負壅世本曰魯昭公始作壅）傳授神罷遂古無聞運斗司門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侈而歸于正也注讀為征非是

迹人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司祿闕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趙氏注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諸侯皆去之故不復存若據此補集註為以經解經

槁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後漢蔡邕集所載百官會府公殿下者也古天子之堂未名曰殿說苑魏文侯御廩災素服辟正殿五日莊子說劒云入殿門不趨蓋戰國始有是名燕禮注當東霤者人君為殿屋也疏謂漢時殿屋四向流水舉漢以況周然

漢黃霸傳先上殿注謂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

大宗伯疏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氏疏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係章氏疏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僅見於此隋唐志皆不著錄

周五禮之別三十有六唐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唐志云自梁以來始以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

九磬之舞注云當為大磬愚謂九磬之名尚矣不必改字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

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作徵招角招蓋舜樂之存者劉原父云九招者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帝王世紀啟升后十年舞九韶竹書曰夏后開舞九招史記禹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即舜樂簫韶九成艾軒謂勸之以九歌即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帝嚳命咸黑作為舞若瓌按舞宇宜衍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然則九招作於帝嚳之時舜修而用之秦惟韶武二樂存若瓌按後漢孔僖傳章帝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疑此時安得備此樂蓋秦得天下唯餘韶武耳後讀玉海載劉子文武篇漢祖海內大定以文止戈召魯儒生而制禮儀修六代之樂朝諸侯於咸陽則闕里所作樂其漢祖之所遺與抑出於夸飾而史家沿之也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為下生呂為上生鄭康成以黃鍾三律為下生以雉賓三律為上生梁武帝鍾律緯謂班固夾鍾中呂過於無調鄭康成有升陽而無降陽陳用之禮書謂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以鄭說為是張文饒翼元曰十二月之律以候月六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當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當用雉賓重上生司馬遷劉歆之法月律也呂不韋淮南京房之法日律也晉志取司馬而非淮南梁武是京房而非班固皆非通論

大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成季卜曰間于兩社為公室輔驪姬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衛侯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漢文兆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皆龜繇也若瓌按漏脅世家西伯卜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晉語史蘇卜曰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捽漢元后傳晉史卜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襄十年孫文子卜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

卜師四兆鄭氏鍔以理推之謂方兆占四方之事也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功兆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義兆占行義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弓兆有射意後世有覆射之法龜人六龜兩雅十龜唐六典辨龜九類五色依四時用之

列子夢有六候與占夢同疆作薑東坡曰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其情性治其夢不亂西山

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

大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

孝經說曰共綏執授疏云孝經說孝經緯文共綏執授謂將綏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愚謂疏謂綏祭非也後漢禮儀志注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授宋均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平二年養老詔亦有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之語蓋取孝經緯

鄭司農注肅揖但俯下手今時撋是也項氏云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內則尚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今考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問王貽孫對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張建章渤海記備言之若璩按嘗共胡朏明讀此條舉劉熙釋名云拜於婦人為扶自抽扶而上下也證漢婦人之拜朏明為解頗朱子曰古者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此解為正確又辨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引者亦非余謂婦人拜之重者莫過昏禮之扱地拜扱以手至地猶首不至手首至手則書所謂拜手大祝所謂空首矣婦人無此等

眡祲掌十煇之法占日旁之氣也二鄭解其同者六其異者四大卜掌三夢之法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謂占夢之正法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注以

經運為十煇先儒謂日之煇光夢之變通其占不同
不當改運為煇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三百
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歷志
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或謂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
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
之年洪範正義從冬至及明年冬至為一歲
馮相氏致日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
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春分日在婁秋分日
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氏傳曰日月之行分同道
也至相過也正義云春分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
秋分朔在角望在婁婁角天之中道故晝夜等冬至
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
玄枵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
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歷議曰
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
戰國後其行寖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
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論十二次云北方之宿主吳越

一行始闡發無遺見唐天文志余欲取以補鄭註之不逮
十有二歲注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
十二歲而小周漏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
曰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閼歲星在
玄枵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
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歷議曰
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
戰國後其行寖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
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論十二次云北方之宿主吳越

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成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爲超辰之限

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曰字字者滋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王文公云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夾漈謂獨體爲文合體爲字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尚義諧聲尚聲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子該母字書眼學韻書耳學中庸或問曰司徒教民書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秦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

鎛師注引春秋傳賓將趨令左傳作揄環人注引御下捆馬令作兩職方氏注引國語閩芊蠻芈令作蠻芊

唯見於此

水有疏導火有出納山林金錫之地皆爲之厲禁時而用之先王財成輔相之妙也鹽鐵論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管子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唐六典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若璩按丹謂丹揚章謂鄣郡漏刻之法晝夜百刻易氏云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與古法

合司寤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疏云甲乙則早時戊亥則晚時愚按衛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謂之五更疏以戊為戌誤矣馬融以昏明為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為限有五刻之差蔡邕以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照云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箭之日亦皆少差

職方氏漢樊毅修西嶽廟記作識方氏史通云周書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

兗州其浸盧若璩按周禮作廬此從漢地理志維注云當為雷雍字誤也顏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說文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濰淄其道鄭讀非也

王有三朝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司士掌之二曰燕朝在路門之內大僕掌之三曰外朝在皐門之內庫門之外朝士掌之內朝二外朝一唐六典承天門古之外朝大極殿古之中朝兩儀殿古之內朝若璩按此則蔡氏書傳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應門之內之說全非

鄭康成因左氏三辰旂旗之文謂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攷之經無所見司服云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衮冕而上之章日月星辰也冕十二旒取法天數岂同服九章無君臣之別哉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豈有周服九章而魯乃服十二章者乎漢明帝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十二章得古制矣

五刑之法疏謂宮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若璩按宮刑西魏雖除而於時土宇分裂北齊天統五年猶有應宮刑者之詔不似隋開皇元年永行停止詳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六十三條

孫君孚若璩按君孚名升高郵人坐元祐黨謫談圃謂周官賛牛耳荊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有人引一牛與荊公辯今按周禮義云牛耳尸盟者所執無

順聽之說蓋荊公聞而知之若璩按尸盟者所
萍氏幾酒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未濟之終以濡
首為戒曷嘗導民以飲而罔其利哉初榷酒酤書於
漢武紀其流害萬世甚於魯之初稅畝
大戴記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儀禮經傳以
為朝事義
考工記弣逾汶則宛先儒以汶為魯之汶水列子釋文
云案史記汶與岡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
江說文弣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
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閼父
為之
周人上輿中庸或問軌者車之轍迹輿之廣六尺六寸
其轍迹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
齊同至秦然後車以六尺為度
輪人注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疏云今檢未得愚謂即
上林賦紛溶箾蔘

冶氏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表記注移讀如禾氾移之
移六字未知出何書疏不釋其義或者農書所載歟
移昌
氏反
漉水云梟氏為量鄭玄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章米粟
法某家舊有一古銅敦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扈命
正人出師復扈邦賜有功師氏而敦亦皆備
嘉量之銘祭伕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筍虡之制
文法奇古有飛動之狀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
制器莊子謂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
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刻雕之哉
大戴記投壺篇云嗟爾不寧伕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
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伕氏百福此祭伕之辭也與
梓人同而略異萇弘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伕之不來朝者也伕者射垜也
因祭寓意以為諸伕之戒
司儀問君君問大夫君勞客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也對
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

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愚按說苑魏太子擊封中山遺倉唐使於文侯文侯召倉唐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鄭氏所述蓋古禮也大行人注亦云問不恙若璩按說苑太子擊舍人趙倉唐趙字似不宜脫

周禮劉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為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朱子曰八法八則三易三兆之類各有書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如戰之陳其陳法不可見矣

冥氏注鄭司農云讀為冥氏春秋之學疏謂若晏子呂氏之類非也

傳顏氏春秋之學疏謂若晏子呂氏之類非也

王肅聖證論譏短鄭康成謂天體無二郊丘為一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毀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於禮學先儒疆之聖證論今不傳正義僅見一二唐禮志曰讖緯亂經鄭玄主其說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為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官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圜丘一也玄以為二郊及明堂祭天而玄以為祭太微五帝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玄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

沙隨程氏曰禹貢冀州之北不可畫五服之地周官雍州之西不可畫九畿之地

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司隸帥四翟之隸使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守王宮唐太宗擒頡利其酋長帶刀宿衛亦古制也然結社率

之變幾至危殆蓋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所能及慕
冠帶百蠻之名而不虞後患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
心服也

遂師抱磨音歷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
歷也戰國策新序作歷室蓋古字通用

大史大師抱天時注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

史記日者傳旋式正基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
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六壬之說許
叔重曰水者準也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為六
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本黃帝風后之
術孤虛者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
子定四方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吳越春秋計硯曰
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鄭剛中解義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閱旗物之
互建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
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惑亘區鍾釜有多少之差世室

重屋非明堂之制皆辯明使有條理
古者國有閒田田有餘夫夫有閒民民有羨卒不盡其
財力也至秦而自實田至漢而墾墾田至隋而閱丁
口至唐而括逃戶隱田於是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
心矣若璩按楚子重為政猶曰大戶已責晉尹鐸為晉陽猶曰損其戶數則周官可知矣
取士之制其塗有三諸侯三年一貢士侯國之士也卿
大夫興賢能王畿之士也大司樂教國子國之貴游
子弟也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羣臣
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
返樸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呂永安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薈要

困學紀聞卷五

宋 王應麟 撰

儀禮

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軍禮皆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即指儀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晉荀崧亦云朱文公從漢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逸禮中霤在月令注疏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又遷廟釁廟見大戴記可補經禮之闕

韓文公讀儀禮謂考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猶以為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快孫子也

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逐合而名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

以為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恐非　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朝事儀見于三禮注學禮見於賈誼書古大明堂之禮見于蔡邕論雖寂寥片言如斷圭碎璧猶可寶也若璩按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讀隋牛弘傳始知書亡於隋以前故隋經籍志無其目　朝事儀見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逸經也賈誼引學禮本禮記係傳篇古大明堂之禮蔡邕明言禮記非逸經　天子巡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烝嘗禮朝事儀見于三禮注學禮見於賈誼書古大明堂之禮見于蔡邕論雖寂寥片言如斷圭碎璧猶可寶也

藝論五帝弟子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也

士冠禮注今之來賓古之賓客注箋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滕薛名簪為頍籠古內反績漢輿服志簪珥集韻有蔺無箇字疏云卷幘之類　隸釋武榮碑云關幘

兄弟畢衎玄注衎同也古文衎為均疏云當讀如左傳均服振振按後漢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衎玄蓋衎字誤為衎釋文之忍反亦誤

士冠禮有醮用酒注以為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夏祝則禮之兼夏殷者

二十為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賈疏也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孔疏也朱文公疑孔疏是石林　若璩按石林葉夢得號　謂五十為大夫去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言論語迅雷風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

士昏禮目錄曰入三商為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曰入三刻為昏不盡為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詩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為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　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　若璩按准南天文訓日至于淵隅是謂高春高春乃戌時似誤

鄉飲酒疏曰卿大夫飲酒尚德也黨正飲酒尚齒也公

是劉氏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為傑坐于賓東尚爵也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盂戒酒崔駰酒箴豐侯沈酒荷覺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雷夏留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之四注也兩下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也士冠禮注周制其室為夏屋

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揆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五服如父在為母叔嫂之類率意輕改皆不達禮意者五代史馬縞傳若璩按已未庚申在京師與汪

服制度附于令自後唐始見

鈍翁論喪禮不合鈍翁謂余曰閒渠有嚴親在奈何喋喋與人言喪禮豫凶事非禮也余對以此條徐原一宮贊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君其思之余退而思得二事曰雜記曹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之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喪則孔子在時曾子子子張死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何忍以喪禮相往復若曾子問者乎宮聲擊節曰雖百喙亦不能解矣舊唐禮儀志高宗顯慶二年長孫無忌奏令律疏有舅報甥之服則五服制度附于令不自後唐始五代史記誤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為三百卷又王儉別鈔條目為三十若璩按南史王儉傳作十三卷

梁孔子袪續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禮亦撮禮論為之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荅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荅之又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今諸儒所著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

禮特牲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大牢注牛羊豕也卿舉

以少牢注羊豕漢昭紀祠以中牢注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唐牛羊日歷牛僧孺楊虞卿有太牢筆少牢口之語然太牢非止於牛少牢非止於羊也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濮議為言者所詆高抑崇於鄉飲考儀禮不詳而朱文公譏之禮學不可不講也若璩按蘇氏談訓曰歐陽公不甚留意禮經曾與祖父說濮議自云修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中見几案有之因取讀見為人後者為其父齊衰杖期云云與修意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然則濮議正從儀禮得來昔未讀今知之耳王氏語誤但儀禮在不杖期條內歐公云杖亦誤

布八十縷為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吳仁傑曰今織具曰篾以成之多少為布之精麤大率四十縷為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衰三升其麤者緦布冠三十升其細者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聘語今按此晏子之言見韓詩外傳衛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聘魯上堂子不後寡君一等若璩按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既退孔子問焉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至衛孫文子聘魯事乃又一義王氏引亦非

皮樹注云獸名張鎰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它書未見詩禮相為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春秋辭命之美有自來矣

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陳宣帝太建十年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為王官伯臨盟百官此與蘇綽之六官蘇威之五教何以異傳曰不協而盟無故而盟百官不幾於戲乎

士相見義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若璩按士相見義劉敞補七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取之

教於閭里書大傳謂之父師少師教于閭塾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鄉先生謂父師少師白虎通謂之右師左師

庠為鄉學有堂有室序為州學有堂無室有室則四分其堂去一以為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為堂故深

禮記若璩按壬子夏讀唐司業李元璀上言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禮記在唐試士為大經何以文反少曾偏問之人不得質諸書未由畜疑義者二十九載今八月朔晨起讀唐書選舉志云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皆通餘經各一不覺洞然曰唐制通五經固讀大經即凡通二經三經亦必讀一大經禮記大經僅九萬餘字左氏傳一十九萬餘字誰

肯舍九萬餘字之經而誦習十九萬餘字者乎泰以同時揚瑒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正合所謂禮記文少者較特少於左氏傳耳為之快絶附識於此

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録寘内府藝文志云次禮記二十卷舊史謂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録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會要云為五十篇合二十卷傳以卷為篇元行沖傳開元中魏光乘集賢注記

魏哲請用類禮列于經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

之學乃采獲刊綴為五十篇張説言戴聖所録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摘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沖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由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删修僅全十二魏氏采衆説之精簡刊正芟蕪集賢注記張説曰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徵因炎舊書整比為注朱文公惜徵書之不復見此張説文人不通經之過也行沖謂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沖之論信矣隋志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又有葉詩二十卷宋葉遵注即若璩按詩除韓毛外行沖所云葉遵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劉原父謂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然則曲禮之所采摭非一書也若璩按大戴禮記若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語精

恆言不稱老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賜果於君前說苑晏子曰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漢桓榮詔賜奇果舉手捧之以拜儗人必於其倫說苑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使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儗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儗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曲禮闕二句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本於曲禮

在醜夷不爭唐沈季詮事母老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

古者王司敬民豈有獻民虜田以井授豈有獻田宅無總于貨寶豈有受珠玉記禮者周之末造也

張拱出曲禮注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又家語師襄子辟席葉拱而對注兩手薄其心拱而進葉拱出書大傳子夏葉拱而趨則亦可謂之走

曲禮禮器內則疏引隱義云按隋志禮記音義隱一卷射若璩按今本作謝氏撰又音義隱七卷

檀弓載申生辭於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濸庵胡氏謂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愚考晉語申生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申生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胡氏蓋未考此非記之誤也

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於申生杜蕢傳作屠蒯二事見之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也若璩按康成謂楩定論語者仲弓游夏等非檀弓

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伏喆人其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四字或謂廬陵劉美中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伏五字蓋與家語同

九疑山在零陵而云舜葬蒼梧者丈頼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

曾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皆見檀弓若璩按言思為申祥妻之昆弟則子張與子游兒女姻家也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與王制孟子同又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蓋公羊家之說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王城也莽曰附城蓋以庸為一字亦正文

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王制南北兩近一遙東西兩遙一近是南北長東西短此疏賈公彥周官大司徒疏也與孔穎達說異

若璩按皇氏云近者言不滿千里遠者言不啻千里熊氏則以近者謂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此云長短用熊氏說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隋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唐東西九千一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三十八里宋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皆南北長東西短也

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為尺漢專用十寸為尺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注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左傳啓蟄而郊建寅之月正義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

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改啓為驚蓋避景帝諱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太初後歷也月令正義云劉歆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而時訓通卦驗清明在穀雨之日與今歷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劉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馬融注論語謂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若璩按三統歷以武王元年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三

月者建寅之月與左氏啓蟄而郊月數同時訓解雖未必周公書而先雨水後驚蟄則是傳寫人以後之節次上改古歷耳

周書序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大衍歷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歷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李業興以來迄麟德歷凡七家皆以雖始乳為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為次候與周書相校漢上易圖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為候

為候而不言北蓋來字本北字康成時猶未誤故曰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其後傳寫者因仲秋鴻鴈來誤以北為來仲秋鴻鴈來呂氏淮南曰候鴈來季秋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小正曰九月遰鴻鴈呂氏淮南曰候鴈來高誘許叔重注以候鴈來為句賓爵老爵也栖宿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曰賓爵季冬鴈北鄉小正在正月易說在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為候

月令注今正義謂節氣有早晚

魚上冰夏小正曰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鯉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鹽石新論謂小戴去一負字淮南曰魚於文為鬨然時訓與月令同呂氏春秋亦無負字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驗云小寒季冬鵲始巢詩推度災

云復之日雉雊雞乳通卦驗云立春皆以節氣有早晚也

月令正義穹天虞氏所說不知其名按天文錄云虞昺作穹天論晉天文志云虞聳立穹天論聳昺皆虞翻子也虞喜安天論云族祖河間立穹天聳為河間相然則非昺也 若璩按三國志虞翻傳聳第六子昺第八子也

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惡不知風雨雷電之宿離不貸蔡邕曰宿日所在躔離月所歷

眚大史之任也愚謂人君所諱言者災異之變所惡聞者危亡之事大史奉書以告君召穆公所謂史獻

書也

曾子問於夔禮無不講天圓篇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 若璩按此有謂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者然與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為有二道則有病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禮
此三代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究之
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禮運無此語五
性仁義禮智信韓子原性與此合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心不
立矣為天地立心仁也
內則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豈誼新書胎教篇懸弧
之禮東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
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棗五弧五分矢東南中
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
左中央之弧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內則國君
世子之禮新書王太子之禮也
上帝降衷于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以全所
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師冢宰建六典而
教典屬焉故曰周公師保萬民此君相之職也二南
之化以身教內則之篇以言教

養老在家語則孔子之對哀公在書大傳則春子之對
宣王記禮者兼取之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
弟之義為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
文王之治岐也云云呂氏春秋春居問於齊宣王曰
今王為大室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
無春居曰臣請解矣趨而出王曰春立春立反何諫
寡人之說也此即大傳所謂春子但其名不同大傳衛
呂氏春秋名居

言失禮也淮南主術訓魏文帝成王論袁宏後漢紀
論皆用其語通鑑裴子野論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
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亦本於此淮南云心知
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魏文帝云相者導儀袁宏云
身能衣令慎子存者五篇其三十七篇亡此在亡篇
六年教數與方名數者一至十也方名漢志所謂五方

也九年教數日漢志所謂六甲也十年學書計六書九數也計者數之詳百千萬億也漢志六甲五方書計皆以八歲學之與此不同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輕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

程子之母誦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唐時有不識廳屏而言笑不聞于鄰者其習聞內則之訓歟

張彥遠云鄭玄未辯樗蒱黎按內則注樗蒱黎之不臧者謂之未辯可乎若璩按謂鄭公不識樗蒱乃陶弘景

玉藻注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絳積如今作幘頭為之也

幘七綃反後漢向栩著絳綃頭注字當作幘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幘頭儀禮注如今著幝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

紫間色也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綅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綅為宋王者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為君服皆周衰之制也若璩按五素易一紫故蘇代書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

皮弁以日視朝沙隨程氏云皮弁視朝明目達聰若黈纊塞耳前旒蔽明乃祀天大裘而冕專誠絜也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公是若璩按公是即前劉原父始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止齋皆因之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秋成公六年立武宮武公非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復立蓋僭

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之所譏而記以為禮乎

若璩按季文子以掌之功立武宮左氏明文

魯世家伯禽之孫濞弒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篡弒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弒不亦誣乎太史公曰揖讓之禮則從矣行事何其戾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譏其僭又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禮為當用則如洋宮閟宮春秋不書矣

少儀朝廷曰退進不可貪也燕遊曰歸樂不可極也學記以發慮憲為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也

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年者學之始辨云者分別其心所趨嚮也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為善不為利為已不為人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此學之本也

能辨之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

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

列子云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

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與樂記相出入古之遺言歟致堂云樂記子貢作

若璩按文子明於人生而靜上繫以老子曰蓋古有是言而老子取於老也

樂記載子夏之記禮者亦傳之非必有五年事是時子夏年一百有八歲子貢尚存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

樂雜說不與焉

若璩按吳文正謂易者占筮之錄辭春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為六經余亦謂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弟方授以易春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六藝乃六經非周官之所云六藝也

天理二字始見于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

史記樂書引樂記而注兼存王肅說通典引大傳亦取肅注肅字子雍魏志有傳（集說以肅為元魏人誤也）

懿不以經學名（若璩按北史王肅與劉芳合傳肅有兩王肅在元魏者字恭）

嘗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非不）

今聞卿釋頓祛平生之惑非（知經特不及劉石經之精瞻耳）

禮主其減史記樂書作禮主其謙（王肅曰自謙損也）

樂有反鄭注報讀為褒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禮有報而）

進之石聲磬鄭注磬當為罄樂書作石聲硜（口鼎反）

硜以立別（史記正義樂記）

公孫尼子次撰（樂記）

南風之詩出尸子及家語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

艾軒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是

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

樂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噍殺之調皆

生於二變也

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

庶人在官者正義按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唐扶餘璋之子義慈號海東曾子頡利之子疊羅支其母後至不敢嘗品肉孰謂夷無人哉

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孫子荊詩三命皆有極皆本援神契

祭義曰術省之賈山至言術追厥功術與述同

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注謂以夏之孟夏禘祭正義哀十五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也

愚按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經解以詩為首七略藝文志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王

儉七志孝經為初

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今本云五十而慕康成注禮必有所據

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

孟銅鞮若璩按大戴禮記作桐提此從家語伯華之行也大戴禮家語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僥倖中庸之言本此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朱文公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呂若未見當考禮記集說削此二句周禮注瑭讀如薄借慕之慕轐讀如旃僕之僕疏皆云未聞若璩按鄭註大射儀揖以耦曰揖公彥疏亦屢言人偶賈公彥疏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曰相期之喪達乎大夫呂與叔之說詳矣朱文公謂古人貴貴之義然亦是周公制禮以後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大經大本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蓋泥於緯書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其說疏矣

衣錦尚絅書大傳作尚褧注褧讀為絅或為絺

朱文公荅項平父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而某自覺於為已為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即此書觀之文公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也太極之書豈好辯哉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若璩按今家語作右階銘其背中庸鏤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若璩按鏤心即服膺彥伯盛體貂狗為卉人竹馬為篠驂大抵如是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字或作建臯服

虔引以解左傳蒙皐比

緇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士大夫卿士周書祭公篇公曰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葉公當作祭公）疑記禮者之誤

深衣方領朱文公謂衣領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續衽鉤邊者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為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于裳旁也康成注鉤邊若今曲裾文公晚歲去曲裾之制而不用愚以漢史攷之朱勃之衣方領謂之古制可也江充之衣曲裾謂之古制可乎此文公所以改司馬公之說

大戴記投壺篇末云弓既平張四矦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此命射之辭也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於問儒服則不知

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人所以參天地者其要在此如有所立卓爾顏子言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大學之親民當為新猶金縢之新逆當為親也皆傳寫之誤

古之人文以達意非有意於傳也湯盤銘以大學傳虞人箴祈招詩讒鼎銘以左氏傳楚狂滄浪之歌以孔子孟子傳之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云志有定向或問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其說似不同當以章句為正

子罕却玉韓起辭環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璵璠向魋之夏璜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以為寶

教出於大辰馬公羊傳大火（心）伐（參）北辰（北極）為大辰

漢文帝詔上以累三光之明顏注謂日月星
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
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禮記正義
引之以為蔡氏白虎通引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
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
傑曰聖蓋禮記逸篇也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注言
馬鹿而不言玄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
夔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
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琦所謂乎黃改
色即此事也

荀子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
玉帛云乎哉此即聘義所謂輕財重禮也若璩按聘
則傷于德幣美則及禮荀子禮記多貸所引自本此於聘義無涉

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
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徐容
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然則駒王即
偃王歟濟河即所謂西至河上也

易乾鑿度水為信土為知中庸注水神則信土神則知
服氏注左傳土為信朱文公謂信猶五行之土服說
是也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子路喜聞過善
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面數則面諛之人至而曾子
不當三數子夏矣以是為剛毅焉得剛故程子謂游

說之士所為誇大之說

方慤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祿欲省其費
故職或兼掌愚嘗聞淳熙十二年甲午改元中或言
秦檜當國時遴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未嘗廢事又
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御史中丞蔣繼周
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已故朝列
多闕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限其省幾何而遺才
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稟裴延齡用

以欺唐德宗也以是觀之則兼職省費豈王者之制乎

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不過九命伏生大傳謂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此言三賜而已漢武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

九錫始見于此遂為篡臣竊國之資自王莽始禮緯含文嘉有九錫之說亦起哀平間飾經文姦以覆邦家漢儒之罪大矣

表記殷人先罰而後賞漢武帝謂殷人執五刑以督姦皆言殷政之嚴也書曰代虐以寬詩曰敷政優優豈尚嚴哉

仁右道左仁對道而言張宣公以為言周流運用處右為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為陰而體之所存也

條狼氏誓大夫曰鞭恐非周公之法

文子曰聖人不慙於影君子慎其獨也劉子曰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高彥先謹獨銘曰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愧于衾四句並見劉子

大學章句咏歎淫液刊本誤為淫泆

月令言來歲者二季秋為來歲受朔日秦正建亥也季冬待來歲之宜夏正建寅也月令同漢太初以前猶以十月為歲首與月令作於秦雖用夏時猶存秦制淮南時則訓

理道要訣云周人尚以手搏食故記云共飯不澤手蓋
樊俗漸改未盡今夷狄及海南諸國五嶺外人皆以
手搏食豈若用匕箸乎三代之制祭立尸自秦則廢
後魏文成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俗父母亡取
狀貌類者為尸敗化黷禮請釐革又周隋纂夷傳巴
梁間為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享
則立尸之遺法乃本夷狄風俗至周未改耳以人殉
葬至周方革猶未能絶秦穆公魏顆之父陳乾昔
中華久絶矣若璩按立尸乃古法外裔猶存耳今戎狄尚有之
少儀頮盥枕也謂之頮者頮然警悟也司馬文正公以
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頮元板作頽
舜葬蒼梧山野薛氏曰孟子以為卒於鳴條呂氏春秋
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
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經
按海州蒼梧山即古之郁州無舜葬於此之說若璩

儒行言儒之異十有七條程子以為非孔子之言胡氏
謂游夏門人所為其文章殆與荀卿相類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為閭閭同一巷巷有門
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為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為
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
遜之序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
出學所謂家有塾也聞之先儒曰先王之時其人則
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
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
教則五典十義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
六若璩按六當作五馭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正
歲孟月之吉黨正社禁之會讀法飲射無非教也弟
子之職攝衣沃盥執帚播灑饌饋陳膳執燭奉席無
非學也漢猶有三老掌教化父兄之教子弟之率餘
論未泯清議在鄉黨而廉恥興焉經學有師法而義
理明焉吁古道何時而復乎若璩按先王之時至其
學記之文其田以下其官以上有其食則九穀六畜
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二句王

氏節去猶可獨原文其教則五事五典由人身而人倫最切易作五典十義出禮運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等也不與五典複乎惜不及其時面問之

絜矩學者之事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聖人之事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呂與叔曰孔子溫良恭讓其於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於聖人特之俗故表而出之 此言可以厲浮薄

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為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

大戴禮記

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于荀子係傳篇則賈誼書之係傳傳

傳傅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係傳傳

大戴禮盧辯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未考北史也 若璩按盧辯傳辯字景宣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

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之為記

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沉湎致非社稷為危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大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箠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蹷民劇則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慊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闚望審且

念所得可思所忘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碭碭無為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參攷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於十八章矣書于篇後俾好古者有考若璩按書于篇後謂踐阼篇也王氏嘗集解踐阼篇

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皇氏曰王在賓位師尚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若璩按古弟子北面郷隗曰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一曰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

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右以為息黥補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寫武王踐阼一篇以為左右觀省之戒儀禮經傳刪且臣聞之至必及其世大學或問因湯盤銘及武王之銘

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

詰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若璩按慈湖楊簡號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歷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之數

說苑引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與大戴禮荀子勸學篇略同隋唐志又有蔡邕勸學篇一卷易正義引之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術晉蔡謨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所謂勸學篇也荀子梧鼠大戴云鼫鼠蟹六跪二螯八足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董仲舒之

言本於此行其所聞則廣大矣仲舒云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曾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與史記老子之言略同

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歟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云迎日辭亦見禮察篇

賈誼審取舍之言見禮察篇

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避景帝諱也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蟄征作啇民執功百草咸淳庶虞蓋山虞澤虞之屬馬融廣成頌用飛征

虞載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仲傀當攷

小辨篇子曰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劉歆書綴學之士本此

傳言以象反舌皆至象者象胥舌人之官也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謂依於雅頌張揖云即爾雅也爾雅之名始見於此

係傳篇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鄧元事唯見於此當攷

文王官人若璩按當作曾子立事篇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此言可以儆學者若璩按荀子引孔子曰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余幾一日百誦之

傳氏夏小正序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今按月令孟冬講武注引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小正者九詩七月箋引小正者一朱子發曰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歟

孔子三朝七篇藝文志注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凡七篇

樂

樂緯動聲儀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漢志白虎通云六莖五英帝王世紀高陽作五英高辛作六莖列子注以六瑩為帝嚳樂淮南子注以六瑩為顓頊樂通鑑外紀云漢志世紀放六樂損其名故多異

徐景安樂章文譜曰五音合數而樂未成文案旋宮以明均律迭生二變方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循環正徵復以變宮之律迴演清宮其竅變徵以變字為文其變宮以均字為譜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宮倍應聲同終歸一律陳晉之樂書謂二變四清樂之蠹也四清之名起於鐘磬二八之文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朱文公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後漢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其聲自宮而上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每律各添二聲而得之也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四寸半是也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仁宗實錄敘皇祐新樂云古者黃鍾為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晉隋閒累黍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其言皆見于范蜀公樂書實錄蓋蜀公之筆也房庶言以律生尺蜀公謂黃帝之法也司馬公謂胡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非也故自為律吹之而得其聲蜀公父名度故以度

量為尺量然實
錄不宜避私諱

准南子天文訓云律以當辰音以當日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本於此考工記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為樂經書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鷁鶂相從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續漢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若璩按王充論衡陽成子長作樂經晉戴邈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劒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蓋用阮籍樂論之語樂論云吳有雙劒之節趙有挾琴之容樂名周以夏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本朝以安

傳玄琴賦齊桓曰號鍾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燋尾伯喈曰綠綺宋書樂志曰世云燋尾伯喈琴以傳氏言之非伯喈也今按蔡邕傳注引琴賦序相如綠綺蔡邕燋尾宋志恐誤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注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曰馬融譚思於止息明古有此曲韓皐謂嵇康為是曲當晉魏之際以魏文武大臣敗散於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今以選注考之廣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夜始撰也魏揚州刺史治壽春亦非廣陵顧況廣陵散記云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然則散猶引也敗散之說非矣

譚思何校本作覃思

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世說注引東方朔樊英事樂纂又謂晉人有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器與洛陽鐘聲諧宮中撞鐘故鳴

朱子語錄云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漢志無劉歆說樂此記錄之誤近思續錄亦誤取之隋牛弘引劉歆鐘律書出

風俗通

周無射之鐘至隋乃毀唐顯慶之輅至本朝猶存物之壽亦有數邪

徐氏之禮善盤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制氏之樂紀鏗鏘之聲而不能言其義漢世所謂禮樂者叔孫通之儀李延年之律爾禮缺而樂遂亡徐氏之容制氏之聲亦不復傳矣

夏侯太初辯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袞之頌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二篇

文心雕龍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竹彈歌見吳越春秋

韓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僊壞陵二操范蜀公議樂曰秬一稑二米今秬黍皆一米楊次公非之曰爾雅秬黑黍秠一稑二米其種異以為必得秠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晁子止曰縱黍為之則尺長橫黍為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為有餘王朴是也

新唐書樂志多取劉貺太樂令壁記

呂才傳云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尺八樂器之名見摭言逸史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

文子曰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與樂記意同

呂氏春秋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即樂毅書所云大呂陳於元英者

孔子鼓瑟有鼠出游狸微行造焉獲而不得而曾子以為有貪狼之志客有彈琴見螳蜋方向鳴蟬惟恐螳蜋之失也而蔡邕以為有殺心一事相類

韓文公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冶劒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七年琴成入韓豈韓有兩聶政與若璩按琴操多不足辯

范蜀公曰清聲不見於經唯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

與鄭衛無異今考皇祐二年王堯臣等言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唐制以十六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今太常鐘垂十六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鐘至夾鐘四清聲又樂工所陳自磬簫琴篇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劉幾用四清聲未可以為非

太和須用有禮

致堂胡氏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為禮經指樂記為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至於禮夫子欲為一書而不果成夏杞殷宋之歎是也

若璩按此又以樂記子夏作

魯雖賜以天子之禮樂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有

至今

鄉飲酒升歌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三終南陔白華華黍間歌三終歌魚麗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三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周禮磬師謂之燕樂大射歌鹿鳴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管新宮三終其篇亡笙詩無辭則管詩亦無辭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則新宮有

若璩按小戴禮記原無明堂位祇緣馬融增入遂留話柄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呂永安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子部

困學紀聞卷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困學紀聞卷六　宋　王應麟　撰

春秋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絶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凛凛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霸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與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

其位不敢自專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章也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葉氏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為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陳氏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詩七月言月皆夏時而不正以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若璩按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前已然年有四時不可偏舉四字以為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耳此豈聖人特筆哉

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東萊集解亦不取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若璩按胡傳以為侵六十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即立或言立中庭皆當讀為位蓋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泰泰山刻石猶如此愚按周禮小宗伯掌

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蓋古字通用詛楚文變輸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来輸平即左氏渝平也胡文定謂以物求平恐不然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為春秋筆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

公羊疏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朱文公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

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呂成公講義

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書齊崔氏出奔衛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比事觀之履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絶惡於未萌必謹其微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

爾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以為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閻史書之閻尚有史況一國乎愚謂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史春秋之制也若璩按成王封伯禽有史有典策典策春秋之制也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有日朔者二十日朔者二十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若璩按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為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

二年是有誤三為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為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為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七年定公十二年是至僖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文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衛朴以莊公十八年三月獨不入食法不知法推是歲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元郭守敬曰蓋誤五為三是也詳見余潛丘劄記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若璩按比月頻食此理所絕無者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之鑿鑿不必西法為然余嘗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某公某年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秦雲九頗以為然

西疇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而闕其時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孟子題辭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義云此春秋緯文愚謂緯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耳

公矢魚于棠朱文公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一十九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何休謂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先儒以為妄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

紀侯大去其國陳齊之謂聖人蓋生名之大名也若漢欒大是也愚按以大為紀侯之名本劉質夫說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也以魯論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蠙爾雅食山海經說蠙處淵則涸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蠜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

郎顗謂魯僖遭旱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公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若璩按傳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此何休註也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或名以褒貶一時薰蕕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錮慕其流芳也我朝鐫工之徼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若璩按鐫工安民李仁父長編作李姓非

余親至西安碑林中辨之

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

仲子之賵宰書其名成風之賵王不書天正三綱也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秋之義可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

皆善之劉原父以為自相命非正也止齋亦以為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愚謂齊衛胥命此霸者之始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霸凝冰堅其來漸矣

書郊九皆卜不吉失時牛災則書之書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書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

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因於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即以為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與魏太遽非春秋存陳之意

春秋三書孛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又將出彗星之為變甚於彗矣傳有彗星見於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為之變動故董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狼也晉人無信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剥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

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

以南詔本朝以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故列三國稱師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蠻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狄入衛踰年齊侯方城楚丘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丘而不著其城之者書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云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檉二年四國會于貫五年八國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寧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壯丘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車矣胡氏通吉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屢喜搞師之詞云爾李氏韶世紀云桓公會不過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與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

譎之辨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又曰易無達吉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若璩按今繁露例兩作辭陸農師稱之又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攻媿按攻媿樓鑰號謂真得夫子心法何校本云達吉疑作達占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

百三十二事隋唐志十卷 今僅見三事而已若璩按藝文類聚亦載一事 御史中丞衆議薛況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獄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以春秋為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閻若璩鐵論文學曰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若璩按文學曰當作丞相史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桓以許田賂鄭宣以濟西田賂齊身為不義而以賂免取宋鄫鼎納莒僕寶玉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末流之敝范鞅而昭公不入矣竊寶弓而盜臣肆行矣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三叛人以邑來知利而不知義矣孟子是以有不奪不饜之戒

公如京師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其簡如是而朝聘於大國史不絕書尊卑之分不明強弱之力是視記禮者以魯為有道之國道焉在哉

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兆也居中國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以鶉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之

書狄入衛書楚子入陳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故稱入焉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焉故皆書曰初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畤初租禾初為

賦取法乎春秋

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曰諸侯以國事為家事聖人以國事為王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曰不能大復國於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復國於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如齊納幣大夫宗婦覿用幣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大婦而遂廢夫婦之常禮不以彊弱而有加鄭伯逃歸不盟鄭伯乞盟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舉動無異於匹夫宋公會于盂戰于泓曰與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盟于翟泉晉人秦人圍鄭曰銳於合諸侯者必有時而惰工於假大義者必有時而拙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曰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霸遂城虎牢戍鄭虎牢曰公其險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歸其險於一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城杞城成周曰大夫之於諸侯不自嫌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辨其發明經旨簡而當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先視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

孫明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迂書皆用此說通鑑謂王霸無異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于帝丘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曰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霸遂城虎牢戍鄭虎牢曰公其險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歸其險於一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城杞城成周曰大夫之於諸侯不自嫌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辨其發明經旨簡而當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先視以陸淳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

孫明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迂書皆用此說通鑑謂王霸無異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秦穆晉文齊桓楚莊若璩按杜註五伯本服虔見毛詩疏此三代之五霸取法乎春秋

伯也

錫桓公命葬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卽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而為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許止而孝悌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立矣書郜鼎衛寶而義利辨矣書遇于清會于稷而亂賊之黨沮矣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為首其有感于寶慶之臣若璩按寶慶理宗初即位乙酉改元之臣謂史彌遠乎懍懍焉春秋之法也

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穀梁亦云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彊臣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於詩禮發冢者也

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之也春秋之筆戎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討大夫此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宋督弗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以蔡般弗討而細故是卹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彊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嚴乎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歟朱文公詩以為范太史受說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若璩按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皇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

矣今以周厠唐列為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叙年劇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無遷鳥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覩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册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今唐書則帝紀后傳兩收則天殆亦參用其說焉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眚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禮也書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經書大雩二十有一非禮也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諸侯雩上帝於是季氏旅泰山矣

溴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鷄澤之盟而後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鄄之會魯不至及幽之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遽啓疆之召而後如楚焉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秉國不平西周所以夷於列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私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僭諸侯

矣

左氏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

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晁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閣束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户也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為春秋學餘二十年館閣書目以為依託非而以時之好惡末哉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復廢賈逵以為明劉氏之為堯後始得立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末哉漢儒之言經也若瑯琊賈逵雖明劉氏為堯後止令逵選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未嘗立學官立學官乃光武因陳元之言然旋立旋廢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為劉氏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舊也新都之篡以沙麓崩為祥釋氏之熾以恒星不見為證蓋有作俑者矣

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愚嘗考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為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

聲子已有謚在春秋之初若璩按文姜亦不從夫謚必有秀慧之質晨雌之才者

衆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則每佾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傅隆以杜注為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降殺以兩減其二列爾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劉原父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之儀

若璩按今宋書樂志故必以八人為列人誤作八列誤作例王氏所見本尚古

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公羊傳公子翬曰吾為子口隱矣荀子周公曰成王之為叔父穆天子傳亦云穆滿皆生而稱謚紀事之失也若璩按顧寧人歷引生而稱謚及魯語絕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若成叔之邑以成為謚不知下文稱若成氏晉語稱若成叔子左傳若成叔傲寧殖曰若成家其亡乎則成非謚蓋亦邑名

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成縛言武王兄弟五十五人與此同荀子謂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漢表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漢章和元年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當以成縛之言為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若璩按富辰首舉國名皆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明十六人何以云成縛十五人當為正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不沐浴佩玉之時衛多君子淵原有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萬世為臣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未為篤論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觀魏受禪碑唐六臣傳利益而樂亡者有矣君之於民亦曰忠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於親亦曰慈內則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顧於事君為人

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必忠養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此可以發明左氏正時之義

通鑑外紀目録云杜預長歷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歷也春秋分記云長歷於隱元年正月朔

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歷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義叟起漢元以来為長歷通鑑目録用之 若據按春秋長歷論止有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以驗天二語是

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不可以訓通鑑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書蜀漢寇魏而綱目非之書晉寇梁而讀史管見非之況天子之於臣乎

晉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杜氏以冀亭為冀國嘗考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冀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漢天水郡之冀縣也入顛軨者蓋冀戎前此號公敗犬戎于渭汭蓋亦渭首之戎但秦之縣冀在晉假道於虞之前蓋其餘種也晉自有冀邑冀缺為卿復與之冀 若璩按杜註冀即晉之冀亭最是王氏以為漢冀縣則

今伏羌縣也距虞千有餘里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温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為活其說以為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公謂此說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生生不窮勤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殆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古者以德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酆舒晉之知伯齊之盆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禹緜之子也史克於緜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世則緜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

貴而能貧張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而有恥劉道原陳無已有焉若璩按富而能貧臣見定十三年註能執臣禮

楚有夏州以夏變夷衛有戎州以夷變夏若璩按楚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夏氏也

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毋貯粟無禁林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禁略見于此呂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說苑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貨利示下亦五禁之意傳記不載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軫非子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飢餓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此即趙衰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議太子服云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飾經舞禮不可以訓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此皆兵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

西陸朝覿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謂三月奎朝見東方朱文公從鄭說十月始見鄭氏以為心三月見東方朱文公從鄭說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也劉炫云鄭為近之詩三星在天其說有二毛氏以為參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

下夏諺曰一游一豫為諸侯度孟子注引苑宣子豫馬苑字誤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非也陸淳又以為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此卜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淳黨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謚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謚也若瑯按孫盛謂此當年而逆制祖宗何屺賠告未終而豫自尊顯是也

余頃得宋槧本不全左傳恰有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事杜註云皆亦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較近刻少未字而字意尤明義尤協似勝王氏所據之本王氏本與吾輩今日同余擊節曰若果未亦賜謚是豫凶事非禮也杜當以為譏不應云終言之一字之增何啻霄壤宋槧本真寶也
蔡墨曰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擾龍宗甯殖愧諸侯之策賈充憂謚傳其惡不可揜也是以知可欲之謂善
左氏曰先二子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昌黎送東野序言鳴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庶幾乎無欲矣
僑不以防怨為善而怨自弭故僑與鄭俱昌斯以分過為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李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愚按襄九年宋樂喜為司城以為政即子罕也左氏載其書行檀弓亦稱之賢大夫也宋世家無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誣乎戰國策謂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即左氏分謗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宋無兩子罕則非斯之言妄矣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漢書作子冉文穎注以子冉為子罕皆所未詳若瑯按雜非子外儲說右下兩載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處

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奉政與田常事究似自屬誣問然王氏竟未蹟此

臧文仲廢六關家語云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為不仁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胎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萇弘為違天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為天道是夷狄可以猾夏亂華也趙氏震揆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萇弘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殷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子為順天矣而可哉

天命不又大夫則曰翹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為違天則亂臣賊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乃長衛侯於盟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矣五月盟于皋鼬不序

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未足信也若璩按盟與會不同盟較會之次為重傳固云乃長衛侯於盟非會也會在召陵蔡固在衛上盟在皋鼬則在蔡上異地復異事王氏于此折衷猶未精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辨亡論旋皇輿於夷庚注引繫欽辨惑吳人以船檝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

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林成已春秋論謂孟門即孟津誤矣晉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于水經注若璩按胡朏明曰唐文城縣即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此孟門則近朝歌杜註以為晉隘道非文城河中之石樓山也余禹貢錐指冀州壺口下辨甚詳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呂文靖於李宸妃之喪不成其意本於此

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若璩按鄭氏註檀弓亦云名拔或作發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即斯人與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云過匡顏刻為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為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彊名無足怪也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八年舊弼韓富文三公之對愚考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見正義攻媿之言本此嘉熙庚子愚試胄閘王圖南發策亦用此二語若璩按王氏淳祐元年辛丑進士前一年為嘉熙四年庚子故猶試國子監也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魏絳曰靡自有高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真文忠辯之曰靡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忠之盛者矣若璩按靡于后羿被殺後始奔有鬲氏故曰曾事羿註非無因

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

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正義謂二說無據愚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贋往齊人曰贋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呂氏春秋皆曰岑鼎二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

宋人取長葛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

興故謂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魏鍾繇謂左氏為太官公羊為賣餅家權載之問左氏云夏五之闕艮八之占名對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注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為舜後虞思按左氏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若璩按金仁山前編亦辨舜出於虞幕祖顓頊不祖黃帝之說頗悉

穆有塗山之會注在壽春東北說文佘會稽山一曰九江當佘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蘇鶚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當塗流民寓居于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也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呂氏春秋云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說文云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下與說文同其即季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縱女祁之惡信子鞅之讒錮逐欒盈幾危晉國忝厥祖矣再傳而吉射亡宜哉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子贛之責公孫成猶秉周禮齊猶有禮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呂向注雪賦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為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云平地尺為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寶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年

此乃韓獻子之言若璩按東坡石鐘山記魏獻子之文中誤用事有自註歌鐘也獻當作莊何屺瞻曰詩晉問作魏絳乃出水經注非不記左傳故以示博此又一例也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

耳

列子載隨會知政羣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格

言也而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之言

其先後差齟凡諸子紀事若此者衆說死載祁奚救

寫之訛非說苑本然若璩按史記樂毅皆作樂逞遊王氏偶未契勘及此范宣子為范桓子皆誤

叔向以欒盈為欒達若璩按惠帝諱也樂達二字乃欒逞傳

考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佑

通典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也若璩按曹魏時博士張融難王肅亦以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者又前於預

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

諸儒引以為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鎬引貞觀勅以成寶則公室乃貧

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為證持以詰維維不能對見談苑太平興國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胷臆塗竄以合詞章見晏元獻公書觀鎬熙之言則經史校讐不可以臆見定也若璩按齊武帝賜晉安王子懋以杜預手所定左傳梁蕭琛得三輔相傳班固真本漢書此二書當更奇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作議論奠殊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敖二子及

續說則謂宗子有君道趙宣子使臾駢送賈季幣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非是可以見進德修業之功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睢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皐虢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隹

兵者好還信夫 若璩按戰國策三晉既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是成皐不待鄭亡而入晉矣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

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襲其跡矣自成風事季友而敬嬴事襄仲矣家法不修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嫩也畏清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通要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夷狄皆無諱漢宣帝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博議謂名子者當為孫地出顏氏家訓若璩按孔疏引熊氏曰石字誤當作名

困於刑此雖大禹之泣辜無以過以此坊民猶有立威於棄灰者 若璩按嘗謂秦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焚共王曰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二君之言可為萬世法

楚之興也篳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視其儉侈而已

樂王鮒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晏子以景公好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劉貢父詩云顧

子曰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絕顧炎

義訓唐志在儒家

欽定四庫全書

梁丘據豈能諫景公哉斯言謬矣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為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偽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弒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孫郤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畢管晏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

習誦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墨之對其何悖哉張睢陽責尹子奇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若

按張睢陽語以前惟郭璞嘗遇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皆理學精言　尹子奇按通鑑當作令狐潮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畏而能自修者也雖晉之彊能違天乎怠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王魏公之於寇萊公曰不可學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斯言也蓋有聞於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罪人也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於李斯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仇未報則成之仇未報則從漢

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為次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戍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棼冒勃蘇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崔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左氏作蒲與子虎下蔡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大敗之棼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蚡冒之裔楚之同姓與淮南修務訓云申包胥贏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蹠蒙龍蹙沙石蹠

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鵷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黑涕液交集以見秦王亦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哀大心深入吳軍而死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馬戌也成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其聞包胥之風而師法之與崔立元板作鵷立邦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大道惠王之知志其所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裨竈言鄭之將火或中或否子產謂焉知天道棹慎言魯之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亦非知天者也故聖人以人占天

鉏麑之於趙宣子沐謙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感人至矣商君載甲操戟李林甫重關複壁不亦愚乎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古史官之職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太史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為日官

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祕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淳熙中熒惑入斗同修國史李燾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氐祕書丞蔣繼周言氐者邸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災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録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若璩按理宗在位三十六年庚申改元）後枋臣（若璩按枋臣謂賈似道）欲抹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按景定五年）彗星宮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壬申（按度宗咸淳八年）地生毛明年失襄陽災叔輒所以哭日食也（若璩按馬貴與言古太史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故其時象緯有變而紀錄無遺）

異其可忽哉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乾谿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仲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有士五人晉文所以霸也有太叔儀有母弟縛衛獻所以入也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晉所以未可踰也曰子無謂秦無人曰無善人則國從之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有宮之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魏之窺吳則曰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懸則曰猶為國有人乎此皆以人為盛衰也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則說者不一矣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為害教大矣

宗人夥夏之守禮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葵丘之禁者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據古其有魯宗人之風乎（若璩按劉輔建成帝不宜立趙倢伃為后棧潛諫成帝不宜立趙倢伃文帝不宜立郭貴嬪為

夫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畧其成敗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君子猶有取焉況吳乎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萇弘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若璩按奔楚為魯昭公二十六年事在倚相之後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若璩按楚昭王失國猶賴蒙穀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中昭王反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非典籍之力乎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已如良醫察脈如善奕觀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晉自蕭魚之後精神景象非昔矣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若璩按馬公驌告余曰使孔子請討而得也經大書曰齊陳恒弒其君壬公伐齊殺陳恒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也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絶筆矣春秋之作以亂臣賊子之故其不作亦以亂臣賊子之故哉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史記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攸魯作裘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若璩按吾鄉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故以為名而字文潛陸務觀云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録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蒼家亦有功於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為魯詩經典序録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為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毛詩傳以平平為辨治又以五十矢為束皆與荀子同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古之格君心者必以儉董仲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弘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弘正邪雖殊而啟武帝之侈心則一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于齊小人衆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為戇朱游為狂晉士習於曠達而以卞望之為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為之也會于戚而不討孫林父會于夷儀而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綦奪之禍晉自及矣晉語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斬祛羊舌無宇之斷旌其讐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漢高帝之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鵠吳景

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亦云從政者新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失諸侯書曰人惟求舊若璩按謂荀林父新從政在本月范鞅新從政僅十日新字奇雅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遂子馮是也告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

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為楚語云雍子之為與傳不同傳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王荊公以為六國時人蓋左史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為詳鄭漁仲云左氏世為楚史司馬公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若璩按黃楚望書出極辨多與晉而抑楚是也

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圖謂左傳無玉磬之說非也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犁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犁于荊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祖孫皆以義烈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通鑑取此戰國策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過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知過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韓非子同云更其族知過即智果也二說之先後不同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驁離而遠者距違注驁愁也伍舉所謂驁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揚雄為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襄三十年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鳴玉以相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為公子圍以鞅為武之子皆誤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子左傳謂公孫僑子產之子始為國氏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若璩按子產之子左傳謂之國參

鄭語依暌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按下文前華後華若璩按此證致精朱鬱儀反以鄰注華字誤誤矣何屺瞻曰明道本前華後河正作華

晉語寗嬴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歎索隱云鳴犢竇字通鑑外紀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竇鳴犢三十年書竇犨對簡子誤也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

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予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法若璩按東坡續楚語論即東坡非非國語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子大叔九言論語一言蔽之曰思無邪秦漢以来乃有句稱令以一字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若璩按戰國策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是古以一字為一言不為非又按盧六以曰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亦以一字為一言是論語已有兩例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曰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德嘉定若璩按戰國策臣請三寧宗在位十四年戊辰中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真文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歲星之臨吳以將相有人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却敵子產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啓刑書胥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録其制一也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若璩按呂覽尹鐸謂趙簡子曰敦頹而上色者忍醜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若璩按實戚謂韓信屈於市之少年步隘屈於鄢之豪族何淮陰人偏能忍辱耶亦一異

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管子之言即辛伯之諗周桓公也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齊桓之心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若璩按與論衡不同王氏所擇精矣韓文公謂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福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聞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

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今俗語云一帀淮南子以數雜之

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文子作數集

注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匝俗語出於此

或以益為皐陶之子列女傳畢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皐陶之子伯益也李邕為李思訓碑云畢子贊禹甘生相秦畢與皐同林少穎謂伯益即伯翳其後為秦臧文仲聞六羸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使皐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列子庭堅也

于亦見高誘注呂氏春秋及鄭氏詩譜陸德明音義詳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五十八條

殘不恤緯齊女有禮漆室女憂君況委質為臣者乎列女傳魯漆室女韓詩外傳云魯監門之女嬰 莒婦投紡復其夫之讐而不知有君與不恤緯者異矣

兵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皆見于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

叔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已則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縮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公室之卑私言於晏嬰杞田之治僅及於侵小師保固如是乎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夏有典則商云成憲周云舊章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或謂克已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已復禮為仁非指克已復禮即仁也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閭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若璩按亦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六條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注大夫稱主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注大夫之妻稱主左傳醫和謂趙孟曰主是謂矣魏戊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此大夫稱主也若璩按盧六以曰魯語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此于稱母亦稱主也齊侯使高張来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史記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魏以大夫為諸侯故猶稱主君若璩按周禮主以利得民註云主謂公卿大夫是大夫稱主周之制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康　偉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子部 困學紀聞卷七 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 純

困學紀聞卷七

宋 王應麟 撰

公羊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考公羊氏之傳所謂識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筆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纂例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鹽石新論以為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録之誤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絶之猶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絶之所以始于隱公也

漢以春秋決事如鵠不疑引前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顓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絶之其謬甚矣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藺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 穀梁柯盟曹劌公羊作曹子然則沫即劌也 若璩按盧六以曰索隱云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

荆軻欲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漢武用此義伐匈奴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 若璩按高宗紹興八年讀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無臣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

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

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綝桓溫之徒也其可褒乎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丘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為美非美也孟子以為盛有激而云

以衛石惡為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以仲孫何忌為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漢之士猶無二名者 若璩按野客叢書後漢傳如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為二名者安得謂絶無第尚沿王莽之禁寥寥耳

用致夫人公羊以為姜氏譏以妾為妻也董仲舒謂成風先儒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江彪乎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薨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為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衰字當從漢志作衰音初為反衰差也與左氏合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来若璩按見隱五年化我按桓六年將按文十五年齊魯名付後曰苟不與下將字連踊為按僖十年踊躍也不與下為字連詐戰按僖三十三年詐亟也不與下戰字連往黨按文十三年黨所也不與上往字連往殆按襄五年殆疑不與上往字連于諸按見哀六年累按見桓二年帴按見桓五年如按見隱元年肪按見隱二年梧按見莊十二年胘按見莊十二年之類是也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麴麩曰媒按見士喪禮媒氏疾為戚按見考工記槀為獍按見畫繪漚曰湲按見慌氏椎為終葵按玉人當作終葵為椎手足拳為骹按見弓人全菹為芋按見士喪禮祭為墮按見士虞禮題肩謂擊征按見月令滑曰澖按見內則相絞訐為掉按見中庸按見內則無髮為禿椁按見堂位穠為相樂按見樂記殷聲如衣

魯之語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馬變矣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為禮以為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於外內其悖理又甚馬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諸乎

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議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為巧飾經傳以附人情（預但知春秋衰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禮之本也公羊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

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孝經

序襲其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若瑯按隆形訓少室太室在冀州泰族訓周既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為證）

秦自殽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為狄自

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若璩按王氏後案景濂有孔子生辛歲月辨一篇生主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辨實不通歷法近黃太沖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胎合余亦推以歷數為定論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賵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尚歸賵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書春秋曾是以為禮乎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者也秋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及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俶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漢書但云魯學風俗通名俶字元始見阮孝緒世

錄趙氏撝益義云然盧六以云宜補入

論語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及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

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事亦三人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子游子夏子張或曰公西華政事之才實並由求既聞命之矣而子張之到文學也何居余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皆孟子言也前以孟子斷升有若則此以孟子斷屬文學於子張也何疑

兩廡當於廟庭上廣而為十二哲德行有三人焉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亦三人焉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亦三人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子游子夏子張或曰公西華政事之才實並由求既聞命因悟有若不可屈事之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濡子貢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為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為是若璩按嘗請此條有子之言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濡子貢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為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為是

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濡子貢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為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為是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

以擇為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為起予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若豫按此尤與子

夏弈有天下選於粤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邵子之言見觀物篇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績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績為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若豫按直至明嘉靖九年始存棖去黨以合論語注疏無之

甘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為后橐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大師之名大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為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為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大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

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為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注

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黃帝書即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舊聞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荅之際有啓發非以為師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鹿邑屬亳縣　若琳按宋地理志亳縣當作亳州）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胡之禍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馬裴晉公淮西賓佐李

宗閔與馬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澗若璩按東澗湯漢號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繒也側基反而釋文以鄭為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古緇字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多誤為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為聲釋文純側其反依字從糸才詩行露箋紂帛釋文云紂音緇依字系旁才後人以才為屯因作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紂衣儀禮純衣釋文無音亦非也集解純絲也取說文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氏注一入曰緅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緅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為緅石林之說為正

以緅為緣則緅不可為近喪服集註謂緅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正義曰一入為緅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緅飾衣似讀緅為緣當以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玄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與太極圖說同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

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為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即葉公所云也 戴堂曰直躬猶曰正己而已呂氏春秋以為人姓名妄也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駿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 言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奕為賢也讀此章者當以韋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顏淵繁露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周書武寤篇 若璩按當作和寤解

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興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若璩按楊升菴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為即仲忽命南宮百達遷九鼎即伯達君奭有若南宮括即伯适則八士者南宮氏也康成註成王時人者近之亦一解 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後山叢談鄭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十七較八士更多三乳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為穆伯之子以惠叔為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誤 若璩按穆伯即公孫敖乃孟獻子之祖獻子父文伯名穀叔服所謂穀也食子者惠叔名難公孫敖次子叔服所謂難也收子者至惠伯為叔仲氏父公孫茲祖叔牙與惠叔係從祖昆弟小功服非一人

也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孔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為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蓧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汙睨世俗殉利亡恥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為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捧雉得而復釋之蓋因子路共之而為此說朱文公集注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為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為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五峯謂此說是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用樂記區萌字音句朱文公曰

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為

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為

子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

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

西山當以隴西為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

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

嘗攷之曾子書以為夷齊餓死於濟澮之間其人成名

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

為得其實澮水名在左氏所謂汾澮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為

學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

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絜

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前輩

切已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

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

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經謂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弓以為伏虎

視汨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義萬莫辨心

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

經心生於物亦於物機在自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

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

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

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

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

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乙酉二月夢前

上書求余跋語夢中作此寤而識之若據按乙酉為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宋亡已九載猶感夢如是

與韋孟爭王室何異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集解不取集注用鄭說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為糝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雖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攷左氏傳郈叔孫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庶正霍氏不能誣柔安任隗以素行寶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朱子以無垢若琥按無垢張九成號為雜學論語集注獨取審富貴安貧賤之語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以風為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王元澤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

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 商君傳
集注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按左
氏傳甯殖當為甯喜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
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 若璩按孫叔敖為令尹於楚莊王十六年癸亥後七年莊王即卒叔敖死莊王時必無三相三去之事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丘足以為史
而不足以為師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曰曾子
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家語曾參少孔子
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蘧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有
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
記失之家語有縣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為縣豐唐
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 若璩按檀弓明著縣子之名曰瑣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按
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
雜也 非以狂狷為譏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
偏倚世之通儻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嚮馬援以
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 若璩按元稹亦稱杜子美詩為無可無不可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簀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
論政則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
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蓋即莊子所謂尾生抱柱信也 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釋文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為南蒯以傳考之昭公十二年南
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

三其說鑿而不通矣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若據按五當作七記必為之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傳以論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傳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

視子貢也又列于貨殖傳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為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為好學所問曰為仁曰為邦成己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

關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考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五家而無虞翻注有虞槃佑東晉處士也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止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荊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止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止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為疑

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注取荊公之說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
之不通也五字為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所載
刊誤亦無之近世所傳刊誤以五字入經文非也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
有六天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故陸澄謂
不與注書相類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

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
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
爭友不為不義與孝經稍異
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致寧集格言為五
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於此
若璩按忠肅名鼏年字子壽清江人
書從朱子質疑五致錄見宋史本傳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為世
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
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二
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為小同若璩按鄭氏乃小同注
孝經非康成也說頗有
徵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慈湖
謂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按古文韻學字古老子作
爻教字郭昭卿字指作爻若璩按蒙齋袁甫號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曰賢者
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
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見東漢韋
彪傳注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
多誦而不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
身治國何用多為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
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
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忠公勸孝文
曰侍郎王公蓋梅溪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
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自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昵之義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為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簀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困學紀聞卷七

困學紀聞卷八

宋 王應麟 撰

孟子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荅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總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無垢考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為洞酌（吳才老書禪傳臣辨誤以晉侯重耳為申生誠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

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若璩按今晏子春秋無李吉甫所引語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議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即小史所掌之邦國志也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議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盡尚有賢臣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即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

孟子為正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關宜申公子申比為貳於楚若璩按此足正集註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

邳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與今孟子語小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書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鷹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棄禮捐恥（若璩按賈誼語）秦所以敗恥尚失所（按干寶語）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為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滑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為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若璩按魏無北地郡當作上郡正義云今鄜綏等州也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即魏世家襄王七年盡入上郡于秦事在孟子適梁後八年當梁惠王語時地止喪七百里仍是實録）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端朝）為學官小司成襲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為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最錯言術數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

嬰學之以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若璩按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故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子夏之學有田子方田子方侍坐魏文侯自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為真人人為天人正莊周所宗尚者安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又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若璩按朱書唯見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傳會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

國學紀聞 卷八 六

國意者曾季氏之僭歟若璩按呂氏春秋亦有以勝費則勞以鄒魯則逸為曰知

國學紀聞 卷八 七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

地績

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若璩按曹亡七百餘年有辯見四書釋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為句趙岐謂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若璩按何屺瞻曰今刊本趙注非全文偽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趙注為之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注之舊也聞所未聞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若璩按好樂當讀如悅樂之樂莊暴此章惟鼓樂之樂讀如字宋陳善扪蝨新話實云詳見余潛丘劄記）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若璩按晉傳玄疏言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責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霸朝且然況大一統之君哉）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黃稱楊墨五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寶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為迂闊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若璩按董公遮說漢王之言賴漢書始得聞）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貴（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為湯

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若璩按趙威后對齊使者言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戰國時猶有此高論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

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聞則無闕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數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為法以入時為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乎　若璩按朱子曰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陽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汞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　若璩按漢文帝改後元年隋文帝改仁壽元元年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孟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

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己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大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圖學紀聞 十二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今之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丹經萬卷不如守一爾靈龜觀我朶頤也若璩按真西山疏亦云臣竊謂道家千言豈如玩靜毒之兩語仙經萬卷不若詡無逸之一篇

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應者招福濁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圖學紀聞 十三

能處達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楊莊之言私

終於堯問其意一也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

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己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大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圖學紀聞 十二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今之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丹經萬卷不如守一爾靈龜觀我朶頤也若璩按真西山疏亦云臣竊謂道家千言豈如玩靜毒之兩語仙經萬卷不若詡無逸之一篇

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應者招福濁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圖學紀聞 十三

能處達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楊莊之言私

終於堯問其意一也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

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己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大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圖學紀聞 十二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下有皆字

引神農之數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議其無儒孔子順之朝周而不知後有趙簡侯之朝天子知魯仲連義不帝秦而不知先已有孔子順義不入秦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若琥按嘗謂人知齊威王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制不可行于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已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為非若琥按魏冰叔亦言能無求者天不能賤

宿於晝水經注云漊若琥按今本水經注作漊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漊中也俗以漊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漊或云當作晝後漢耿弇進軍晝中史記晝邑人王燭通鑑作晝邑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强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若琥按商鞅四句出杜氏通典為君卿語

蓋大夫王驤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俑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權道豈知常平蓋古法孟氏言狗瘈食人食而不知檢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
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若據按
穰未有以人食供狗飄者狗飄食人食二語即下章
庖有肥肉四語意集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耳
殊不必
泥班志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
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
無遺前賢之讀書如此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
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
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
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雛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
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
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
非絕遠之地愚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汉國謂四極
汉西極之水也府巾切

爾雅疏案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
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
數世矣而已皆夸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
介純夏幠冢睔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
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則無相非也仁意篇述
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
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正光照此
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
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方盛冬
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四氣和正光照元板作四氣和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捷為文學注二
卷一云捷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侍詔
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

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記禮者言猶己之子但云凡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若璩按顏氏家訓云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余謂呂氏春秋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先秦已稱兄之子弟之子為姪見於此

傳負版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為作蝜蝂傳者也西京賦戎菽懷羊爾雅麤懷羊璞亦曰未詳

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蘇敖字書不見楛楷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若璩按蘇敖璞註雖云未聞其實爾雅以敖釋蘇敖即上文之葰繞璞註今繁縷或曰雞腸草是也王氏千慮亦有一失

檟苦荼注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說文荼芽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若璩按韋曜傳曜初見禮異或密賜荼荈以當酒荼事見史始此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終軍之對鼷鼠盧若虛之辯鼸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駁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蜞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學之陋也若璩按木槿花朝開暮落故名日及不知日及改為白及見宋史儒林敏本傳

唐玄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按說文多引王育說如天屈西北為无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亡新使甄豐等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佐即隸也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刻符殳書署書加古文奇字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

試之 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 律即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說文敘改六為八 若璩按說文序漢興試八體八字實誤辯見余潛丘劄記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為蠲其子孫之役非也即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 宋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北三字

董彥遠 若璩按彥遠名迫東平人徽猷閣待制即撰廣川書跋十卷畫跋六卷者 除正字謝啓敘字學涉獵該洽其略云殘經不悟於郭七 董疏莊公

二十有四年郭公胡傳曰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為郭亦七郭七之說本新序 閻文徒存於夏有 閻疏成二年衛侯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如戰也夏有壯註闕文失新築戰事 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 閻疏萬石君傳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下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令乃四不足一上讀矣 虎多於六者自乘其數 閻疏顏氏家訓後漢書酷吏郅都守民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東樊暴為天水郡守民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事當論其六七乎 書殘武殪 閻疏宣六年周書曰殪戎殷殪即壹衣即殷也殷聲人言殷聲如衣其按壹戎衣武成文啓指為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註衣讀如殷也按說文丁字作介是無尾也故曰亂真 鉤須失實 閻疏荀子不苟篇鉤有須註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尾類是同也董疏按說文鉤曲也丁之曲者為鉤今鉤曲而丁直故曰失實 書立書肖而既謬國名 閻疏劉向

經三寫烏烏馬成馬則本文寫字似有誤董疏寫當作馬 魚魯雜糅 閻疏張鷟云魯之與魚濁濁莫辨抱朴子云以魚為魯以帝為虎 增河南之邑為雒減漢東之國為隋 閻疏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雒字去水加隹隋以周齊不遑寧處故隨字去足而從隋避上則皋不從辛 閻疏說文皋從自言皋人鼻皆辛之狀秦以皋似皇字改為罪絕下則對因去口 董疏古對字本從口說文云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棗傳漢疏晉書棗據傳本姓棗其先避仇改馬東皙合而棘氏微足省而踈姓絕 閻疏棘棗皆孫也玉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焉 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導 閻疏顏氏家訓封禪書導一埜六穗於庖氏庖犧氏也夏有壯註闕文失新築戰事馬不相如所用禾一埜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攜也某按史記載此書道下從禾漢書文選俱從寸顏注導擇也 分序於八寸之策埶異為導訓擇先武詔云非徒有豫養道之勞是也說文云導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棗但非

戰國策序本字多誤脫為立 卒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 為卷為端而遂乘服制 董逌
玉藻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註卷或作袞字之誤也孔疏禮記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袞字故鄭註王制云卷龍衣也入註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孔俗讀其通則曰袞是也 疏知端當為冕者以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也 冕形誤偽誰 葉
正雲與之祁祁 閔疏顏氏家訓詩云有淒萋萋與雲祁祁徐邈按淒已是陰雲何勞復云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眾多也徐曰謂下為月字與雲祁祁耶雲當為雨俗寫誤耳 隸體散亡共守竈
聲之錢錢 閔疏說文錢古田反銚也一曰田器聲錢錢作錢俗作鐫以錢作鐫之戕非
銷定銀鐺之名 閔疏顏氏家訓後漢書因司徒崔烈以銀鐺鐫銀銀鐺是按今庭燎作熾熾 指
大銷也世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誤書作詩云銀銷三公腳 車改金根之目 閔疏
事文類聚退之于祖性聞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作銀字 知一東二縫
之為來 閔疏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東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 指
二首六身之為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 閔疏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皐令印皐字為白下羊巫印四下羊附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國史傳疑考義共
惑於三豕 閔疏家語卜商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 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 閔疏
志者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毒恐不過此祇後至縫為太守四十八果亥董疏何祇事見益部井中之物會作雉四十八安取於桑 閔疏事文類聚蜀何祇夢井中三刀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

者揩傳俗乘字從四十八按說文從桀從木不從十從八也故曰安取於桑三十七未足語世閔疏秦始皇紀會稽碑俱四字句獨三十有七年多一字元申屠駒家藏舊刻枎有七年三十為枎速達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戩志銘亦云孔世枎八枎字世字俗俱作世董疏說文世字從卉三十并也音撒三十年為一世七字從一世旁作七似七字乃從卉而曳長之不從七也故曰未足語世梁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閔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

錯曰尉律漢律篇名董逌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閔疏顏氏家訓云亟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為日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為舟舟字誤安識門五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未知是否誤存舟二間之為航閔疏段氏玉裁從二間舟詩

日之為閑閔疏裘三門閑月戊寅濟于陰阪註此年無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閑為門字閒內王為戊寅是十二月為日字晉攻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五日凡十五日也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定正義謂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梅書序為隸古定之說者余脫而得董斯張吠景集載與其像塔閔元衢台疏彥遠此啓曰困學翁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以數年排纘力始語語分疏之寧非贖世一大快余故錄之於逐句下唯見襄三十年傳者不錄斯張字迺周元衢字康侯並烏程人為胡朏明鄰邑前輩朏明嘗稱其學貪奇炫博云何屺瞻曰閔董果洽雅其引海錄碎事事文類聚而不舉本書傚染俗學與胡傳學古編並後出書

宋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扁署也从户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

夾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詛楚文以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若璩按石湖范成大號亦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小篆非出於李斯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吕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此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為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而吕與叔以為邾篡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為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為弔伯冏也而與叔以為百古文博古圖晉姜鼎銘用蔿綽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丐百祿眉壽綰綽孟姜敦銘綰綽眉壽石湖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綏永福顏氏注綏緩也亦謂延長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季展之壠言孔子篆者始見于此

金石録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益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吕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為齊侯矣

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遠屈平通靳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于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吁秦詛楚邪楚詛秦邪若璩按此亦見王氏懷抱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吕太史謂元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即鳳凰歟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吳斗南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也今攷

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後漢紀五 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為正 月有丙寅 何校本云注二十字亦正文）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為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淙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曰讀書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為學者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千文云杜蒙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闔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闔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闔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

也衛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夾漈鄭氏曰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橫故為緯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為二十圖夾

淙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為善凡覩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鳩摩羅什曰天竺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淙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録云古人音書止為譬況之說孫炎始為反語攷古編謂周顒始有翻切非也（若琰按音書止為譬況三句出顏氏家訓）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韻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令人以三書為一或謂廣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儭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儭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愚攷徐景安樂書凡宮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矣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錄徵羽各為一篇則韻分為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荅陸厥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若琰按曾覩見吳彩鸞所書唐韻次第較鶴山亦不合何校本云米元章曰以下當自為一條）潛虛以黃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古文韻黃字碧落文）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見孟子歸字有齊歸見左傳其遺闕多矣責育謂孟責夏育也廣韻以責為姓古有勇士責育謬矣（若琰按責字為姓者音肥）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為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若琰按宋藝文志顏真卿韻海鏡源亦僅十六卷鏡為鑑者避翼祖嫌名也）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說文云自營為厶背厶為公

宋元憲寶玩佩觿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夾漈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璽劉龔及圄皆字書所無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為三蒼并訓纂為四篇若琳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為定益趙高所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纂揚雄作滂喜賈魴作

急就篇沐浴揃撼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嫊可以休老亦作揃撼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其如夜何其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攻媿集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攻媿云

經說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孔子曰治一治也或云七經淺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宓謂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或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莊子天道篇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南史同綱之或云九經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名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若琳按吳文正謂經焚于春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若琳按今本作五此云一於事雖合於文則改經博士所謂博詩韓詩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傳楚元王傳韓嬰皆以詩為

固爲博士所謂奉詩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爲五也若璩按孟子題辭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未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非岐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鏡石也若璩按今關中唐時石刻張參五經文字具在南渡後權場中無搨本故厚齋未之見耳舊史紀云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玄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爲準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時是正訛文乃玄度非參也

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若璩按嘗持論此舉未行秦漢後遂不發見六經全文爲終古之恨顧爲世人所怪昭襄王葬芷陽括地志云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不韋冢皇覽云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魏地形志云在陽翟縣恐非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僞當攷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工不但尋行數墨也

虞溥厲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已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為智不勤教無以為仁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若璩按晉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詰以獎訓之厲學當名曰學詰

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于一陸魯望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為經書春秋實史耳舜臯陶之庸歌五子之歌皆載於書則詩與書一也丈中子之言當矣

王徽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禮家說孝經說皆緯侯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

注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驎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漢若璩按後魏書無裴漢當作後周借異書躬自録本其勤與編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按考之冊府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本文選亦見王明清揮麈録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雠定頒布

春秋正義云傳咸為七經詩王義之寫今按藝文類聚初學記載傅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四言而闕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若璩按二禮亦周禮禮記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侯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務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

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
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
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按李尋有
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
為內學隋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
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
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朱文公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愚
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
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若琥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甚分明余謂左傳疏雖詳亦略
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只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
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
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
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朱文公
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
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
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
宋符瑞志云孔子齊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
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見援神契是以聖
人為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
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
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自號素王
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
義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云玄聖素王之道祥符中
謚孔子為玄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
自漢儒至於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
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
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
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
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

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若璩按謂歐陽永叔蘇軾黜詩之序按謂晁說之疑孟子按謂李覯司馬光議書之脩征顧命按謂蘇軾歐陽永叔毀周禮以箴談經者之膏肓若璩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令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哲宗又嘗申命之講義果始慶師矣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為姦言以罔上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亡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康　偉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九 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震

困學紀聞卷九　宋　王應麟　撰

天道

歷紀天去地九萬里淮南子以為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八十一萬里洛書甄曜度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孝經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間相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里闕令內傳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脈論衡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天去地六萬餘里靈憲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周髀天離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

出極下地上二萬里周禮疏案考靈耀從上臨下
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為
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極廣長南
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廣雅天
度云天圍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
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
厚與天高等宿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

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
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
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
里月令正義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
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
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
五萬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
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
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三十八萬七千
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
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安定胡先生云南樞入
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
天形也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
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
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

十餘萬里致堂胡氏謂天雖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
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尸子
云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爾雅注牽牛
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畢昴者日月五
楊倞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其
說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
喘息未始離天也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又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為風輪所謂大氣舉之也澤為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葛稚川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可見矣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之和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轉一日一夜市於四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極四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義宗之說本此

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歷曰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晉魯勝正天論謂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案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未詳其說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度之一愚謂天度列為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漢志斗二十六四分退二晉志斗二十六四分百五十五皆有餘分唐一行謂太初歷今赤道星度其遺法也續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同而沈存中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蔡伯靜亦謂歷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為起算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度其以是歟淮南子天文訓第十一四分一與漢晉志不同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

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見李肇國史補裴冑問董生云貞觀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度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太初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歷甲申崇天歷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每年不及一分差見者）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古歷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四分景初歷在斗二十一祖沖之云漢初用秦歷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歷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晉姜岌以月蝕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沈存中云顓帝歷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

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劉智謂黃帝為蓋天顓頊造渾儀春秋文曜鉤謂

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而本朝韓顯符渾儀法要序以為伏羲立渾儀未詳所出

後漢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鬬苞似是人名氏當考

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鬬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列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此語蓋出於方氏禮記解）

觀象賦後魏張淵撰（見後魏書）初學記云宋張鏡非也

大象賦唐志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風之父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咸星贊旁覽不及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咸星贊旁覽不及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咸星贊旁覽不及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咸星贊旁覽不及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咸星贊旁覽不及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咸星贊旁覽不及

隋書時君能致諸蘭臺坐卧渾儀之下其所論著何止此耶愚觀賦之末曰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譬恥附耳以求達方卷舌以幽居則為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祖時棄官為道士時未有隋志非旁覽不及也張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後人因以此賦附之非也

步天歌唐志謂王希明丹元子今本司天右拾遺内供奉王希明撰喬令來注二十八舍歌三垣頌五行吟總為一卷鄭漁仲曰隋有丹元子隱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王希明纂漢晉志釋之然則王希明丹元子蓋二人也

沈約宋志五星聚者有三周將伐殷聚房齊桓將霸聚箕漢高入秦聚東井周漢以王齊以霸襄陵許氏謂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桓將興而天文發文欲作而地理決王道之草也

後漢永建初李郃上書曰趙有尹史見月生齒乞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如史所言天文志注李氏家書按太史公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趙尹皐又謂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尹史即皐也其占驗僅見於此趙世家不載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乂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為正史記正義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有巫咸巫賢冢併識之以廣異聞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此又一巫咸也

莊子言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有云傅說奉中闈之祠注云傅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說為商良相豈為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祠哉此天官之難明者也

春秋繁露云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丁鴻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堅不堅則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其言出於此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朝此皆有陰慝見于稷象志壹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日食既王巖叟言漢歷志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儆戒如此況日食乎

素問太始天元册文有九星之言王冰若璩按冰當作眕眕古厲字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為始遁甲式法今猶用焉楚辭劉向九歎云訊九魁音祈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搖光則招搖也

淮南時則訓注招搖斗建也楚辭補注以招搖在七星之外恐誤徐鉉長歷曰北斗七星開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若璩按王砅見杜詩即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一首也砅肅宗寶應時人自號啟玄子皆註素問八十一篇者精於醫唐人物志云王砅仕至太僕令年八十餘以壽終近杜註都遺此又素問太始天元册文有九星之言元板作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又從標而為始下元板訛遁甲式法今猶用焉八字多所謂九星者此也七字

王介甫云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朱文公云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顏之推歸心篇孔毅父星說皆倣屈子天問之意然天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簡妙巫咸招之言不對之對過矣傅玄擬天問見太平御覽

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黃姑即河鼓也吳音訛而然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善風也折揚奔厲天之怒風也見御覽周官小祝寧風旱漢代田之法能風與旱此昌黎所以訟風伯也

太平御覽以五色雲列於各徵宋景平元年有雲五色如錦而徐羨之廢帝韓魏公五色雲見之事不見於國史疑家傳之增飾也按元板空此條

龍城録月落參橫之語容齋隨筆辨其誤然古樂府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忘寢與餐龍城録語本此而未嘗考參星見之時也

天經紹興三十年若璩按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庚辰王及甫按及甫同州進士

上朱文公謂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為該備

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

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為中月令舉十二時之中以未為中以火星論之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為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

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蟄者畢諸星亦然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於未也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

後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

唐天文志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東京記宣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主遥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其上因以為名

歷數

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此為甲寅之歲大事記解題按通鑑目録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當考愚按大衍歷議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巳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其說可以補解題之遺

大衍歷議曰考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歷庚申元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按漢志魯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為壬子隋志春秋緯命歷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然則緯與殷歷同故劉洪曰甲寅歷於孔子時效即命歷序所謂孔子修春秋用殷歷也晉志姜岌曰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春秋分記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歷法積之氣候驗之日食則春秋隱桓之正皆建丑莊閔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後建子問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異尚也歷乱而不之正也

歷有小歷有大歷唐曹士蔿為七曜符天歷一云合元萬分歷本天竺歷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為歷元雨水為歲首世謂之小歷行于民閒石晉調元歷用之後周王朴校定大歷削去符天之學為欽天歷

劉昫曰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

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李文簡以為

至論若璩按李燾傳乾道四年新歷成燾引劉洪此論於疏乞申飭歷官討論

堯英謂之歷草田俅子曰堯為天子嘗英生於庭為帝成歷而大戴明堂篇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唐律賦有古有云朱草合朔

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為一月有閏十三葉平園閏月表用梧桐之葉十三若璩按平園周必大號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參同契借以寓行持進退之候虞翻云日月垂天成八卦象三日蒼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已虞與魏伯陽毋會稽人其傳蓋有所自漢上朱氏云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已艮納丙兌納丁庚戊丙三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納乙乙至癸其數九故曰九地九天九地之說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火太陰溼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期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為一周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即素問五六之數易洪範月令其致一也楊退脩謂五運六氣通之者唯王冰然遷變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為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為鳥屬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為馬之證也季

冬出土牛丑為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雞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雞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若獨不及辰之禽龍說文亦謂已為蛇象形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若璩按瀛國公在位二年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堯而上六閏逢無紀致堂云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蓋茫誕之說劉道原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衆說不同三統歷次夏商西周與汲冢紀年及商歷差異況開闢之初乎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略見於釋氏之長含經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以十一星行歷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彌乾聿斯經本梵書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歷晁氏謂

冷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五星之術其來尚矣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我辰安在論命之說也傳云不利子商則見姓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庚午則見支幹之有吉凶

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攷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為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為正前十分四刻為正後二十分中心為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史於六十分之上闕八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若璩按五代史記馬重績傳正有八刻二字則王氏所見本不如今本矣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甄鸞注藝經曰捐悶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時相

從徐援稱捐悶是奇兩之術御覽引藝經作悁悶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戊巳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四維桓譚新論曰老子謂之玄揚子謂之太玄石林謂太玄甘老子緒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之為九故九而九之為八十一童太玄以一玄為三方自是為九而積之為八十一首金樓子云楊雄有太玄經楊泉有太元經潛虛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温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天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也玄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見天地之心乎愚於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

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浩璩按有十二大寒終句不宜漏注云陰陽之數日辰之名盤洲洪盤按適號於閏十一月用中榆立閏蓋出於此國史志云歷為算本治歷之善積算遠其驗難而差遲治歷之不善積算近其驗易而差亦速歷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豳詩於十月曰為改歲周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此曰為改歲用周正何以卒歲乃夏正

困學紀聞卷九

困學紀聞卷十

宋 王應麟 撰

地理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

鹽鐵論大夫曰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八十分之一名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州絶陵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大瀛海圍其外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故秦欲達九州方瀛海朝萬國文學曰鄒衍怪說炫惑諸侯秦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愚謂秦皇窮兵胡粤流毒天下鄒衍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之害如此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此即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杜牧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釐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漯川李垂導河書曰東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晁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訂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

石益明顯矣

蔡氏禹貢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今為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朱文公詩傳曰秦德公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邯為雍王所都之廢丘也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縣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

朱文公謂漢之尋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地其說明矣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莽以豫章郡為九江柴桑縣為九江亭則九江之名其誤久矣以九江為洞庭本於水經而胡晁曾氏因之國語注姑蔑今太湖當作大末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當作泱口蓋傳寫之誤

入海今漢志云蠻夷中

戰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非但蜀有棧閣也若璩按淮南本經訓延樓棧道即宮室亦有之

楚北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為濟陰高魚非也左氏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云竟陵縣東有魚陂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地廣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愚按黃霸傳入穀沈黎郡後漢西南夷傳武帝所開以為西都縣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井嶲夷傳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

二月省汶山郡并蜀　宣帝紀地節三年十

荀卿為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誠齋延陵懷古有蘭陵令一章蓋誤以南蘭陵為楚之蘭陵也古靈若璩按古靈陳襄號詩亦誤若璩按魏地形志蘭陵郡蘭陵縣有荀卿冢與史記辛因葬蘭陵合

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隆為銅川令阮氏注上黨有銅鞮縣龔氏注隋初置銅川縣今忻州秀容是愚考隋地理志定襄若璩按當作樓煩始統秀容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十八年置忻州龔注是也若璩按龔氏名鼎臣明道間人中說同州府君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於虎牢西魏始改華州為同州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若璩按宋史地理志汾州治西河縣即今更名汾陽縣非古子夏設教地也詳見余博湖掌錄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尤奇峻可以參觀

地理志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若璩按陵似當作浦入海禹貢集解云淮陵晉猶存不知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愚攷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永寧元年為淮陵國輿地廣記泗州招信縣本淮陵縣漢屬臨淮郡宋曰睢陵置濟陰郡今按漢晉有淮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陵縣而淮陵郡無淮陵縣蓋宋之睢陵即漢之淮陵也廣記漢睢陵故城在淮陽軍下邳縣寰宇記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北二十五里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臨淄有服官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鴆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

琅邪郡靈門縣壺山浯水所出音吾元次山名浯溪亦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

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以賢令為聖令舄鹵為斥鹵若璩按河渠書以引漳水溉鄴為西門豹余謂西門豹當魏文侯時史起當襄王時皆為鄴令皆鑿十二渠利民故左思魏都賦西門溉其前史起溉其後括地志亦云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正義云地理志宛西通武關鄖關當為洵洵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愚按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長利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在商洛縣正義失之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暇而周不知封建之效也唐以幽鎮亡而契丹之患始熾方鎮之效也郡縣削弱則夷狄之禍烈矣

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伐高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士為漢武求仙之處

李太白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其說本揚雄蜀記愚謂岷嶓載于禹貢庸蜀見于牧誓非至秦始通也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鄒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通典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歟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鼂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為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

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嘗論之矣通典又謂景純注解疎畧多迂怪今郭注不傳（若璩按漢地理志自注引桑欽言者七是欽通地理學有撰著故後人以水經歸之與至作郭璞撰可一言以折曰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

三輔黃圖所載靈金內府及天祿閣青藜杖皆王嘉拾遺記譌誕之說程泰之謂黃圖蓋唐人增續成之（水經注引墨子曰舜漁濩澤雷澤旁得之服澤之陽服字疑即濩字）

漢王嘉傳為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按漢無宣城郡南陵縣（宣城縣屬丹陽郡）南陵屬京兆文帝七年置顏注不攷地理志何邪

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為雍州之山梁氏集傳從之（朱文公曰梁山證據不甚明白）

州之呂梁狐岐山也蔡氏（若璩按朱子不甚分明之言最精）

賈誼書曰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函谷在陝州

靈寶以限北諸侯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其詞奇麗超絶翰墨畦逕可以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大雷在舒州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晉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温嶠書無過雷池一步積雨為池謂之雷池東入于江為大雷口元和郡縣志云

余仕于吳郡若璩按仕吳郡乃淳祐登第初差監平江百萬東倉也嘗見長洲宰其圃扁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服度以為吳苑韋昭以為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它有所据乎曰隋虞綽撰長洲玉鏡蓋煬帝在江都按時贈諸葛潁亦有參斡長洲苑之句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后時元和郡縣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未足據也當從郡國志　若璩按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蓋取越絶書走犬長洲以名亦非無其地

后時襲突厥犀胡死於此故以名之

隋牛弘封奇童公僧孺其後也奇童巴州之縣梁普通六年置取縣東八里奇童山為名隋唐志通典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童誤也續通典作奇童

諸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傳視漢亡八篇矣十篇見於大戴禮景迂云世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朱文公云所記雖或甚疎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太史公序歷書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翲忽出曾子天圓章曾子云其間不容髮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沒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乎若璩按言苟變事出孔叢子自不足信

家語荀子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敧器焉韓詩外

傳說苑皆云觀於周廟有敧器焉晉杜預傳云周廟敧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為是若璩按南史祖沖之傳亦云造敧器獻竟陵王子良與周廟不異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

胡文定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韓詩外傳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步姑布子卿曰嬴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文定蓋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

荀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陳仲子猶可議直哉史魚以為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鰌與子思孟軻皆在焉豈有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巳之焦焦受人之掊掊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

案焦焦元板本作漁漁

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獨不知李斯成相曰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韓非乎

草直成為輔注云橫草真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皐陶之功橫而不順者草之直者成之也愚嘗攷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窺橫草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即皐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真與直字相類之交未詳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橫草即橫草也苷禹輔佐之名

王霸篇睪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傳注作皐牢猶牢籠也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倞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此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荀子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宮賦之語本此

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知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今監本唐與政台州所栞熙寧舊本亦未為善書蛺詳攷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監本改為五帝而刪注文

河間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謂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釃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又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司馬公為獻王贊謂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復還其必

賢於文景遠矣若琥按欲以河間獻王德代杜子春祀兩廡以有功周禮為最先朱子云胡氏言使河間獻王為君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其謂如此差除郡裏得來河間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謂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圖則心說矣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詩書之序亦然

老泉太玄論曰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東坡亦謂太玄法言雕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

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矣司馬公雖曲為之辯然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注云半通關今按仲長統昌言曰身無半通青綸之命注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

美靈根閉朋牖太玄之心學也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隋無此名

詩失於齊魯當從龔氏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上文已言齊韓毛鄭詩之末也不當重出

封禪秦漢之侈心此河汾篤論也房魏學于河汾而議封禪之禮不以為非安在其為守師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人焉曾謂房魏不如懋乎

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愚按楚辭橘頌云閉心自謹終不過失今王逸注閉心捐欲也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晉而下言之也

記註與而史道誣矣註當作注記注謂漢晉以後居注之類虛美隱惡史無直筆故曰誣阮逸謂若裴松之注三國志恐非

張玄素問禮注云史傳未見玄素蒲州人唐書有傳注

以為未見非也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此叔恬之言也元魏之君唯稱孝文然治家無法佳兵不已再傳而遂亂安在其黎民懷之也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白牛之溪注云王績嘗題詩黃頰山壁

頰之谷遂至白牛之溪當從龔本云子遊黃

愚按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當從龔本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為傳云著獨遊頌及河渚

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為祭文云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夫飛知還龍亢靡悔藏用以容

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

無功荅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

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

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聲聲

品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

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

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

溟高深極矣可附中說注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八

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

膝最忌餘病亦通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襲氏本載前述

長子福奭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福祚

生勉勉生怡怡生潛潛之季子為諫議大夫給事

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有傳福時之子見於文藝傳

者勱勑助劻勸太原府君名三子而教焉龔氏注云文中子三子福奭福祚福時福郊也奭疑即書此以補世家之闕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際

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恥歸

于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

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峙信

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窓

俗刪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儗儗階庭禮樂生

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泗涘又注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為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之道未行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鄭毅夫論中説之妄謂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二年通時年八九歲未有門人而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湯之什門人皆霑襟關子明太和中見魏孝文如存于開皇問亦一百二三十歲矣而有門人皆霑襟關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二年出襄州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為門人俗古史謂多申韓之言以智欺其民以術傾鄰國有傅子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不貲之寶石璧菁茅之謀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

世説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説其言閎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

張巨山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内業諸篇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古字如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紓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為兄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偏舉愚謂管子乃尹知章注今本云房玄齡非也（若璩按張巨山名嵲）

襄陽人官數文閣待制見宋史列傳第二百四文苑七

地員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漬田悉

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手實之名始見於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藉文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蓋有激云

傅子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古史謂多申韓之言以智欺其民以術傾鄰國有不貲之寶石璧菁茅之謀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

管仲曰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理呂氏春秋云臣不若弦章按説苑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

為正

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為風后

弟子職漢志附于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教士之子者爾

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若琰按馬公驌以為蓋古塾師教條管子之作內政用以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

傅奕能辯之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朱文公謂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為復

方伯謨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黙之以為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似與師說背馳若琰按何屺瞻曰朱子與黃直卿手畢云伯謨不幸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據此則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氏以為高弟蓋據陸放翁所作墓誌而云此條議論亦具載墓誌中伯謨名士逢一名伯休莆陽人

生之徒十有三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

首章以有無字下斷句自王介甫始朱文公謂名可名有名無名皆一義常無欲是說無欲

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利天下之心而與天下同其利然後可以得天下

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閑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

內充董子亦有得於此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序曰亦曰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其書稱平王問道老子與孔子同時又云范蠡師之去平王之時遠矣序謂周平王時人非也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荀子取之譬若積

薪燎後者處上汲黯取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明德后取之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魏相取之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舒取之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杜甫韓愈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孫思邈取之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陸抗取之欲治之主不世出王吉取之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枚乘取之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鄭昌取之丈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越絶劉子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狡兎得而猶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長孺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注云積薪之言出曾子當攷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蓋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若璩按史記老子傳亦云爾老當從國策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也呂氏春秋云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然則與子產同時

列子以仕衛為嫁於衛從一而終之死靡他是之謂正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

狐父之盜史記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而郤子觀物外篇謂盜跖

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

五峯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畧不為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愚謂此讀莊子之法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與莊子同而小異漢古今人表作輸遒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敢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目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而口傳之離道遠矣

朱文公謂庾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覽引莊子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口張不能嗋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

初寮若璩按初寮王安中號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竅掩卷而坐猶覺琴琴之逼耳

齊物論女以妄聽之奚張文潛銘商瑤曰造物則奚句法本此飾小說以干縣令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有進士程文用此犯聖祖名

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列子釋文公孫龍字子秉秉謂公孫龍也

魯雞固能矣注云大雞也今蜀雞爾雅雞大者蜀韓文公守戒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是以蜀雞為小也未詳若璩按昌黎熟于莊蜀本越字

荊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心而已

矣事其心出人間世

呂吉甫曰聖人之所以驅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蓋孔氏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以此而已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郗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盛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益固

竊之二事相類

支離疏攲笑播精文選注作播糈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孛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柯守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覩山念木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莊子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者也史記儒林傳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豈滑釐逃儒而入於墨亦若吳起之言兵歟說苑載禽滑釐問墨子

庖丁解牛行其所無事也管子云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刀游閒也賈誼疏云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目全牛萬隙開橫渠詩語也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胡文定春秋綱領有取於莊子之言其可廢乎

豫且事有二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者也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莊子所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也

郭象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臟矣韓文公聽頴師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於此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謂齊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莊周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言自以為至矣而周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為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者亦畧稅駕矣

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黙山名

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黙祝沐浴齊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魅黙首不知以為魅祟也

插桃枝於戶連仄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童子夜嘯鬼數若茜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空閒一作門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

孔竅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緡謼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曰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緡所以有謼歌者為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王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

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鶣起

老子數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上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琴琳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飼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按居上元刻板作居止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之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嗽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觚窗也

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羊溝鬬雞處株椿也雞畏狸也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

鵲上高城之堄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淩風而起

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鶣起

金鐵蒙以大緤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跱其鼻空大其服博其踵流其舉足也

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青鶏愛子忘親司馬彪曰鶏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竇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

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竇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

道未半而以其尊顛洞尊也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羌人死燔而揚其灰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
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
龍室彫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施尾
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
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
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流胕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癲病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
鵠以五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雀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喻聖主之法明
奸至不敢跖也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
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
先君伐衛克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

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
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一齊
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作宋
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
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為有
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
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
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
言而歸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一作面作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一作者也一作操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食之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敖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楔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鵪為鷃鷃為布穀布穀為鵪此物變也

盧敖見若士深目蒿肩

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禮有所斷割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豈將弁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

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若璩按余孫名學翼取此

漢七畧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

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道之所生天之所與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

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詭究之路容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復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衰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復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支疏達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益賊愈多夫

幾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整喉中有疾不可剔也壁著面不可射也蟣蝨著身不可斫也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

莫之能明　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　夫婦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紿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蹙之既不避兄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

太平御覽引鶡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燔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鶡秦能為此言而不能保其身漢書楚老父之言本於此文子引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

尸子曰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

又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漢書稱孝已莊子稱蒲衣子其事見此太子晉事見周書

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濟狩則為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文心雕龍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謂之祠田豈他有所据乎按符元板作俗

程子見家語子華子見莊子近有子華子之書謂程本字子華即孔子傾蓋而語者後序謂鬼谷子之師水心銘鞏仲至所謂程子即此書也朱文公謂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者所為決非先秦古書

韓子內儲說謂叔向讒萇弘按左傳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叔向之沒久矣

韓子曰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為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

五處曰周去秦為從暮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按史記赧王倍秦與諸侯約從衛為衡之事未詳

說疑曰有扈氏有失度誰氐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崇侯優施事甚著古今人表桀時有雅侈餘皆闕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

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
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古今人表桀時有干
辛榮夷終即榮夷公虢公鼓即虢石父墨子云夏桀
哆 染於干辛推

韓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記商
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
異也

又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若樹
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損其閑冗宋
景文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 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

又云儒服帶劒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
而憲令之法息愚謂堅白公孫龍之言也無厚節析
之言也

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貢諸呂太史西漢
手筆曰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文法本此

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後魏崔浩謂王猛之經

國荀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
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筆墨畦逕皆
有自來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劉夢
得用此語恃字作俟

距孱之費金壁西門豹之納璽戰國之時官邪賂章毀
譽決於左右之口於此可見若阿即墨之斷者幾何
人哉趙之郭開齊之后勝皆受秦閒金魏信陵
之以毀廢亦以萬金為間三國遂墟矣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此名言也鄭
長者之書見漢藝文志若璩按人主二句見韓非子
為齊宣王之語宣王聞之鄭長者有言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方
為長者語王氏漢藝文志攷證却合

廢若璩按韓謂搖木者拊其本張網者引其綱

韓子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若璩按史記作共
南人問訓與韓子同為賞首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
呂氏春秋作赦淮

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

其妄然傳記若此者衆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僕胥亡負容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為平王謬矣甯越又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斂治城郭有咎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內之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按犯建子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羣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皆不同時

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戰國策云延陵王誤也鮑氏改王為君亦未之攷

韓子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菽東門外令人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吕氏春秋云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十一年徙木予金其祖吳起之遺智歟按赤菽作赤黍

說文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清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

鵸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服賦而已柳子之辯其知言哉

戰國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見慎子

吳子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佩韋賦桑弘和而却武兮渙宗霞而國擧桑謂承桑氏也一本改桑為乘誤

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辨是分數明按孫子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辨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本李充對魏文侯之言見苑說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

韓子謂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唯郭有道無愧吕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詩曰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若琢按番音婆番吾趙地名漢為湔吾縣今之平山縣也李吉甫言周武帝時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詔特留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吕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孫子用間篇當參攷伊吕聖人之耦豈說遇求獲者此戰國辯士之誣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辟紂海濱當取信於孟子若琢按

王氏克忘伊尹事出孟子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籲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胠篋三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温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見其閫奥乎先生曰為子陳言至道齊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顔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文心雕龍云轉丸既動然後用鉤鉗

聘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程子曰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捭闔捭闔

劉通善為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遍通學短長史記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

鬻熊為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諸子之最先者今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運轉無已天地密移力命篇引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賈誼書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皆今書所無

呂氏春秋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荀子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墨子有見於齊兼愛也陽朱貴己為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無儒故也遷齋云梓人傳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職篇云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其君其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

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本於呂氏春秋

說苑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時兩周未分亦無周威公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為晉出公當從呂覽然晉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驕亡也屠黍不可謂知幾

孔叢子公孫龍臧三耳呂氏春秋作藏三牙

賈誼疏壹動而五業附新書云五美附見五美篇業字當作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誼之言本此韓非子亦云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顏注此語見六韜主上之操也語出尉繚子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張夫人諫苻堅之言本於此

賈誼書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煴物時熟吳斗南謂漢郊祀歌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媪當作煴

鹽鐵論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益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蠭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温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温饑飽之為修短驗於物者也豈肯為方士家録蓋依託也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即西京雜記所謂葛洪家有漢武帝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通典云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荀悦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静之節必書焉

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通典云漢武帝

生醫家則尚温以血脉以煖通若璩按暑氣多壽出淮南墜形訓

若璩按季海名淮金華人孝宗朝丞相曰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山海經檢此語未見

傳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伊川謂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抱朴子論仙篇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録仲舒儒者豈肯為方士家録蓋依託也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即西京雜記所謂葛洪家有漢武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荀悦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静之節必書焉若璩按隋經籍志謂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

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荀悦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静之節必書焉

文子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云籠聾無耳淮南子曰狂馬不觸木猶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

祛惑篇有古強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窺好之韋編三絶鐵撾三折今乃大悟史記世家韋編三絶鐵撾見於此撾一作揭方士寓言揭此也

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言三畧者始見於此（漢光武詔引黃石公記未有三畧之名）含神霧云風后為黃帝師又為禹師化為老子授張良書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圮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荊公詩云素書一卷天與之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粟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制禮從俗則非

肖之禮（見初學記）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也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

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愚謂為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鐘而朝之言哉

程子謂未有心盡而能用管仲者於鄭簡公亦云

論衡蓋蔡中郎所祕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充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荅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若璩按文康名勝仲字魯卿丹陽人見文苑傳）亦曰充剌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為鄙以從佛肹公山之召為濁又非其說驂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家語問舜冠謂魯哀公問於孔子尚書大傳以為成王問周公

諸訟首（餘糧棲訟本於此）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咸為德以謙為道老子以無為德

以虛為道愚謂咸言虛而不言無與老氏異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
不常絕
或問賢曰顏淵黙要四皓章玄成王介甫曰出乎顏淵
則聖人矣出乎韋玄成則衆人矣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語也余裒
公謹箴用之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
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之史記本傳闔廬
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非筆削為十三篇也
何校本云注八字亦正
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文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云荆楚有
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
者大如巨擘剥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迷陽其
虜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若璩按問楚中人
亦云不識迷陽草
但有一種花名刺子其抽條可食
兒童呼為陽馬恭恐即迷陽草

国學紀聞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一 二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於攷證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篇

鄒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齊有田巳先生行修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巳改製新衣拂飭冠帶顧

謂其妾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從者曰佼過於淄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佼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與鄒忌之言略同洪景盧謂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言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者多矣

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閔王訢之檀衢按吕氏春

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鬲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辟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囿囿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斬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斬之東閭每斬者以百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即狐咺也愚謂殺諍臣者必亡狐援其洩冶之類乎

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田單以即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即墨大夫入見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吁何即墨之多君子也

樂問入趙燕王以書謝焉新序以為惠王遺樂毅書奪其所愛今本無之

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

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憙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為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禹貢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姚弘云戰國策遺逸如司馬正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燕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宮室而居今

本所無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為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闢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元獻之論有補世教故錄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子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

三十三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形今按毀譽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女傳若璩按士龍名季宣永嘉人即前所謂薛常州也齊威之霸三語乃使還言於孝宗以攻其左右者

大事記魏以田文為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適同而在前呂氏春秋嘗分覽作商文所載吳起問荅與史記略同西山讀書乙記謂田文游俠之宗主以

主少國疑自任未知其可也誤以為孟嘗君

王逸云屈原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即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睢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

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

陳軫傳卞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

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

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及遠古史云范雎自為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此策不為無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若璩按韓玘亡韓事不經見僅李斯上書短趙高云宋子罕劫君奪田常取國繼以信高之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斯與同時事定有據而王氏用此亦新矣哉

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猶存也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繫周統于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繫秦若璩按通鑑已然朱子以為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

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為黃秦為呂唯燕為舊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荊軻其能國乎若璩按楚為黃者僅幽王悍十年悍卒而猶立是為哀王仍考烈王所親生也秦長安君亦爾惜讀史者不能析別之

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楚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魯仲連書當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荊王邵云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封於商非封衛也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為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愚觀董晉之荅回紇語李懷光譚英華作談忠之發之也董晉行狀燕將錄若璩按董晉行狀曰先皇帝時公副李涵使回紇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壇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焉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壇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咎環公拜李懷光反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愚之造懷光言曰公之過未有聞於人其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赦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使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

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恕朝夕幾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絶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　燕將録曰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齊鄜國往往矣兵者抵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為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閻守蜀棧道劒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攜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東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胥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驍銳墜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

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圍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鵰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城數千里倚渤海墻太山墜大河精甲數億鈴劒其阨可為安矣然於潭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顒翫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騶騶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梶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陵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今幸枉大教吾心定矣

倚伏可畏哉史記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之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之

年四十二則生於秦莊襄王四年甲寅是亦秦亡之歲哉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三年　四年此從六國表始皇立而柏翳之秦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滅也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不敢見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笳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漢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章昭洞歷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閨歌古歌尚質必無秣馬金閨之語蓋依託也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殽桃林晉地非秦有也　若璩按秦孝公亦非春秋時

史記正誤　索隱正義史刻通鑑考異古史大事記解題所攷正者皆不著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頊帝嚳帝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重矣書缺有閒乃時見於他說五峰胡氏曰仲尼繫易歷叙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為五帝也而顓帝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朱文公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録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六年遷說妄也若據孟子叙太甲亦兩三年字蓋凡六年而後復歸亳與今孔書異詳

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書正義曰舜年六十二為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

夏本紀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左傳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是遷說之疎若據左傳正義與史記索隱正義同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正義曰鄭玄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違非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遷說妄也若據孟子叙太甲亦兩三年字蓋凡六年而後復歸亳與今孔書異詳

尚書古文疏證

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與書序相違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太戊為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

周本紀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

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密自竄于戎狄之間韋昭
云不密去夏而遷于豳詩正義按公劉之篇公劉避
亂適豳公劉者不密之孫若璩按竄戎狄者不密適
豳者公劉乃二事一當太
康一當
柴也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季歷左傳正義
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遷言疏繆大伯
虞仲辟季歷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皆同
母也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公
以為妄說五峰胡氏曰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誠
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質成之年為
文王興王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於是自稱王則不
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在
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起亦未見史
遷全不是不若兩存之劉道原曰遷不見古文尚書以文王

卒劉歆三統歷以為九年若璩按九年大統未集出孔書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二十六條

武王祭于畢觀兵盟津歐陽公曰伯夷傳又載父死不
葬之說若不可為信程子曰觀兵必無此理今日天
命絶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林氏曰漢儒以觀
政轉為觀兵而為周師再舉之說若璩按觀政亦出
孔書辨見同上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黄帝之後於
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禮記正義曰
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及下車義反當以記為
正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惠
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年
共伯和干王位故謚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諸
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推是而言則
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為政者莊子曰共
伯得之於丘首

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詩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為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正義曰孔傳云穆王即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勝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若璩按孟子言百里奚不至為晉所虜益知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載繆公四年乙丑迎婦於晉左則僖五年丙寅以媵秦穆姬亦差一年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正義曰鄭氏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呂后本紀夾涇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若璩按漢書有惠帝紀帝崩即紀高后不紀兩少帝豈無因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為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為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說齊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

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弘薨則先元鼎四年巳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為淮陽太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孫弘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況黯在武帝時始為謁者遷滎陽令稱疾歸乃召為中大夫又出為東海太守又召為主爵都尉又公孫弘請從為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為淮陽太守則未嘗為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注之年則弘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吳氏曰蒼龍朱鳥玄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罔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正義曰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牴牾譏之本敬王崩貞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竟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杜違史記亦何怪焉

吳世家以光為諸樊之子僚為夷昧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杜言光吳子諸樊子用史記為說也班固云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為正

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辟害耳遠適荆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石林葉氏曰以春秋傳考之斷髮文身蓋仲雍太伯無與焉若璩按近益辨論語虞仲乃逸民非纘世有土之君也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曰左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吳亡後二年也語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誅哉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正義曰面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遷妄為說爾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姊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詩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左傳言莊姜以為己子云完母死亦非也

武公殺兄篡國呂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孺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正義曰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若璩按東萊此論亦本之小司馬索隱而援證至為精詳王魯齋猶作騎墻之見者

何與

初宣公愛夫人嬴姜左傳正義曰烝淫而謂之夫人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正義曰世家年表自乖異

虢鄶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正義曰詩譜武公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鄶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左傳正義曰案鄭語桓公始謀武公也遷之言皆謬若璩按詩集傳檜下誤亦同馬

遷

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詩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傅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為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

項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峚之功項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項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為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為將授王遂飾成為此謬辭耳

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妄耳

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有義而致

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為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嘗為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齊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為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為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僞為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因姜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為口實豈小哉

晉世家鄂侯郤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子哀侯光立詩正義曰案左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隨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詩正義曰案左傳士蔿為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曰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周作晉文侯命夾深鄭氏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侯為重耳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為秦穆夫人哀吾母重耳

母女弟也左傳正義曰案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為齊桓女也號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二母不得為姊妹也皆遷之妄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為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姞之夢蘭為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之妄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

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大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詩正義曰案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世家言佗宛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傳正義曰束晳言遷分一人以為兩人以無為有謂此事也若璩按索隱亦辨其誤而此援證尤精

舜居嬀汭其後因姓嬀氏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為嬀謂胡公之前已姓嬀矣也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鄭語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左傳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謬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左傳正義曰杜注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蚡冒是兄弟相及之文蚡冒卒而子立故不得為父

莊王即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愚按莊王時有孌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呂氏春秋審應覽云荊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謾成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謾新序云士慶然則非伍舉也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朱文公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為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緜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為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詩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投殷之後於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之時始封於宋未為殷後也成王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正義曰傳言蔡叔周公凡故杜從

之

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為說若據按毛叔鄭見周本紀杜註名聃非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主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若據按此余從

史記詳孟子生卒年月考

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史通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若據按索隱引譙周語已辨天之亡者由有賢而不用不待史通也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左傳正義曰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

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若璩按袁內子為杜服註文公女則妾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兒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左傳正義曰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厠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誤若璩按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余嘗以經案此事成公八年大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聞有趙朔蓋朔已前死矣朔死而武生於是年已七歲從母畜公宮無遺腹之說雖收其田以韓厥言輒反之殛而見卿大夫皆歷歷訓戒無庸有為客匿孤之事趙世家似得諸傳聞其殆莊生謝魚之辭賈生鵬鳥之對哉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潘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揩矢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為聖而已矣何其陋也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伯夷傳朱文公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及也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通鑑外紀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修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

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間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坐之論乎

宰予與田常作亂鮑山楊氏曰田常為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為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闕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我也若璩按洪景盧曰孟子載三子詢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歿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矣此虛會為尤妙云又按因闕止字子我與宰予字相涉而誤亦索隱之言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

刺客傳說齊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讎為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刺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繾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冥諸四子之間不亦薰猶之共器乎

張叔傳未嘗言案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効秦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廷尉歐即張歐也安得為不案人哉則歐固謹於細而略於大也若璩按何此瞻曰此景帝納袁盎之說自示意於丞相等行之非張叔所欲案劾也錯之門誅也寃矣或譏其不能如擇之之守天子法則可耳

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若璩按當作六九年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勸百而風一江氏藻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若璩按此小司馬固言之矣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史

通謂以後為先

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漢書作馮呂成公曰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弘質張湯揖衛青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實本於史記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夾谿鄭氏曰湯武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而並議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若璩按何屺瞻曰獵儒墨之遺文謂附見於傳諸子也明禮義之統紀謂荀絕惠王利端孟子荀卿或詰之不詳

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未足為煦煦孑孑之萬一況能當仁義之重名乎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此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為太平盛典然登不偏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宴安不行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鎬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鎬文告成是故放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

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

魯世家開金縢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啟金縢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魯無揃蓍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

按揃元扳作揃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洪氏曰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為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用學紀聞 卷十一 三十四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王氏逵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若據按魏絳者北史記

差一年 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非西戎也王氏未及辨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憑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滴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遊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牴牾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用學紀聞 卷十一 三十五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昏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為奴而後太師少師挾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度曰以書考之太師即箕子也少師即比干也若璩按周本紀明著太師名疵少師名彊皆伶官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周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佯狂為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曰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周今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蔡氏沈曰按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夭跖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權盖實不曾廢若璩按戰國策亦是廢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若璩按甯氏滅於獻公手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娶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為士慶呂氏春秋以為成公賈不言伍舉

困學紀聞卷十二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云（程子）

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于王莽傳

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迨

迨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

肯泣路傍洒淚菌叢筠二詩可以祛千載之惑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黍

許時本於此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牧

不受命此非為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爾易之師

曰行險而順（若琳按樂毅設使有賢將之風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忮黯之正直所謂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忮可乎周陽由蝮鷙之靡爾其可以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鷹梟接翼也

賈生弔屈原曰謂跖蹻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蹻韓非子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蹻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此又一莊蹻也名氏

與盜同何哉

淮南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雎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鄣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雎伏尸流血數十

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于此大事記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録此以補遺（淮南王諫伐閩越其言畧同）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為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黄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絶世（下二句不同）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張相如也又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謂英布史漢不載）

漢大啓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荆吳淮南淮陽皆同姓也

漢書以為韓生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夸大功業以為
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
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言甚簡而無
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子孫享四百年之祚歟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
此高帝之詔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
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
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穎論之曰王霸之無
辨漢世為尤甚儗人之非倫漢儒為尤甚尊王絀霸
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

班固敘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
董仲舒於公孫弘兒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之儔
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猶渾殽如此謂之
比良遷董可乎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按儀禮鄉射疏
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
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觀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
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
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若據按盧
六以曰國策稱王孫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
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豈戰國時又獨以
袒左為刑乎故知左右不必區分但以覘衆心之從
違蓋自戰國迄漢人習為之故少文者亦復能爾也
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
二條蓋倣此語而失之
若據按何屺瞻曰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二似當
仍以八字為句余謂此上文吾與諸侯約約句絶先
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則與父老約約亦當句絶
至約法三章乃班氏組織成文於沛公語氣不相蒙
淮陰侯蓋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輕諫留居秦宮鴻門
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及也

吳斗南為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荅書曰劉氏所斷句
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
所聞皆與史記合為原廟渭北見一書廟渭之間有
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
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

句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之

文公語録以此事為虚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若璩按金石録右四皓神位神胙几刻石四在惠帝陵傍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辨陳留吏鑒田之牘其英明畧同而武帝之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

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作而肆赦所以見愛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在儒家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相魏文侯富國強兵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録亦云李悝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則微當作徵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

史通述傳玄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成句標為異説今其書不傳前輩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堯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

垓下之戰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及若璩按高祖本紀五年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此韓信用兵全副伎倆也通鑑本漢蓋倣此忘却史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
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
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
然則依託為書不止吳均也
刑法志獄刑號為平矣酷吏傳序號為罔漏吞舟之魚
王溫舒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曰號曰聲謂名然而
實否也書法婉而直若璩按罔漏吞舟之魚實言文法疏非刺時也不當與上下並舉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父
子為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
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于陰陽家何也七
畧劉歆所為班固因之故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出
雲時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仞非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
不載五屬國之名表云三年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
謂鼎士也
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所謂鼎官鄒陽所
衙綰以戲車為郎鹽鐵論賢良曰戲車鼎躍咸出補史
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俗
語猶謂無為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

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捕澤張掖
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
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若璩按日勒止注都尉治
捜乎注可見胡三省註通鑑地理歸太僕稱曰佳
然於五屬國此等亦不云屬國其西河郡之美
惜其通鑑地理攷
一百卷之失傳也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氏譜云岡仲見
詩老見春秋禮記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若璩按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
姬姓也余謂以大父開地父平相韓凡五世則公族
之說當信然張氏譜亦從唐宰相
世系表來但代數則其所撰出者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但記自少
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為自敘又
云相如自敘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特為美談
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
以為自敘歟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吏俸用其
半餘二十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
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漢財用之數
大畧見此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時
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而不
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
其語見吳步陽疏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見鮑傳
卓茂與孔休蔡勳劉宣龔勝鮑宣同志不仕莽時見卓
茂傳
王皓王嘉並弃官見李業傳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為清
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
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論衡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杉中監以問百
官百官莫知若璩按漢蘇武傳監上有廄字如
淳曰杉園中有馬廄武為之監也
又云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至孝
武揚子雲錄宣帝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
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子雲書不傳平仲未詳
其人孟堅頌亦亡若璩按後漢班固傳與陳宗尹敏
之字也官
雒陽令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引仲舒對策愚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眞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思不窺園門若璩按後漢書作門桓榮十五年不窺家園何休按謝承後漢書作園者十七年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馮

揚為弘農太守八子皆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嫗秦襲為潁川太守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璧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若璩按南宋仕者衆唐至號萬石張家廖剛子四人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磾三入一人胡廣司徒再入二人魯恭胡廣司空三入一人牟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至裴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姚元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胤宋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愚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

揚雄河東賦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注云倫古善御者愚嘗攷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

張竦荅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陳無已為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公書趙忠定

父行實後云處者易持出者難工皆本張竦之意
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郢客為侯周益公刊
文苑英華校正以為楚王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表土軍侯郢客代共王
子此盈川所用也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
肅焉昌成公曰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齊之後一人
而已沙隨程氏謂延年女羅紛為昌邑王賀妻生子
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為嫌王元石曰宣
帝時有大議論三延年以不道劾光憂侯勝言武帝
不宜立廟樂有司謚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有所不能

劉應起時可奏疏謂當使近習畏輔相輔相畏臺諫
若申屠嘉能使近習畏之若嚴延年能使輔相畏之
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窋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家
令臣錯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制猶古
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魯王道
堅所舉道侔伊呂科行祕書省校書郎張九齡自糊

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靈夔之孫本
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而秉史筆者不
書於傳僅見九齡集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不
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
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能逆朕哉成公曰
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
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

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班史逸其事孟
堅議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為逸民立傳是以有目
睫之論
高帝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
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謚議之始也崔
駰章帝謚議見太平御覽
歐陽子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攷漢史蕭望
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

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為萬世之
禍可謂一言喪邦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訟奪女財以與子
謂翁之思慮弘遠乖崖若璩按乖崖張詠號斷杭民子壻之事
其意類此事見風俗通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居
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之山父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若璩按杜欽李尋兩傳並同宋景文公引蕭該
音義案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
莫如為常山太守案此莫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
本反愚按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
分為屯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
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按隋地理志舊置毛州大業初
州廢則非隋置以此證之則毛屯之相混久矣屯
之為氏於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録有法部尚書屯度
徒渾切與蕭該音不同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為博士
田何子裝釋文序録作子莊高士傳云字莊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而論名
節猶為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羣為曹操掾而傳
云雅仗名義其能免樓護之譏乎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置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虚封蓋
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君顏注云楚漢
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則虚
封非始於建安也若璩按杜佑于楚漢字上增戰國之際尤包得全
崇文總目史篇十卷漢篇之名本於此
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為鄭茂顏師古曰荀悦漢記
云令狐茂令漢記本脱令狐茂三字御覽上黨郡記
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
張敞集朱登為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蓬伯玉受孔氏
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

獨享之其言有儒者風味

宣帝以刑餘為周召非獨弘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魏相因以奏事戚宦之禍漢自宣帝始也若璩按何屺瞻曰霍禹秉政霍山復領尚書事弱翁不因許伯封事何由得達語一不密不特身危而國家亦被其禍矣宣帝起里閈所倚唯外家舍王史而獨因平恩專欲發其弒后之謀也從而議之可謂讀史不熟矣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應劭曰

張敞蕭望之言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絜身

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

黃霸傳鴞雀顏氏注當為鴟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鴟

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王陵爭非劉氏而王而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矣若璩按竊以國既有之家亦宜然此余所以痛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七條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高見實類其祖

漢之劉歆魏之元韶賣宗國以徼利而身亦不免小人

可以戒矣若璩按元韶事不見後魏書列傳見北齊書及北史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疎遫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太過賈誼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

揚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學孟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

樓護之孰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言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為長者樓護朱家之罪人也若璩按樓護厚於呂公而薄呂寬豈李西涯樂府所數元是五侯門下史者耶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軍君子以為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為非

劉道原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攽敘七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録記傳録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閨至五六

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能著鉤帶入房太平御覽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所
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突厥致書隋文帝曰從天
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畧
若璩按沙鉢畧隋書作始波羅可汗
西山先生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言漢許后
上成帝書於班史為隱僻處學者多不道一日對客
誦奈何妄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為屏風張其所等
是也光武詔報臧宮馬武引黃石公記隋志有三畧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
三卷館閣書目云恐後人依託為之近世有素書一卷六章曰原始
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義曰安樂鬼
公武云龐亂無統蓋采諸書成之謂晉有盜發張良冢者於玉枕中獲此書亦依託也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祕法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

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
及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
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弘請
為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功令也詳於取
而畧於教不過開祿利之途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敎
子而擬簉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為相
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三
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節不為州里所稱主
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
夫以為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
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困學紀聞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
謄録舉人臣韓　騰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三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吳若璿按公與名汝文丹陽人高宗時官參知政事 譚范蔚宗書語近詞事多注見其自敘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令叢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删取精要總合傳註作東漢通史五十卷 其書未見

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

呂成公謂馬援還書王祖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衆手之路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見文選註公孫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

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
取諸黃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明立政
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老
謝承父嬰 若璩按三國志吳主權謝夫人山陰人父嬰
當作 漢尚書郎徐令弟承字偉平武陵太守則嬰
褭 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
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急
因得開覽 謝承後漢書 見文選注 漢尚書作詔文 見周禮注 尚書郎
乃今中書舍人 見通典 若璩按謝承後漢書一百
三十卷唐志有宋志及文獻通考俱 困學紀聞 卷十三 二
不傳錢遵王曰有見方少師於史館攜去者問之其
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聞之笑曰某家即有之
明永樂間揚州刊本初郤陽曹全碑出曾以謝
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惜哉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黃瓊謂魯
禧遇旱以六事自讓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此
郅惲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此
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
分矣
為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之居鄉
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若璩按高
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 忠憲言居
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
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天地
間洞三光亡敝萬物而常存此蓋荅朱平涇居鄉書余
謂今之居鄉為劉
勝易為杜密難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唯襄楷云浮屠
不三宿桑下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閒下雙鵠掾文竿出比目二句
為對白閒猶黃閒也註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
白閒古弓名文選以閒為鶬 非禽名也
東都賦正子樂 依識文改樂為大子 文選李善注亦引大子五臣本
乃解為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 蓋改為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
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

為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非禹也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齊即以嚴致平之意若璩按范蔚宗已謂潛夫論足見觀見當時風政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喑啞唐太宗之言蓋出於此兒與人同如可人為可兒若璩按潛夫論引諺曰一歲再赦奴兒憶嗟奴恐是好字之譌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為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不唯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以為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若璩按鄧騭梁商雖外戚皆賢史稱騭辟楊震於幕府天下復安商辟李固為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良輔未可為二公之疵此論太刻吾不取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為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中平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大守丞為之立約見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為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與並為仁矣若璩按于禁斬平昌獅時獅已降源懷劾于祚元尼須僅罷官亦似有別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孔北海荅王修教曰掾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文辭溫雅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此然歷

試諸難恐不可用

孝女叔先雄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疑即終字轉道有張帛劉贊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竟懷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今觀南匈奴論棄蔑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禿翁即天翁也其謬甚矣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傳云迎婆娑神誤也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寒食按淮南要略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若璩按無論唐晉陽童子有竹日報平安而騎竹馬童兒乃西河郡之美稷也美稷唐為鄉在隰城縣今汾州府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玉況為大司徒二十七年薨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為司徒謝承書誤也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槧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為哉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謂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本陳壽朱子綱目以蜀漢為正統本習鑿齒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若璩按何屺瞻曰宋書天文志云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微而吳蜀與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

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辭以對

卻公濟謁武侯廟文云昔高臥隱然一龍鬼蜮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箠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惟史臣壽妄言非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陳壽譙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陸務觀篤筆

驛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謀叟作降幾公濟之文蓋果州作若璩按降箋實出卻正手

君子小人之夭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太平御覽引要覽云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

主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又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卒後主至素服發哀三日李邈上疏比之呂霍後主恕下獄誅之此豈他庸主所能及其毫髮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此可以裨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略載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為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諛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智不足稱故不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猶能如此故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若璩按張南軒有諸葛武侯傳一卷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之盛終身不敢議蜀

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墨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一在廣都土墨今殘破不可考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止殊魏玄成徐洪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之易地則皆然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閻伯才陰平橋詩云魚貫羸師堪坐縛爾時可數蜀無人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竟何為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盡於此矣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為嗣之初大戀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為樂而已其篡漢也哆然自以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柏之下為詩云樂至憂復來又云可不極娛情其末流至於阮籍禮法之士自魏文兄弟始晉傳玄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羣忘漢荃蕙化為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傅玄之言得之若璩按竊以鍾皓之孫繇亦然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

也若璩按朱子解曰謂子不從父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凌力可供而不供然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不從後坐以不孝之罪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

螽巨姦之鉞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毋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為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為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為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臣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肸下不如朱全昱謂之正若璩按正即貞宋避諱故可乎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言被服飲食難曉也俗語有所本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鄫部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鄫見何經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於酆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權之識見高於羣臣矣漢儒不及也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權亦漢賊也

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亦見通鑑文偉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

嚴畯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式有晉祁奚之風吳安得不興乎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免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綝有叔孫昭子之斷吳之賢君也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吳築涂塘晉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瓦梁堰水曰滁河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或以涂塘音塗誤也元和郡縣志滁州即涂中

楚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史通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録是也曹干兩紀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曹嘉之干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秋又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甚

李華云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放翁豐城劒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愚謂豐城二劒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即雷煥也蓋次宗以事出雷煥遂以煥為孔章耳

司馬過矣

演蕃露云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廢馬充多潘尼為太僕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為乘輿箴見晉書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二事為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按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荅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

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散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其有感於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追春秋之誅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周子前已有此語矣 元板前字上無周子二字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為之也

庾翼謂天公憒憒李文饒曰昔秦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是之謂知天 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庾信哀江南賦

何曾荀顗之孝論者比之曾閔夫以孝事君則忠不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顗之罪浮於曾曾之驕奢禍止及家顗之姦諛禍及天下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濤猶碔之於玉也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閱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考之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

子悲夫　若璩按壬辰為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朔進封才人賈氏為貴妃似道之姊也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宋之禍亦以丙子近也

姦臣擅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愚謂晉王庞之荅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謂非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於五代也

通鑑秦兵既盛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荅曰已別

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棋賭墅綱目刪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二句則圍棋為張玄乎謝玄乎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玄圍棋然二玄當如漢書敘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若璩按綱目刪去二句則圍棋愈是謝玄王導之孫謐授璽於桓玄謝安之孫澹若璩按澹先已與謐齋冊詣姑執持冊于劉裕此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也無忝乃祖一陶淵明而已若璩按兒子詠有辨一篇附注於此曰自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其五章云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以祖與考繫於陶侃之下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又曰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若以淵明高隱不出為承其先志也著不知其實不爾此詩第一章原陶姓出自唐昌于周二章隱于戰國顯于漢初功臣陶舍三章舍之子青為孝景丞相四章則言枝分派別直至晉有長沙公出五章實言長沙勳德六章方挽到自己祖考細玩自明更參以贈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為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大司馬當作右司馬即漢高時功臣舍丞相青之父惟誤稱大司馬侃贈大司馬者也胎明認作侃以此為淵明曾祖果真出於侃此襲公爵者方為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為路人哉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初正指在漢初而言且侃廬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址貫亦不同或曰陶氏家譜以岱為淵明祖按晉書陶潛列傳祖茂武昌太守與惠和千里之語合岱則侃十七子中之一子官散騎侍郎非太守也家譜多不足信余固援正史及所自著詩正之如此或曰朱子亦稱淵明無忝乃祖賢於王謝後人子必苦辨之與近日傅占衡永初甲子辨謂陶十題甲子皆是晉年不著晉號沈約李延壽說並非此古今傳陶二段佳話一切將抹殺乎余曰占衡有言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胸次磊落隨意書年陶何必藉此為佳話乎余亦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後重也哉詠又曰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辭耶

桓玄篡逆卞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污簡牘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顏辭張華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為之討羌而死非為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惡知蘭艾鸞梟之辨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誄淵明曰

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立傳非也
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淵明與子儼等疏頮川韓元長謂韓融（韶子後漢有傳）濟北氾稚春謂氾毓（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誤南史氾幼春蓋避唐諱治字之嫌）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考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徂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若璩按淵明十題歲自甲子自庚子始）
隨還烏泝見廬山記集不載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若璩按風俗通今賜主簿杜宣酒感壁上弩影而致疾尤詳于晉書）
蒼蠅傳赦異苑以為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魏書
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之言昭之惡甚於師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
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晉敗其一（苻堅滅其三李勢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談議晉若璩按此王氏得毋自傷其本朝乎）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孝靜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晉之德澤淺矣姚弋仲曰亟自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為圖人心知義非後世所及也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協和然後國家

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謂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覘國者以人為輕重

宣帝紀論竊鐘掩耳以衆人為不聞出淮南子

楊盛不改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無人哉盛武

袁宏以伏滔比肩為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溫之九

錫恥安在哉

謝邈傳孝武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為手詔詩章以錫侍臣或文詞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此一事也晉書以為謝邈通鑑以為徐邈必有一誤若璩按通鑑亦本晉書儒林傳錫元板作賜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柿於江曰使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考之吳猶有死守之臣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文心雕龍謂江左篇製溺乎玄風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愚謂東晉玄虛之習詩體一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

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録二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為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若璩按王氏似以通史與通鑑同一編年體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列正史吳均傳武帝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畢唯列傳未就卒史通云其書以史記為本異者惟無表耳此豈編年體玉海入雜史類

不入編
年得之

宋周朗有櫝帶寶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目食之說皆足以儆世迷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弒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其跡自劉裕始

徐羡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文帝不失為叔孫昭子

昭昭矣

葉少蘊云齊武帝欲為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為非古或以為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誌墓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王戎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北千墓銅槃東漢誌墓初猶用甎為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書張衡墓銘則墓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戒

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蓋襲其誤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不距豈知祚移其子乎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與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僞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

宇文泰弒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

一莽也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禄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虚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發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委質有年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若璩按謂北史非北齊書蘭艾混殺甚矣長賢微之父也

勃勃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緑袍始于隋大業六年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素其亡亦以素立太子妃易太子亡之兆也玄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勣也煬武之立素勣之力也其子若璩按敬業勣之孫欲撲其

燎可乎

祖君彦檄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論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見於此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栗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為悦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末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議焉

李仲信至為南北史世説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説也若璩按語類云南北史除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説洵然則通鑑果專取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以為書云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代之樂其能久乎寶常之先見不逮房玄齡若璩按不但房喬其父彦謙亦具先見隋書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
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
豈非不學之故
陳無淮無荊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也
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于八年若據魏書北史並云絶言垂將一紀終
身為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
程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為王凌
死不為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不作

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
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
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北臣則有齊
新野之劉思忌寧為趙鬼不為賊臣則有趙仇池之
田崧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則有魏樊城之龐悳寧
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恭靖之人
也英雄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

困學紀聞卷十四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贄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杜牧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舊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云五百九十三鄭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理志考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內二百七十三餘九道二百九十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神宗問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鄭侯傳言之詳備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

了齋若璩按了齋陳瓘號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為立像至開元中始與十哲合為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集古錄李陽冰緒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新史潤色之語也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已來嘗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史於罽賓傳又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鑑考之與政要所載同一事或謂太宗以既致自滿非也

鄭毅夫若璩按毅夫名獬安陸人進士第一官翰林學士宋史有傳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新史論張公謹之抵巇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穽鄭伯克段于鄢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曾是以為投機

乎晉樂書將弒厲公召士匄韓厥二人皆辭太宗臨湖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若璩按鄭伯以下乃王氏論新史論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狥至公臨難不苟人臣道士收貲濟軍興此鷺牒之始也

若璩按出裴冕傳食貨志則前此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度道士僧尼實不始於冕至令祠部給僧尼牒則天寶六載五月制也

治平末年始鬻度牒考之唐史肅宗時裴冕建言度僧尼以充軍賦武后天授元年改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李為鯉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玄武為龜也

類

如此是第二等文字

通附傳在建隆實錄 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哀梁傳審之於帝帝曰哀梁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貞觀之治姦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

若璩按唐房杜並稱而杜以貞觀二年正月相三年十二月罷故止及房相二十三年李相十九年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啓非由人事也愚謂左

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史公載趙簡子之夢皆此

以七松處士而秉此筆乃得佳傳於新史豈作史者未之考歟碑云大中五年念功録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虚美以元惡為忠賢猶曰不虚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競有以哉宣宗召韋澳問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豎之黨歟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然豫為黜陟使言安禄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

席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稱字 孔光黨王莽則不言溫室樹不足以為謹席豫黨禄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為謹

容齋續筆辯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説愚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實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閑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致堂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宗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饒為人大概觀焉無足信也

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幽閑鼓吹雜説不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説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辭而止愚按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説懇辭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為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為辭傳誤矣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致堂謂濟被識擢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愚考通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者不但實不副言也

少陵贈韋左丞詩即濟也

舊史敬宗紀李翺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謂翺為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可謂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荆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量君子

老學庵筆記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

愚觀李文簡歷代宰相表云中書門下班序各因其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憲宗以後門下在上大歷十四年崔祐甫與楊炎皆自門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升改放翁所記蓋未考此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逸因杜氏所載附益之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為準此東宮畫諾也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教其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帝為琅邪王扙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學鳳尾諾則諸王亦畫諾矣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南豐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述作者

李德裕傳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嘉祐六年制策胡武平撰錢穀大計也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弘字避諱誤以質為賢若璩按今樂城應詔集韋賢賢正作質

劉秩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媿閭里民秩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廢若璩按韋應物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何讀之惻惻動人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宗室為狀頭有李肱若璩按李肱即開成元年賦覽棠羽衣曲仄韻長律登第者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垕一人若璩按孝宗乾道七年十一月戊寅錫李垕制科出身官終著作郎

唐宏詞之論其傳于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于史者唯劉賁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

也若璩按王應麟傳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典章制度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實祐四年中是科後弟應鳳亦中是科此即昌黎所應之詞科也李燾傳子垕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果其友晁公遡以書勉之燾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命二子垕墊習焉至是史部尚書汪應辰薦垕可應詔故有是命此即劉黃所謂應之制科也人多混而莫辨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誡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饌見鄴侯家傳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藝文志員俶太玄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直弘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員俶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為正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喆為應物傳敘其家世云夐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纂唐書韋待價乃挺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二人同名歟當考若璩按景尚清言而晉書無許詢傳唐詩歌而舊新兩唐書無韋應物傳

劉闢亂于蜀其嫂庾氏棄絕不為親白樂天為詩贈焚著作與陽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書編為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焉故表而出之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諂辭皆出李林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德頌則誇詡符瑞雖賢者不免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本於此若璩按唐藝文志有王儉書儀十卷皇室書儀七卷書儀之名又始於此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專也我藝祖之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錄謂正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求於非福則是諂祭慊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行誠齋易傳云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

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异元稹浸潤之内愚謂稹在穆宗時异在憲宗時非文宗事也

顔魯公為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槩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匹帛之餘史臣若璩按史臣謂劉昫舊唐書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滴水李氏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日字面徑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咸里皆進華山記云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柏露食之又荆楚風土記以五綵結眼明囊相傳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飲之而長生皆以五月中事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内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寺名與前不同貞元元和咸通迎佛骨者三若璩按癸丑冬薄游汧隴經過扶風縣北之法門寺買唐天祐碑始知即無憂王寺扁尚存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略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楊文莊公徽之若璩按徽之字仲猷浦城人眞宗特置侍讀學士官名之本傳不載其謚好言唐朝士族閱諱行録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録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興元元年盡大中七年宋敏求續為後録五卷

温彦博傳我見其不逮再稽矣出説文引虞書稽三百有六旬李密傳教庾之藏有時而賜若璩按今本作賜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尚奇類此

馬總通歷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論
略論五卷起太昊訖隋假公子答問
李翺為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我朝
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為范文正碑云至日大
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
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
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為張文定銘云神宗問元
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
所草李徽之若璩按徽之名心傳井研人舜臣之子道傳之兄見儒林傳考國史
誓詔在慶歷四年十月封冊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
定始為學士封冊乃宋景文撰朱文公為張忠獻行狀其後
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光堯按光堯高宗尊
號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罔羅舊聞
可不審哉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
升祔此失禮之始也若璩按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
明皇之嫡母也縱二后並配當

行於開元四年不當遲至二十一年始
祔失禮之中又失禮矣王氏析猶未精
龍朔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而近世制詞多踵其誤
左侍極職源誤以左史為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鴻一蓋二名與中嶽
劉眞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
史為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
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
之義取於此若璩按歷代名畫記盧鴻一名浩然高
士也新唐書作盧鴻字顥然亦各有本
考古編以通鑑眞觀十三年房玄齡請解機務詔斷表
為令斷來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曰便當攝職
令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于唐也若璩按胡三省
通鑑唐紀註令之讓官者奉表三讓不許勒斷來章則
閤門不復受其表即唐制之斷表也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管華秘
阮亦然
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虐誅京始末見雲溪友議此姦臣名氏
之同者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

若兩曾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 兩毛遂見西京雜記 璩按名氏之同之奇者莫過王莽之 員半千詩用之 若前有王莽朱買臣之後有朱買臣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既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寶箴用之

李方玄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方玄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為吏手寫簿書愚按理道要訣云宋光禄大夫傅隆年過七十手寫籍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寶重蓋誤以傳隆為沈約也 若璩按宋書傳隆傳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梁書沈約傳無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録雜報數事內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録一書

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

蕭遘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出唐史云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世系表梁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云齊梁房者也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 若璩按俱表所召至都鄙智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事苟且公勿拜官先請見君歷陳時政於上前庶其之時矣說正與姚元之同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本傳所謂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讒裴度

韓文公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議而昶子綰哀皆擢第哀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

孔戣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 見昌黎集

元稹為越州復奏罷之 見白樂天集 按亦見本人集狀中 若璩 蓋嘗罷

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 若璩按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五年復令供進至孔戡奏罷則在元和二年只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戡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撰也方合鄉邦故實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禄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于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炕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

通鑑亦不書其事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寶應已後伉自校書郎充學士出鄠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皆充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考之伉是時為學士非待詔也伉以博士在近林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疎唐史不為伉立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孫樵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棄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韻之內以大姓為首鄧名世謂稍能是正數十條而齊

秦之蜀亦所未暇至鉏丘茅夷指為複姓又不勝其謬鄭樵謂寶不知自姓所由來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若璩按文心雕龍云班固述漢遺親攘美之罪微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公理仲長統宇辨之究猶上文論之詳非辨其誣也 其實二句純用北史柳虯傳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 何屺瞻曰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安得晉時猶有子在見米事誣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宋王韶之為晉史

序王珣貨殖王廙作亂珣子弘廙子華並貴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傳亮等當從文粹為王韶新史誤以韶為劭（若璩按晉安帝崩乃劉裕使王韶之弒君之賊也身為梟獍而秉史筆其誰服之傳曰無瑕可以殘人瑕君之賊）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

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

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

姦臣唯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布之排韋昭盛沖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侑亦士良之術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武帝之於汲黯衛青公孫弘明皇之於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修身為本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物外篇取之（若璩按孟詵見唐書隱逸列傳）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愚考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非有功之將也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以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琯建此議可以破逆胡之膽新唐書通鑑劉貢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柳州司戶以新史考之當從唐鑑云終於柳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為已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卿權移於賀蘭進明畋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射傳發揚之晉以琅邪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中興之基琯可謂善謀矣）

（通鑑論若璩按見程俱房太尉傳論）

（顏真卿鄭畋人深姬贊誣以罪貶柳州司戶）

常衮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世多以短喪譏漢文帝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自玄宗始也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纂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慶歷中詔官其四世

孫奭若璩按王氏晚歲自撰誌銘有曰其仕其止如偓如圖閒者咸以謂實錄偓即韓偓圖則卷二十之司空表聖五適求云慶歷當作景祐蓋龐籍為漕時奏上偓詩始得官其裔孫也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為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古者治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為二物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為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房魏者乎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成公李椅也在大歷八年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常衮建中初為閩人設鄉校李椅在其前

若璩按唐宗室世系表蜀王湛五世孫為福建觀察使椅

王福時為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矣

許敬宗謚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謚榮靈而更曰恭二事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謚曰忠是獎弒君之賊也

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為忠也漢大綱正見於戮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若璩按贈張衡乃高祖於義寧中事太宗貞觀二年以裴虔通弒煬帝猶削爵流驩州父子刑賞殆判若天淵矣故曰唐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

朝野雜記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

下農夫唐人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 其說本程沙隨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晉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考之會要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為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文謂元稹圖誤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 續通鑑云唐同州刺史元

奏均租賦帝覽文集而之寫其辭為圖以賜

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叙人之說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也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按紙錢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為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為常式寒食野祭蓋起於此朱文公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為之已是紙錢之漸唐范傳正謂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 若璩按鄧州乃錢若水 不燒楮鍼呂南公為文頌之

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冊謂此也 若璩按宋藝文志亦云杜嗣先晁公武以為虜世南何也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

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本朝復納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為驗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范質欠世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為臣者之訓若璩按王蠋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之言直至宋代而明一明於太宗責范質以死一事大而後為人臣為人婦者之防始嚴故宋大有功於綱常余閒諸前輩先生云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亡也

朱溫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況天下千萬人之心乎若璩按凝式亦歷事梁唐晉漢周法書中所稱楊風子也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琰曰何謂內黃琰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琰曰秦五代通録李琰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都尉今在雍丘下黃為北齊所廢今在陳留雷有外黃小黃縣五代史記改小黃為下黃誤也當從通録

困學紀聞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舉人臣韓 騰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子部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困學紀聞卷十五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儒者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立叛兵逐帥叛將脅君習以為常極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墜塗炭我藝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陛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甲於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體尊數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餧虎肉視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為郡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為縣令以去鎮將之貪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內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言於是驗矣

高宗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游肇不以宣武勅命而曲筆況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為吾士師者

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大哉王言幾於典誥矣

崔伯易感山賦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録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會計有録非以增賦也陳君舉奏疏云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也若璩按亡友顧景范以通鑑地理通釋載感山賦來問崔何時人余取宋史崔公度傳以覆曰伯易其字也高郵人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宣付史館賦全載宋文鑑卷之六以伯易為其名感山賦原名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故改改曲韓先生作見孫公談圃有天下者上之藏富於民次則藏富於州縣至藏富於國斯下矣宋祖宗時可謂得中策

眞文忠公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

袁機仲若璩按機仲名樞建安人即作通鑑紀事本末者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散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為散蒙以掩其姦劉時可應起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猶婉而言之也開慶按理宗在位三十五年已未改元初邊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按度宗初即位乙丑改元初召洪君疇按君疇名天錫晉江人以侍御史召在道為監察御史張桂劾罷後官端明殿學士謚文毅長臺端

大悅者也

周益公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録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

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國聞見録為證與王沂公筆録不同修長編時未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録然則長編所采摭猶有遺也若璩按李仁父長編用力四十年而成明正嘉間人猶見全書天啓中錢謙王只于内閣鈔卷初五大本絳雲樓災遠歸天上近四十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衆以續此編者余亟搖手以戒主人笑以為知言云李燾傳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今卷數正合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覯之謂布縷之征三穀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殆有天意若璩按王元美論從祀欲進仲淹而黜修蓋原其以濮議祀非以功同昌黎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蒲宗孟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

紹興若璩按高宗在位五年卒亥改元 重修哲宗實録獨元祐八年事

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疎畧鶴山謂小人為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過絶之自唐許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寧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元祐中對策劉行簡曰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紹興中奏疏皆至論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郊禮真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郊為定制

元城語録藝祖造熏籠事周益公謂誤以元豐後官制為藝祖時官制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本後漢張霸戒子之語呂居仁雜録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説事本魏李秉家誡

呂氏童蒙訓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

行事之善者別録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為善之義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為法

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慶元之黨黃勉齋謂本非黨者甚多羣歐陽公為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考之春陵志乃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畧據何書而立傳也荆公為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叟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揚子當求郡志而補之 二表皆載於文鑑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竇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善順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為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端慶以原廟殿名為舞名禮官之失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録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唐無灤州武經總要石晉割賂燕薊易定帥王都驅其民入契丹因以為灤河為名以居之按賈耽説西北渡灤河至盧龍鎮唐賈循傳循為灤河鎮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薛訥傳師至灤河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吳育張方平田況慶歷錢明逸彦遠皇祐吳奎嘉祐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坡詩先帝親收十五人注者多誤 若璩按仁宗本紀書策制舉人見天聖八年景祐元年寶元元年慶歷二年六年皇祐元年嘉祐二年四年六年與此亦不甚合惟王海科舉所載合又云父子則錢易明逸彦遠兄弟則二蘇二錢再舉制科則張方平仁皇親擢十五人蓋錢易在前故

乾道 若璩按孝宗在位三年乙酉改元 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

乎薄物細故烝民咸乂靡分乎爾界此疆洪文惠所
草也朱文公與陳正獻書曰卑辭厚禮乞憐於仇讎
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
物細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于祖宗陵廟之讎者而
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
孝皇獨運萬幾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之
說大事記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文鑑所
取如徐鼎臣君臣論文潞公鼂錯論蘇明允任相論
眞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遺及

門為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然朱文公封
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
詩文則此習猶未革也
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為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錄
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草也禮部太常

官堂白手詔用貞觀天禧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宗
字誤當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為天
雄軍節度使致堂原亂賦建承宗之旄纛亦誤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為胡忠簡繳還而不
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受之
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荅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
然辭受合尚嚴令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為具眼者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

同塵之奬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畧之外却無枉
尺直尋之意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則
莊獻不入景靈按景靈宮建于祥符五年以奉聖祖
其為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此帝后館御寓佛老之
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為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至樞筦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黃游若論事為樞筦者字載德龜山為銘合為一人非也又淮海樓記考國史傳秦少游調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謂少游為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階非歷此官也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引疏義頗有增損天聖中孫奭校定律文及疏為音義

江休復雜志駕頭初即阼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四世矣按國史輿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緋羅繡帕內臣馬上捧之嘉祐六年幸睦親宅內侍墮馬駕頭壞遂以閤門祇候內侍各二員挾駕頭左右次扇筥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録其後不可以為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禁中石介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漢後遂罷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命乎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直學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嚴綬江陵節度使孟元陽右羽林統軍制皆奏請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避免拜之禮執政辭遷秩之命蘇軾當撰荅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令除用執政非節度統軍免拜遷秩比二人辭免不允詔書臣未敢具草紹熙若璩按光宗初即位庚戌改元中謨熙載自遙郡觀察使除正任辭免降詔倪思封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當撰辭免不允詔者凡三嘉定中師巽知臨安府辭免蔡幼學當草詔奏曰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詞以草淳祐理宗在位十七年辛丑改元中別之傑參知政事尤焴不草荅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韋貽範起復命韓偓草上疏論之明日百官至而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上疏論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輩不以為故實

蔣希魯若姑蘇延廬仲甫東後圃希魯曰亭沼麤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

名節非素修弗成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修條集一卷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祁寬問和靜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它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書曰孟子論孟施舍北宮黝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是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文公答曰和靜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初為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曰謀之而臧則文子文孫宜君宜王謀之不臧則生天王家以為大慼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若璩按高宗初即位丁未改元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紹興趙鼎張浚去而檜相檜死其黨迭為相隆興按孝宗初即位癸未改元至淳熙萬幾獨運而大臣充位慶元後政在佗胄嘉定後政在彌遠端平按理宗在位十年甲午改元訖景定更一相則曰更化然姦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長危亡之證所由來漸矣陰凝冰堅極於似道邵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遂與西晉同轍哀哉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極胡槩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朝野雜記載開禧若璩按寧宗在位十一年乙丑改元貪濁之事詳矣繼其後者又甚焉當時謂侍從之臣無論思有獻納他可知矣以陰召陰極於天下無邦

仁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蓋寬饒字高宗閱刑部奏案有生人婦而湯思退對以見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取人則許敬宗賢於竇德玄矣

四瀆濟水獨絕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為濟陰王嘉定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絕乎又蕭衍篡齊

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

為大臣者不知則不學知之則何以示後 若璩按宋室鎮王竑傳德祐元年試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王應麟請更封大國表墓錫謚議者謂迎善氣銷惡運莫先於此陞封鎮王謚昭肅以田萬畝致祭

紹興建儲欲更名瞳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 若璩按孝宗本紀漏音字蓋唐昭宗名曄而亟改之景定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同咸淳未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宗同而當時無言者

范正獻公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為時政記而史益誣近世尤甚余嘗觀寶慶日歷欺誣之言所謂以一手撚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議不泯耳

葛文康 勝仲 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義重而爵位輕所以立言不朽

邵公濟築室牷為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頴大夫士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 大父康節先人伯溫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溫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長吁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為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溫公集張夫人終於元豐五年

此紀錄之誤也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大有為之時為改過之日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術顧盼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好名曰是黨耳於是始有棄文尚武親內疎外之心何不因羣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已之獨嚮其言皆剴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之紀焉

徐景說森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曰不與天下之公議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為仇每潛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長廣充以窺見其姦而或覺之也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景說由是著直聲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歷後不復寫題寖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不足疑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此晉謝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此唐陸贄之言也二若璩按二當作大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若璩按束坡止對不可挽狀市為曹參不及陸贄反謝安止對錢貨輕重之相權為召穆公不及陸贄故曰有遺且此乃景王時單穆公非厲王時召穆公虎也尤誤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畫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

若璩按蔣之奇傳英宗時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則謂慶歷後云云者恐誤

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枝玉葉也聞者壯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不知邪正終也不知順逆

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書省圖畫進覽陳師

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噫使徽宗能窺其言於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為瑱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于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嚮（若璩按舊唐書良吏上下四十一人酷吏上下十八人）

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願思夷狄輕侮之恥坐新嘗膽不忘修政嘉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為二府功欲差次遷秩

倪文節公思曰澧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己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已盟戎奈何君相反以為慶乃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

王時雍徐秉哲等為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與虜人者開封捉事使臣竇鑒也李鄴以越守降虜而袖石擊虜偽守者親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出荀子修身篇）李誠之嘗語真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寧對策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壞之有餘擢為第一景定中有擢倫魁者其破題云運一心之乾開三才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

而幹畧未優若璩按出呂祖謙傳所謂視前代有未備者然考之史策宋與契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也非儒乎一韓一范使西賊胥寒膽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紀不見沮於耿汪黃三姦則中原可復讎恥可雪采石卻敵乃眇然幅巾緩帶一參贊之功儒豈無益於國哉搢紳不知兵介胄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

欽定四庫全書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為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為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為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所以和也

明學紀聞 卷十五 三十一

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

史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乎號有厲以危小人之復元祐諸賢似未知其危乃光之義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若璩按為理宗景定四年癸亥襄陽之事亦起於榷場之玉帶若璩按唐書王紘為武靈節度使吐蕃欲成烏蘭橋以過師知紘貪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以守與襄陽事絶類淳祐甲辰宰相起復太學諸生黃愷伯等上書曰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徐仁伯元杰兼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瓚胡清獻龔基先聯章論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筆逐四人遂寢起復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為毒也然其事竟不明白庸齋趙茂實誌之徐景說銘之自判舒之學行為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讀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覩矣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而田令孜之黨偽作諫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於殿內立揭諦道場本朝鄒浩諫立劉后而章厚之黨偽作諫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語其誣善醜正不謀而同然不可泯者千萬世之清議也

鄧志宏肅若璩按肅沙縣人謂崇寧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為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為羞且逐逐然貪之部使者以學宮成壞為州縣殿最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為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崇寧學校之事槩見於此昔之所謂率教者猶若此今之所謂率教者又可見矣

大觀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姦臣不學如此

眞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僅名貧媿於義烏之安臨邛魏鶴山了翁南海崔菊坡與之莆田陳宓義烏徐僑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為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

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蜀襄氏夷族哀道潔淑之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若璩按宋史襄氏平非夷族淑作滋閩人香作醫遇於眉邛間二程子所見則成都治幾篤補姿郭襄氏及簽姿醫翁皆蜀之隱君子也故伊川曰易學在蜀

困學紀聞卷十五

困學紀聞卷十六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漢河渠考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戰國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瀆遂改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思披圖案諜用綴軼遺若璩按齊桓公時九河既同為一桓卒於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恐不待戰國也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陳留郡酸棗縣今屬開封府秦拔魏置縣地多酸棗因以為名金隄河隄在東郡白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郡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隄漢文時河決金隄即此王尊為東郡太守請以身填金隄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若璩按宋敏求曰唐河朔

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僅載者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河決瓠子一事耳余謂仍有一事蓋倣傳為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從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從瓠子注鉅野通淮泗鄒居河北鄒音輸後漢注音俞若璩按文當於東南二字截住作句下流入勃海另讀勃海今天津衛漢地理志所謂至章武入海是也

東郡頓丘縣今濮州清豐兩縣漢勃海郡在勃海之濱今滄棣霸濱諸州之地水經注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即鉅野也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郡鄒縣通典鄒故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大名府夏津縣本鄒縣程氏曰周時河從砱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若璩按程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時河徙故瀆非砱礫字面砱礫者蔡氏所竄繆妄至矣詳辨見胡朏明禹貢錐指余實助之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宣房堰括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瓠子宮亦名宣房宮在濮陽縣北十里注縣北十里為瓠河口亦謂瓠子堰

深五丈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漢王橫云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子河濮州濮陽縣有瓠子口萬里沙在菜州掖縣濟州東阿縣有魚山一名吾山瓠子歌曰吾山平鉅野溢東阿今屬鄆州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河渠書禹乃廏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臣瓚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三年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貝丘州清陽縣熙寧四年省入清河縣漯水出東郡東武陽有大野澤即鉅野漯水入海降水故瀆在冀州大名府莘縣清州十里有古清河城縣至千乘清州朝城縣入千乘縣

南宮縣東南六里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厎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若璩按春秋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又先於威烈王十三年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

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館陶今屬大名府通與魏州貴鄉縣有屯氏河大河故漬俗曰王莽河章武縣滄州魯城縣界入清池縣九域志大名府館陶縣有大河故漬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地理志清河郡靈縣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篤入屯氏河靈縣隋省入博州博平縣篤音條縣屬德州後屬冀州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為河平元年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

平原德棣州濟南齊淄州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

信都冀州信都縣禹導河北過洚水即此亦曰枯洚渠西南自南宮縣界入禹貢九河既道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河

以舊名或一地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鄭氏以為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鄜道元亦謂九河碣石皆淪於海（篤馬河在平原縣今德州樂史以為馬頰誤矣）若據按九河淪於海乃王莽時王橫一家之言未詳考驗者辨見尚書古文疏證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

塞之文

程子曰河北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若璩按玉海曰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狱斯言或有以九澤既瀦陂陂亦隄也解者然陂水所鍾處非川也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

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唐慈州注呂氏春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鴻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西吉昌西曰龍門未開

南過皮氏縣河中府龍門西又南出龍門口注大禹導河積石流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也崩浪千尋懸流萬丈迄于下口慎子曰下龍門非駟馬之追也滿水李氏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聲如萬雷通典絳州龍門縣今屬河中府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門山其東在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水經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之三門山伊闕碣石見前若璩按東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千五百餘里禹輕百姓力竟至此乎真正妄談不足與辨伊闕并未見前按宋地理志補註云熙寧五年廢伊闕縣為鎮入河南六年改隸伊陽千尋元板作萬尋追元板作迅

淇口以東

通典淇水出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修汴渠成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平帝時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郡縣志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漢滎陽縣唐屬孟州南二百五十步亦名滎漾渠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漢命王景修渠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

谿口是也水經注王景即沒儀渠若據按如淳曰今礫谿口歷來漢注本皆然不知蔡氏當日何緣讀令作砳遽生出砳礫地名謂河徙此兩見其書傳寫翻曰立乎學校臣竊恥之

章帝建初三年罷虖沱石臼河

虖沱出代州繁畤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宜芳縣即漢汾陽縣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水經注按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通典嵐州本漢苦陘縣今省入安喜縣

定州入海鄧訓治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石臼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本漢苦陘縣今省入安喜縣通典嵐州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漢武帝以于闐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隅河水出其東北隅洋水出其西北隅弱水出其西南隅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朱文公曰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恐不能若是遠通典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河關縣今積石軍西可千餘里有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楚辭注爾雅河出崑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離騷遠吾道夫崑崙九歌登崑崙兮四望若據按通典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最是唐藝文志有吐蕃黃河錄四卷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軍

歷代田制考

秦廢井田開阡陌周顯王十九年

通典曰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訪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

富臧此之由朱文公開阡陌辯曰説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説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説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説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

備水旱為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扨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絶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田皆出稅以裁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

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曰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使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家可足也武帝時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胡氏曰限田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以使民興於廉也

趙過教民為代田

代易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公羊傳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左傳晉作轅田轅易也漢地理志秦商君制轅田轅與爰同易也食貨志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

自爰其處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師丹建言限名田

王嘉奏曰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通典曰自秦孝公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與矣阡陌既壞又為隱覈隱覈之法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劉氏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令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

衆官無閑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似指以為井田之比失之遠矣

北齊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衆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

沈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林氏 熱 曰周制步百為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 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

魏以來奬法也是以啓兼并之漸 永徽中洛多豪右占田踰制實敦頤舉沒三千餘頃賦貧民

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勘農使括逃戶及籍外田陸贄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文穎等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會要云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為圖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今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為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蘇氏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後變為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

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
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
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
絶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
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
虛張具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
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
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

均平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

歷代漕運考

漢

渭渠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劉仲馮
曰今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
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滻數大川無緣山

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迹西都賦通溝大漕
漕渭渠之謂

東斜道故道

褒水通汭在興元府褒城縣出衙領山北流至鄠入渭故道今鳳州梁泉縣
在京兆府武功縣出衙領山至鄠入渭斜水通渭

河內

懷衛二州之地

東治零陵桂陽嶠道

東治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永州桂陽郡臘嶺郴州

若璩按臨源嶺即越城嶺第五臘嶺即騎田嶺第二

沮下辨

沮縣漢屬武都隋為興州順政汭水發源於此一名沮水今洋州下
辨縣漢下辨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唐為成州同谷
續志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衆生大石障塞
流水至春夏輒溢虞詡使人燒石以水潑之石皆裂
因鍋去石遂無汎溺之患　若璩按新唐書地理志
嚴礦自長舉縣西疏嘉陵江二百里梵巨石沃醋以
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醋字尤妙

斜谷

郡國志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武功今屬鳳翔府郿縣

魏

陳壽春

通典潁州魏汝陰郡鄧艾屯田於此陳項陳州宛丘項城縣壽春見前晉志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通典陳州宛丘縣有百尺堰隋志潁川郡北舞縣有百尺溝郡縣志百尺堰在潁州汝陰縣西北一百里

晉

漢清水楊口

漢地理志漢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汝魯陽今屬汝州魯山縣定陵故城在葉州鄢城縣西北

清水出鄢縣西北南入漢鄢故城在鄧州臨漪縣通典復州沔陽縣漢雲杜縣杜預為荊州刺史開楊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內避長江之險通零桂之漕即此也零陵今屬桂陽

石門

水經注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為滎口石門

千金堨

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水經注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積石為堨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堨堨是都水使者陳協造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許昌今屬許州今潁昌府許田鎮劉睢攻石生于金墟決千金堨以灌之

隋

蒲陝衛汴黎陽汾晉渭水廣通渠大興城潼關

蒲州河中府汴州開封府黎陽今滑州汾州唐為慈州晉州平陽京兆府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廣通渠在華州置廣通倉隋紀幸霸水觀漕渠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渭水在萬年縣北五十里東流二百四十里至華陰縣東北流三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

山陽瀆

楚州山陽縣 今淮安州

砥柱

陝州硤石縣 今省入陝縣 有厎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山山見水中若柱然又以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宗勒銘

通濟渠穀洛水板渚邘溝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 河陰後屬孟州 汴州汴水即浪宕 與莨蕩同 渠也 隋志在浚儀縣 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鬬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 山海經澗水西北流注于穀水通典穀水本澗水經苑中入于洛 板渚水經河水又東逕板城北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 在孟州汜水

左傳吳城邘溝通江淮注云於邘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 隋開邘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自楚州寶應縣北流入淮杜註末口與水經注合足證今註疏作宋口者非

又自楚州寶應縣十字宕衍蓋上文是淮入江不應旋云江入淮也

永濟渠

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 今省為鎮入臨清縣

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至海二百五十里

唐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 鹽倉 含嘉倉太原倉

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峻沂河而入渭 三門山見前厎柱 地理志河南府河陰會昌三年 屬孟州 河清縣咸亨四年置柏崖縣尋省有柏崖倉陝州平陸縣三門西有鹽倉東有集津倉陝縣有太原倉六典東都曰

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楊慎矜為含嘉倉出納使）劉晏移書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曾子固曰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避厎柱之險（九域志陝州平陸縣三門集津鎮）

滻水望春樓廣運潭

地理志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滻水西岸有北望春宮宮東有廣運潭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灞滻經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三載韋堅開（會要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望春樓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姚南仲曰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

上津扶風洋川

商州上津縣（漢長利縣）扶風郡鳳翔府（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德宗治上津道置館）洋川郡洋州（沂江漢而上至洋川陸運至扶風）汴水堙廢漕運自江淮漕運至梁州興元府（梁州興元府）

汴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汴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汴口堰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開皇七年使梁睿增築漢古堰遏河入汴（會要開元二年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堰破漕梗發汴鄭丁夫沒之省功速就刻石水濱紀其績）

甬橋渦口蔡水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渦口在濠州鍾離縣九十里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李勉治蔡渠引東南饋）通典汴州浚儀縣有蔡水（九域志祥符縣有蔡河）建隆元年浚蔡河設斗門二年導閔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開寶六年改閔河為惠民河（與蔡河一水）李泌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

金商運路

通典金州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去西京三百

里

渭橋東渭橋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縣志中

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渭水南去縣三里東

渭橋在萬年縣東後漢注渭橋本名橫橋在咸陽縣

東南

揚子院淮陰項城頻澨

揚州揚子縣今屬眞州廣明元年高駢奏改揚子院為發

運使淮陰縣楚州項城縣陳州頻水出陽城縣陽乾

山東至下蔡入淮澨水唐志陳州澨水縣今改商水縣

出頻川陽城少室山東入頼

後周

汴水埇橋見前泗上

漢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下

縣至方與入沛泗上令招信軍相對泗口也

五丈河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為廣濟河自都城北歷曹濟及

鄆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建隆二年浚五丈河命陳

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斗門自汴陽鑿渠百餘

里引京索二水通城濠入斗門架流于汴東匯于五

丈河以便東北漕運以京索河為源禹貢之荷澤九域志在祥符縣東明縣

蔡水見前

蔡河貫京師兼閔水洧水溱水以通陳頻之漕蓋古

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議古八丈溝可

開浚分蔡河之水自為一支由頻壽入淮楊侃皇畿

賦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縈畿帶甸千倉是

興萬庾是建

原武

原武縣屬鄭州

兩漢崇儒考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

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

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瓦覆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水經注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墻（若璩按以正義引伍緝之從征記校泗墻二字當作面泗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闕北門去洙水百餘步孔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儒林傳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化好禮樂之國哉

贊曰興太學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祕書之府黃圖云蕭何造其下礲石為渠以導水所藏入閣所得泰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吉為殷紹嘉侯（匡衡梅福以為宣封孔子世為湯後而罷）

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未作）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為褒成侯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褒成侯在瑕丘（今兗州瑕丘縣）後漢孔僖傳平帝時封孔均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建

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子損嗣永元四年
徙封褒亭侯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幸太學
中元元年起辟廱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廱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至魯詣
孔子宅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元和二
年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
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還幸太學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
長十丈廣三丈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百步漢官儀
辟廱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廱從北門入三月九
日於中行大射禮 永平四年八年和帝永元十四年順帝陽嘉元年二年靈帝熹平六年並臨辟廱
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
闕里之中背洙面泗夔相圃之東北也梅福曰今仲
尼之廟不出闕里永平二年郡縣學校行鄉飲祀孔
子猶未立廟也梁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唐武德二
年始詔國子學立廟貞觀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
順帝永建六年修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
十室
水經注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石經東有一碑陽嘉
八年當作元年即立碑也年立文云建武二十七年
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修太學用作工
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作畢碑南面刻須靈帝初平四年太學行禮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光和五年幸太學若璩按光和幸太學為靈帝事初平四年則獻帝也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太學門外
水經注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
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洛陽記高一丈許廣四尺
若璩按洪氏隸釋曰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余故以杜詩苦縣光和尚骨立光和指石

經言下即承以
祭不復得益明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羨為宗聖侯
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延興三年封
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
親祠孔子廟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封
三十一世孫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
仍舊封煬帝改封紹聖侯唐貞觀十一年封裔孫德
倫為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後為文宣公宋
太平興國二年孔宜襲封文宣公至和二年祖無擇
言不可以祖諡加後嗣詔封宗愿為衍聖公今世襲

孔子為先聖十一年尊為宣父武后封隆道公開
元二十七年諡為文宣王宋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
宣王廟諡玄聖文宣王五年改諡至聖

困學紀聞卷十六

校總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檢討臣盧　鷹
謄錄舉人臣韓　騰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困學紀聞卷十七

宋　王應麟　撰

評文

王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分鑣曰閨中既以遼遠兮哲王又不寤以猶曰哲王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祇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

夾漈草木畧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招魂轉蕙氾蘭是為二草不可合為一（若瑔按蘭莖與蕙各自為類黃山谷一絲一絲數花而香有餘者蘭一絲一絲數花而香不足者蕙說亦未必然）

江離史記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髮廣志為赤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藥對以為麋蕪一名江離（芎藭本江離麋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藭與素本顛倒似水蓂今無識之者然非麋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皆引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芎藭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芎藭江離也）

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為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愛釣於玄淵（淮南子作蜎螈七畧蜎子）名淵楚人唐人避諱改淵為泉古文苑又誤為洲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若璩按此條已見左氏）

藝文類聚鑒誡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荀爽女誡曰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麗色妖容

高才美辭此乃蘭形棘心玉瞿瓦質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險易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誡子曰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無謂幽冥處獨若晝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誡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修誡子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羊祜誡子曰恭為德首謹為行基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徐勉與子書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弃日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凡此皆可為治心齊家之法若馬援王昶之誡張茂先之詩崔子

玉之銘見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

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

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荊州誄謂

督勲勞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心不引曲禮執

友稱其仁謂督不忘即傚子之命曰篤不忘也

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為察非也

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為誤若璩按毛傳瓊玉

之美者廣韻瓊玉

名皆不與說文同

韓文公曹王皐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贏越之法考

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文愚按左傳

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為左右句卒注云鉤伍相著別

為左右屯此即謂句卒也搏力必秦法未見所出新

唐書作團若璩按姚令威集注句卒已引左傳又引

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民可以去而王可致故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搏力出此令威名寛蓼川人

歐陽生哀辭闉人舉進士錄詹始史因之黃璞閩川名

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考之登科記信然歐陽詹

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記太原妓黃介喻良能為文以辨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若璩按昌黎年譜貞

師有送李愿歸盤谷序舊唐書李愿傳父晟立大勲即拜太子賓客上柱國為興元十七年卒已在京官不挂朝籍者新唐書李晟傳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又當為長安人於盤谷不得曰歸蓋送者乃別一人爾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柳以封禪為非而韓以封泰山鎮玉牒勸憲宗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遷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為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冕大歷四年薨八年子厚始生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愈嘗嘗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文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圖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答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蟇詩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遺文散軼多矣

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蕡也艾軒策問以為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為饒州平淮夷雅其佐多賢出說苑猶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若琬按說苑襲呂覽呂數篇饒娥碑按魏仲兒大歷間樂平令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莊子天運皆奇作也

王參元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嘗考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云與弟季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栖曜之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沈亞之送韓靜略叙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祭酒即文公也白樂天老戒詩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皆文公緒言也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稽山子毛穎傳本於此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子長在
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
術枚皐嚴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曰劉柳
南豐說非異若琥按說非異三字疑有誤師其辭
李善精於文選為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
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
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
二問之主司若琥按主司為張佖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
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若琥按蕭至忠傳嘗
出太平主第過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傳此用湯
安仁西征賦語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於蕭君
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鈔文選三過
矣舊唐書儒學傳和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於曹
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范文正靈烏賦曰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嘲謔飜貪嫉曲盡小人之情狀蜪
嫉之夏鼎也

白樂天云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達人之言也若璩按出醉吟先生傳首云富於黔婁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徵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文薛巽妻崔氏言奕不聞於鄰見柳子厚文荊公為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不知其用事

荊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摯仲氏任呂太史釣臺記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司馬公保業云懷璽未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綬懷之未煖

張文潛送李端叔序鳥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本於唐呂向上疏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

鼠無各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基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謂靈基經也異苑云十二基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窓以占衆事

荊公為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不識廳屏見杜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聞於鄰見柳子厚文荊公為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不知其用事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蠶對織婦文宋元憲作也編於宋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録序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

丘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濛上之得意異矣慈湖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六年上之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云太宗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

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修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修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修益公考之未詳也太宗實録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荅詔當載於首卷真宗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録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纂修事始之後太宗修三大書其一乃太平廣記五百卷

班孟堅兩都賦序述齊謂唐訖齊中興賦序得此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强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驚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道有夷隆學有麤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

澹庵云韓安國不能几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若璩按龍川陳亮號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

集古録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宗謂崔寔政論列於選今考文選無此二篇皆筆誤也

誠齋為章憲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宋明帝紀胡母顗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蓋謂秦檜覈政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此孫仲益之言也若璩按仲益語見其所與曾端伯書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諂考之漢史無鄧通諂賈生之事蓋誤景文謂因撰唐書盡見前世論著乃悟文章之難若璩按風俗通義孝文帝曰誼與鄧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遷長沙王太傅渡湘水投書以弔屈原羅謫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憩也

張說為廣州宋璟頌曰爆牛粪以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紙錢也按范淳父為郭子皋誌言交子云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揚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曰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晁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若璩按論道經邦乃晚出書周官篇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來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于世識者多非之此顏之推所謂詒癡符也若璩按詒力反楊綰有論著未始一示人可以為法易曰白賁无咎若璩按舊唐書楊綰傳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

崔嗣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云擊轅拊缶宋景文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

劉夢得數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敢舍鍾室誅傲舟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若璩按晉宣帝紀李勝來候疾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白公屬鈌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文法傲漢書蒯通等傳贊若璩按晉宣帝紀李勝來亦然若璩按楊升庵則謂文法皆祖韓非門人捐水而夷射詠六句東坡賀朱壽昌詩又用此法奇矣果然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意乃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若璩按宜作當文即止妄說即虛假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理作理維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張文潛荅李推官書可以參觀文鑑取此二書若璩按何紀曉謂山谷引用劉語亦失其本旨蓋劉云方具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伺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此乃謂為文者言不能足其志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夷門在大梁用樂毅書文法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出淮南子俶真門户爲牡左氏博議用此呂氏春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蹻得飴以開閉取楗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厨傳矣文鑑唯載逸黨許希

二詩

絜齋先生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顧兩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鄧志宏與胡丞公若琥按丞公宋史作承將晉陵人官資政殿學士書曰熙

困學紀聞卷十七

困學紀聞卷十八

宋 王應麟 撰

評詩

陶淵明詩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贊羅端良為記若瘐按羅端良名願欽縣人淳熙中知鄂州卒有鄂州小集論者謂宋南渡後文守有先秦西漢風惟願一人朱文公周益公祖為長友作陶今祠堂記見集中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閑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於日月予述酒一篇之意

惟韓子蒼知之

詠貧士詩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愚按風俗通曰賴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黃蓋傳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陶淵明歸田園詩二句倣此唯改高為桑宮為巷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婆雪外城的博嶺在維州見韋皐傳蓬婆山在柘州見元和郡縣志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于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于甘澤謠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見九域志輿地廣記本六年省為鎮若瘐按新舊唐書硤並從山惟通典從石崤縣唐改為硤石熙寧

新安吏僕射如父凡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善柳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不可揜也如是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舊史嚴武傳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云黃閣少陵為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云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為宰輔事誤矣通鑑王涯謂給

事中鄭肅韓欽曰二閻老不用封勅此唐人稱給事中為閻老也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即李賀之父若璩按李賀傳系亮太祖第八子非高祖之子名元懿出鄭王後鄭王名者元懿則稱小鄭王或曰惠鄭王矣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長安水邊多麗人語本此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即井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董秦為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地蓋在衛州汲縣非長安曲江池之杏園也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壻也四十明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之盛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悽歸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若璩按李林甫傳諸壻若杜位等皆貶官已明著之

示獠奴阿段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蠻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考諸唐史之芳蔣王惲之曾孫廣德初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之句

楊綰謚文正比部郎中穆端持異議雨過蘇端豈即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道而端終為恢人豈晚謬乎若璩按舊唐書楊綰傳謚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疎狂嫉其貧乃肆毀訾異同其議上恕貶端為廣州員外司馬自即其人詩人溢美詎足與辨

人思之比父母鮑欽止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
監察御史為副使
以入勉幕下故猶李義山學王茂元書記得侍御史
也非為副使于鄧送王季友赴洪州序但云為副車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槫扶注不解五雲之
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遒七曜於
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
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
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
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
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
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
名然未有考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
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若璩按
天文志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
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
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
黑雲扶日以證華蓋五雲亦一解而太甲終當闕疑
贈閻丘師太常博士均之文也考之舊史成都閻丘均景龍中為
渾蓋稱均之文也考之舊史成都閻丘均景龍中為
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
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也已已
終始任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注其事
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
陳倉石鼓文已訛按陳倉在唐為鳳翔寶雞縣石鼓在
天興縣南若璩按元和郡縣志實云乃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
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嶧山之碑野火焚
蓋此時也若璩按野火焚唐封演謂魏太武排倒後然
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已人疲于奔命衆
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云
遺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楊國忠以劍南旌節導騭二
字出周禮火陵豈用新唐史語哉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乃隱
語天名按度人經作鬱藍鬱藍元板作欝縷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未
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曰轂冥濛衆星爭耀
語本於此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垍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於于頔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節所守如孤松勁柏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博士元板作學士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皋傳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録所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奇為是滴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曾盡見其所讀之書則不能盡注其間又用方言如岸溉土銼乃黔蜀人語須是博問多讀

八哀詩將相宗室之外名士有三鳥蘇源明不污偽爵其最優乎奉當細行弗飭次也鄭虔大節已虧下矣惜閒態車守何如儉德臨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玉匣明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為救時之砭劑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又云道國繼德業丈人領宗卿按唐書宗室表傳道孝王元慶次子詢之子徵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徵之子也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録以為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即誠奢也注謂顧況誤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金石録云潮書唯慧義寺彌勒像碑與彭元曜誌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考少陵作皇甫德儀碑云有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榮陽潛曜又云忝鄭莊之婚陵詩石門露霽露白玉嚴轟苔青藉史鄭顥夢為聯句賓客遊實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友傳

與此同

得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宋元憲以鵝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宋得詩不悅聖俞之意本於少陵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木

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悲痛之深可為流涕

真文忠公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媯貳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傳毅之詞若琅琊臺斯以西北有高樓東城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遶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云基再再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為古詩

鶴山云禮於生子曰詩賈於祝嘏曰詩懷詩之為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皮日休云柏梁七言聯句興焉大心雕龍云柏梁聯句共韻相梁徐製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于田橫之客若琳按此本世說新語注酉陽雜俎續集中亦載之

韋孟在鄒詩曰我既畏逝心存我舊夢我潰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吕成公曰孟既致為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古詩人生忽如寄本於此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考之風雅尚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倣我友自逸八言也若琳按送我乎淇之上矣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又在前

雕龍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御覽載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陸務觀云古詩有偶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體乃成

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原若旅按此不可考為始又傳咸有回文反覆詩皆在竇妻前皮日休曰傳咸反覆興馬溫崎回文興馬

溫崎有回文詩紀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立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若拱揖然曾於薊門山寺見之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髩垂詩用星星字出於此

韓子蒼曰栢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若璩若

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荊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侔唯韓杜足以當之

山谷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山謂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云李杜韓柳初亦學選詩然朱文公編小學書其荅劉子澄謂古樂府及杜子美詩可取者多今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為有益今本樂府

按子蒼此論大言無當此摹擬王仲淹之弊也栢梁雖依託然三百篇中已有七言安在其壞體耶

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刪之歟 于澄著訓蒙新書外書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闕尹子聖人師拱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鵰咬古文尚書雕兜字也管子云鵰然若譋之靜即雕字又雨中聯句高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二字本此若璩按陳第季立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曾於薊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埤雅已有載矣蓋見人若拱似有禮儀詩之所以起興也今解曰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意義索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為視誤也又余讀毛傳已云然

送廣帥詩上曰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馬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孽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演蕃露引傳燈録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矣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玉曾以庭草一句為隋煬所忌初學記載曹雨晴詩風

度蟬聲遠雲開鴈路長亦佳句也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遺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為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若琢按論衡引成語曰力勝貧慎勝禍亦表聖之意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為序今見于唐詩紀事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嵓繡衣石榻宿雲亭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士瓶泉也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員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御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韋員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華鄂之盛御史元板作太史

墨子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乎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之類歟

陸魯望雜諷云紅蘞緣枯桑童僕來觸犀鸜鵒慘于冰赤舌可燒城皆用太玄語又南征詩繞帳生犀一萬株宋元憲詩帳犀森別校犀株衛帳并兒勇景文詩合宴傳餐帳繞犀皆用此

毛澤民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本李賀

貫休詩

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馬子才詠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夢不夢商巖夢傅

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多韓文公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錢起名在第六豹鳥賦若琢按李肱名在第一琴瑟合奏賦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梅曰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昨奴事宋溫之杜荀鶴猶薄土也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為之東坡因歸去來為詞亦此類也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草是也一字至十字文與可竹石是也

一叢深色花十户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雨片雲載却數鄉稅鄭雲娘謂珠翠也侈靡之盡甚矣

韓文公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平塗不過七百而不知鄒成五服至于五千本書語也奚以司空表聖云戴容州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李義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

唐彥謙詩啗螯識爾雅賣餅斥公羊事出晉書魏志

白樂天迁變詩初時被目為迁變近日衆呼作隱人又云自哂此迁變少迁老更迁則迁叟之名不獨司馬公也

堯韭舜榮梁元帝玄覽賦始用之李羣玉蒲澗寺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若琥按蒲澗寺在廣州府治東北二十里

致堂云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

也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

寒山子詩如施家兩兒事出列子羊公鶴事出世說如子張卜商如侏儒方朔涉獵廣博非但釋子語也對偶之工者青蠅白鶴黃籍白丁青蚨黃絹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而楚辭尤超出筆墨畦逕曰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縷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

古詩何能待來茲茲年也左傳今茲注云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若琥按趙註孟子今茲未能為年集註闕故當曰集註至孟子朱子似以餘力為之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古詩為題見於此

韓文公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謂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若琥按文心雕龍又謂易字艱於代句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玄圃宴云秋日在房鴻鴈來翔寥寥青景藹藹微霜草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淄苑尚想濠梁既暢旨酒亦飫徽猷有來斯悅無遠不柔（青景元板作清景）劉苞九日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陸務觀夕陽頻見樹陰移）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石湖辯之甚詳）魏文帝雜詩適與飄風會又曰行行至吳會應璩百一詩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春秋李虛已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已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若璩按清敏名稷字相之鄭人官樞密直學士吏部侍郎以清得名）

玻公之詩可謂四出（博嘗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謚公在焉呼之或出）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杜正獻公詩因念古聖賢名為千古垂何嘗廣居室儉為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立無立錐文終防勢奪景威恥家為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陳正獻公詩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夏屋太渠渠二賢相之清風可以媿木妖之習

鴈湖（若璩按鴈湖李壁號）注荊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間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曰出堂上飲之詩為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以返諸正愚按楊元素謂介甫詩令人未可輕商鞅能令政必行今觀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揜乎（若璩按賀黃公則謂日出堂上飲詩摹寫怡愉之習真堪疾首痛心末數語即覩風圖有桃篇欲人是哉

子曰何其意也
此風雅正傳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
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寄詩云莫向沙邊弄
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操黎介然汪信民寓宿
州作詩有略詆及時事者呂滎陽聞之作麥熟繰絲
等四詩以諷止之自此不復有前作
後山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則
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魯直詩云晁子
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文潛詩云
長公波濤萬頃陂少公峻秀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
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走
珠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衣上六花非所好敢間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齊民暖
晏元獻詩二龍驟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詩軒野龍
催馭堯宮鶴厭寒劉敬叔異苑太康二年冬大寒南
州人見二白鶴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故山
陵挽章用之若琰又按蘇秦傳今茲劭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左傳多以今茲明年或昔歲與往年相對言
符瑞圖曰二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宋景文云青帝回
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翟公巽云青女霜如失
黃人曰故遲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熒惑踰歲星
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又即事云雨不成遊布路
歸出左傳自朝布路而罷今集中皆注云恐誤蓋未
考也
更無柳絮隨風舞惟有葵花向日傾見司馬公之心浮
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風舞元板作風起
東坡次韻朱公掞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
訪無功隋樂運字承業録夏殷以來諫爭事名諫苑
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矣若琰按南史無所謂李承業

答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謗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
土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蔓此尹和靜所謂
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它山之
石可以攻玉糞土元板作糞壤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夏均父詩樂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鳴呼二法門近古
絶倫筆嘗觀樂城為歐陽公碑云公之於文雍容俯
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樂城評品文章至佳者獨

云不帶聲色蓋得於公也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
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東坡看人文字
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稾而
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
爭先則後之此可為學文之法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有
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坡南遷至合
浦晦夫時為石康令出其詩稾數十幅事見桂林志

注坡詩者以為文忠之族非也

夏小正九月榮鞠東坡詩云黃花侯秋節遠自夏小正
注止引月令非也司馬公春帖子侯鴈來節北寒魚陟負冰亦用夏小正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鷓鴣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杼
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字只無悔過
寶連波連波寶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

物理論云虛無之談無異春蠭秋蟬跕耳之子元杖作手
復美連波之悔過

雅春蛙夏蜩更嘈雜本於此

鮮明為翠乃古語

題王黃州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懷餘巧故為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常觀孔融肉刑論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此詩意本於此機春即水碓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咫出汲冢周書王子曰遠人來雖視咫尺

呈吉老縣丞詩鮭觮今無種蒲盧救未形注云鮭觮此兩姓今無人按太玄難上九云角鮭觮終以直其有犯二字與解豸同亦見王充論衡云一角之羊也注誤矣

八百老彭嗟杖晚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唾遠醇朴乃器師二字出荀子

江西道院賦堂宓有美掇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之鼠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杜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噓字若輕而實重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溫室木何如休望董賢車仲彌性詠韋執誼不看嶺南圖云政恐崖州如有北却應未肯受讒夫二詩誅姦訣之甚矣

朱雲為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即得對成帝時言路猶未塞也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劍斬安昌勿謂朱游只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倣廬山高而不逮絕唱寡和也

唐子西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本於李誡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朱新仲無人馬為二對飲月成三本於秦少游身與杖黎為二影將明月成三陸務觀誰其云者兩黃鵠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新仲何以報之青玉案孤姑酌彼黃金罍葉少蘊逸人舊住子午谷詩客獨尋丁卯橋務觀用之程致道明知計出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救器之用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善張芸叟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者觀此可以成曾文昭公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有楚人風獨慙太守非何武已見州閭出兩龔謂彦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為曾子宣作恐誤徐師川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言與中貴人喝和魚須之句為人所傳朱文公語録云師川游廬山遇官者鄭謎與之詩後村若璩按後村劉克莊號謂徐集不載魚須之篇愚考集中有次韻鄭本然居士云頗知鶴脛緣詩瘦早棄魚須伴我閒本然居士豈即鄭謎歟魚須魴也

朱新仲詠顏魯公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唯一人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凛然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若璩按後漢南匈奴傳呼韓邪死前閼氏子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其俗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新仲詩三徑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傅延年前未有用者梁文靖公克家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羞澁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然梁公之句失於雕琢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絶句於半山若璩按半山王安石號最後學絶句於唐人

誠齋讀貞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鴨緑水波東酒傾一斗鳶肩客酤設三杯羊鼻公羊鼻公謂鄭公見龍城靚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杲景迂集

録

黄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為相使帥漕挽其來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為詩曰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使黄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黄兩翁之心秋月白

南塘若琥按南塘趙汝談號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楊楫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于色一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

孫燭湖若琥按燭湖名應時餘姚孫氏祖之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邦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煩魚鳥到相江又曰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末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二絕甚佳

平園詩生戎馬死佛貍荊公詩生白殺青皆佳對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為金夫不有躬本於玉汝

金吾之對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牆放翁文有銅牆鬼炊之語

出東方朔神異經若琥按天隨子四明山詩序中有此誤以為放翁也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鼐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用龐穎公寇萊公事若琥按龐籍作退老詩田園曾牢相圖史富書生

本朝絕句有夾漈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詩又荊公絕句詠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

演蕃露云搏黍為鷹不知何出蓋未考詩葛覃注也細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改齋漫錄考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見于詩乃以左思賦為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于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為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

方言斟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或謂之何斟呂居仁荅曾吉父詩記我今年病不斟蓋用此而不知者改為不禁韋玄成傳五世墉僚言五世無官也

呂成公銘湯烈母云湯世壙僚委社于後而娶本改為壙遼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出老杜臘日詩而注者改為銀鉤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誤書之語也

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又云何知若人胸中有積立鐵出老杜鐵堂峽詩壁色立積鐵又云準擬春來大出遊出漢書田叔傳又云日月已秋罷出元帝紀若琥按漢書帝紀無此語

趙紫芝若瘁按紫芝名師秀為永嘉四靈之一故一稱趙靈秀　詩謂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若瘁按下句本唐庚語

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黃黃應無雪堂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靈能頡頏煙景姓字多因謫籍香御史庚有詩云山川只謂盛謫其後陳召入虞銅官○只謂元板作只

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生慨慷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闈掄藥兔長生詩云真水黃芽長道鄉不可作承君不可忘陳樞宋禮景定間持節

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已候於松下問

杳風玉杵鳴不為三窟計永伴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闕捧之月見沫之星第七聯云桑榆已晚尚期一戰之收

湯伯紀若瘁按湯伯紀已見卷一名漢安仁人官華文閣學士謚文清自儆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若瘁按王氏遠著作佐郎湯為少卿與王氏居鄰墻晨夕過從王氏論雒濂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眇湯歎曰吾閱士甚多惟伯厚甫為真儒使真文忠在顧同居弟子列會湯年髮力引去遂薦王氏於朝云

薛士龍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

徐淵子詩植杞必植梓藝蘭仍藝蓀過庭遺訓在鑿楹出晏子春秋李義山詩經出宣尼壁書留晏子楹

故書存蓋以梓蓀喻子孫也鑿楹出晏子春秋李義山詩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新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已候於松下問

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欲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敘理復命之郭恕先詩云為逢末劫歸依佛不就新恩敘理官飛龍在天利見熙處士張芸叟為功行碑謂超世之資與陳圖南伴

浮溪若瘁按浮溪汪藻號詩人問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

文鑑取蔡確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也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為太子令曰若官蝦蟇可
給廩晉書無此語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
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鱒及鰋何以貫之維以楊柳
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所無者盡目為逸詩誤矣見玫瑰堂論語說
朱文公曰顧況詩有集皆不及見韋應物集者之勝今按韋集有顧況奉同郡齋雨中宴集詩云好鳥依嘉樹飛雨灑高城況與數君子列座分兩楹文雅一何麗林堂含餘清我公未歸朝遊子不待晴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傾寸心已摧折別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

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城五里稻米為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差帥漕月得九斗王龜齡詩云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遺忠畎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君恩東坡有青苗陂

程可久沙隨先生自題照怡齋云乞得膠膠擾擾身霜蕷露菊便相親勸君莫厭蓑黎薤達已由來更病人六月松風萬籟寒堂竽頻到枕屏閒夜深夢繞康廬阜瀑布濺珠過藥欄葵花已過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

問字今朝幾人至細看展齒破蒼苔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唯高適適位不過常侍本朝歐王蘇黃出徐若璩按徐謂師川名俯陳按陳謂簡齋名與義韓按韓謂子蒼名駒呂按呂謂居仁名本中繼之八人一相三執政按三謂歐徐陳三從官按三當作四謂蘇黃韓呂何其盛也
山谷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為富不仁者可以警
少陵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屯乃公

宋正甫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見
書
葛魯卿借書詩大勝揚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君山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
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歷今不頒憶昔升平淚成陣我
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
時聞喪亂空傷神唐李益問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迷尭歷松窓有道經故人為柱史為我數階莫

山谷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萬物皆流
而金石獨止
野處若疲於野處洪遵號雪詩天上長留滕六住人中會有葛三
來葛三事出太平廣記葛仙公第三子
王逢原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意氣得金玉
多自憾買居紀廂榮顧影樂冠佩喜將閭巷好持與
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焉係安知九列榮顧是
德所累謂南內朝賀歸及示兒詩也朱子曰此篇所

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
行道憂世者已不復言矣鄧志宏亦謂愛子之情則
至矣導子之志則陋也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見録
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四馬鐵
胡為而收之也到秦元板作至秦

荊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豚
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遺秉稚子松間
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今人知
者鮮矣利欲滔滔廉恥寥寥孰能景慕前修哉
唐子西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年唐時宮中謂天子
為宅家通鑑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王呼曰宅家救
兒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

家
文宋瑞指南録為或人賦云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
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黑頭

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

傳寶祐四年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實其首應麟請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誰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為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此即詩所謂龍首也龍指

翁與可上徐直翁詩六丈謀謨同輩服二郎官職迥翁知若琥按上謂范文正仲淹下謂王文正旦

鄭得言偽為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祭酒不悅臺評及之李艮翁丑父為詩餞之曰諸生幸不笑韓愈官長

何因罵鄭虔鄭得言元板作鄭德言

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力傚

狂疾之功以為名先君子嘗為投筆詩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若琥按王氏與弟應鳳同日生少稟家學父撝性嚴急每投題設高座命凡弟坐堂下畫燭為期少緩輒怒訶之由是凡弟文並敏疾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詩者忌說功名

困學紀聞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許　溶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困學紀聞卷十九

宋　王應麟　撰

評文

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鄭漁仲謂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嚢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訣祉式贊於燕沛餌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衣成則必訣祉宮成則必訣隅若豫捨去邪蒿北齊那峙傳太子事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

周書王會東越海蚩或誤為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予

駱賓王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管鮑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子坐

如蹲龍立如牽牛

楊盈川叙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于色繼為本守則張翕之子迎者如雲叙縣令曰仁之所斷老父不能爭食粟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明之所斷老父不能爭食粟之雞對的語工

蘇許公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衮表五字非工張南史詩唯有五字表魏志若璩按本出郭頒世語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西掖用五字本於此

張文定慶歷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于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民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吏所貴仁者爾尤延之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之德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為報大名之下難為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交修予兌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溫雅可以見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皆甲午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賛拜不名鄭溥之草制云用事切當如此

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凡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說

苑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金虜南遷錄載孫大鵬疏言遠檜聞欽以就和檜之姦狀著矣嘉定之辜復歲於失刑若琮按南遷錄實退錄駁之近漁洋大略駁之信多子虛亡是之辭然載遠秦檜事卻可信余取以補續通鑑

案實傳是樓云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遂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徵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用章懷太子注成句柳仲本同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按南史賈希鏡傳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苟晞兒亦

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

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陸務觀嘗擿其誤

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顒

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閒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初寮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皆全句

李宗衛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伯與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為檮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寒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雞憚犧而斷其尾象有齒而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鳥鳴亳社伯姬卒若琢按歐陽公年譜年十七應舉隨州試左氏之誣論中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外地鬬而內地傷斬鬼大而故鬼小雖不中人猶傳誦之但誣原本定作巫出范甯殺梁傳序巫者謂多叙鬼神之事也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其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傳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傳若琢按見劉太真傳謂新唐書藝文志則見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於廿賜百寮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大韶賜之羣臣畢和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真李紓為上等鮑防于邵為次等張滂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戚馮煜李沁三牢相之詩不加優劣

寧若琢按寧當作寧下同皇服藥赦文陳若琢按陳當作倗正父所革也雖不明不敏有章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已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

盧思道賀甘露云神脈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常衮賀雪云重陰益固應水澤膚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脈起之候皆儷語之工者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左傳難為人出表記擔負出詩玄鳥箋折閱出荀子生活出孟子家數出

墨子服事出周禮大司徒伏事出陸士衡詩分付出
漢原涉傳交代出蓋寬饒傳區處出黃霸傳多謝出
趙廣漢傳丁寧出詩采薇箋什物出後漢宣秉傳自
由出五行志曉示出童恢傳主者出劉陶傳（陶傳前半已傳）意智出鮮卑傳卑末出檮杌傳告示出荀子
仁者好告示人（按今仁作人）布施出周語（布施優裕）比校出齊語行頭
出吳語當日出晉語地主出左傳（按左傳止有東道主）越語相
於出晉后妃傳料理出王徽之傳長進出和嶠傳消

息出魏少帝紀功夫出王肅傳（按王肅傳無此出魏少帝紀）普請
出吳呂蒙傳手下出太史慈傳牢固出陸抗傳鄭重
出王莽傳分外出魏程曉上疏小却出宋紀（按出武帝紀）
閒介出長笛賦（閒介無此二字）婁羅出南史顧歡傳（按日知錄婁羅蓋隱明才欽之意）本分出荀子（見端不如本分）措大出五代東漢世
家（按已見通鑑唐文宗紀考異何此晚曰寒山詩亦有）假開出王峻傳本色出
宣備出楊德祖答臨淄侯（不能宣備）生人婦出魏杜畿傳

私名出列子家公出莊子（主人公也）致意出晉簡文紀（按亦出孫綽傳）傳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思
出劉矩傳不審出韓詩外傳什物出後漢宣秉傳自不識世情爾來出孔明出師表揭來出思玄賦（按李善註引劉向七言曰揭來歸耕永自疏）和買出左傳正義阿誰出蜀龐統傳罷
休出史記孫武傳憨憒出齊語安排出莊子比數出

周禮大司馬注見在出棄人注孩兒出書康誥注老
境出曲禮正義牽帥出左傳先輩出詩采薇箋如今

出杕杜箋居士出玉藻可人出雜記道人出漢京房
傳寄居出息夫躬傳其甲出周禮職內注道士出新
序（介子推云）主人公出史記范雎傳（按范雎傳作睢）小家子出漢
霍光傳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按秦始皇本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我輩人出晉石苞傳對岸出樂志（按出瘴癘表曰今夷秋對岸對岸二字用於敵國奇）十八九出漢丙吉傳（至今十八九矣）浩大出
後漢馬廖傳兩兩相視出周嘉傳（按毛板脫一兩字）年紀
出光武紀雜碎出仲長統傳細碎事手下出吳呂範

傳按兩手下皆出注引江表傳除策語合少成多出中庸注按中庸註無若干出禮記曲禮投壺如干出陳何之元傳膠加出九辨脁音泉加丘加反牢愁出楊雄傳眸牢愁集韻愁音曹墨屎出列子音眉癡冗長出陸士衡文賦無狀出史記夏本紀墨畫說留連出後漢劉陶傳問息秏出竇后紀已分出魏文帝書物色出淮南子按何不云出月令本師出史記樂毅傳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生熟出莊子有瓜葛出後漢書鹽非鹽馬非馬漢西域傳烏不烏鵲不鵲戰國策可以為對按若豫按後魏宣武孝明民間諺曰狐非狐貉非貉傳景仁云意羊魚羔唯帶牛表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井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尤以此言致不食卒可悲也天然出賈逵傳新鮮出太玄鈍悶出淮南子誇張出列子憚悸出洞簫賦近局出陶淵明詩提撕出詩抑篋本貫出晉江統論按止有本種無本貫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按庶附李諧傳見錢出漢書王嘉傳

梁簡文為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辨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實乃啓平原之封荷戟入榛揚雄童烏事熙祖晉太子通字元仲魏明帝字元豐末皇弟似封晉寧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晉寧元板作普寧普寧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棨戩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斯言可以立懦志若豫按趙元鎮移吉陽軍表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井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尤以此言致不食卒可悲也驢非驢馬非馬漢西域傳烏不烏鵲不鵲戰國策可以為對若豫按後魏宣武孝明民間諺曰狐非狐貉非貉傳景仁云意羊魚羔唯帶牛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亟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琢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宋宣和入翰苑者三人彥中汝諧汝揚王岐公荅韓魏公詔豈朕鬱于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荅周益公詔宣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全引退之節蓋鄭安晚再相若豫按安晚清之號再相於淳祐七年四月應之道草制云彥

博重入中書持令納節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黃伯庸賀雪表云招徠衆俊無晝臥洛陽之人奬勵三
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上天同雲平地尺雪范蜀公表也周益公用之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之後曰如可贖兮百身猶將
宥之十世
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迂齋對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
欽定四庫全書
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而能
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講非常
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
表云遜于殳斯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虢叔閎夭尚助
迪威正父荅詔云殳斯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
從虢叔閎夭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
真文忠為原貸盜賊詔云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嵓

岡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
賊得以全軀其言足以感動人心
王御月為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帝秦
至今名重泰山徵相如何以强趙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禓牛衣古未有對者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
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遑爾心二老杜衍任布四臣
韓富文潛若璩按杜衍傳皇祐元年召陪祀明堂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任布傳並同而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啓云爰考唐朝
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齋安解組之餘雖後
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
連良貴託先君代為謝丞相啓其末聯云孤忠未泯
政忘漆室之憂菱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
稱賞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瘉果然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此詔有西漢風

鄭威愍公鄤 斬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挂權臣之橫恩崇觀二十秋靡愆故相之餘潤公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

傅至樂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洞玄都之桃何在彼刀頭之詆審得未錙銖況井眉之居瓶恍如夢寐蓋指張說也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崎嶇寄尋壑經丘之趣若琥按何屺瞻曰此免解張尤明啓中自叙語朱子謂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求試南宮而未免明年閏三月遂去鄙大全集中時為庚子至前一夕方知南康軍屢請祠東歸今但云上朱子似小誤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令荅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無悔矣若琥按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登圖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頴願同於毛遂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玄而謂白九方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為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泯則朝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

洪舜俞薦于鄉登峴監試後登為江東憲使舜俞分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鵠袍之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

徐淵子為越教荅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問或荅洪舜俞云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玉佩之詞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也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荅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

真文忠為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鴉之役來訴公判云詔捕鵓鴣若水尚還其使歲貢蚶蛤孔殘猶疏于朝況為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

攻媿為姜氏慶七十敘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文姜

崇誌

衢州稽古閣書畧陶謨干扆其上梁文云畧陶若稽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為萬世斯文之主

王相燁嘉熙、若璩按理宗在位年丁酉改元閒以親老辭督府辟其之三千不如雞口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西京賦洪鐘萬鈞晒之洪文敏典舉閒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熙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舶趠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岐公稱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蚔之文簡凝舍酖之墨餘蚔見詩貝錦箋筆銳干將墨舍淳酖出文心雕龍獨孤馴象世以為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賦也獨孤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陽時在偃兵豈嬰矛戟賄寧恤乎楚軀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狼心笑齊客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西京賦洪鐘萬鈞晒之洪文敏典舉閒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熙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舶趠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

幸不幸若此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足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末弭

以安行非行仁義舜由仁義行

非刀匕是共膳宰舉席間之觶釋推鑿而上輪人議堂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

困學紀聞卷十九

宋 王應麟 撰

雜識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誤為官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纊房子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雖陽綿武帝不許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季氏之惡已熟是也佛者曰成論實行惡見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言也

仁宗葬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而藏之
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寶奎殿太宗
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選但云慶歷二載而不
紀月日以實錄考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蘇子美作
寶奎殿頌周益公題其後云上宰宗工更為辭章者
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實錄云命夷簡撰
記而說齋謂煥予堯章親加紀述亦誤
舊制麻三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為學
士一夕鎖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六道權直院莫
儔獨宿
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中書令
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
制
太一宮四立月祀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命
學士院撰述
親王初除有布政牓首云應某軍管內尾云牓某軍仍
散下管內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可考淳熙十
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牓乃云嘉州管內蓋草制者
失之開禧元年皇子封榮王牓威武軍合舊典矣蓋
節鉞初除以勅書示諭本鎮亦唐朝諭領之制也若
封王或以國如周魯或以州如兗雍之類未嘗有所
領之國咸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牓下
福州余引故事牓所領兩鎮
陳自明紹熙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記用裹
尺字以為犯濮王諱裹音讓慶元四年從臣薦之謂裹
字雖同音嫚名不當避仍賜同進士出身徐子儀嘉
定中試宏辭甘石巫咸三家星圖序引周禮簭人巫
咸本注巫當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薦于朝不
數年入館掌制若狻按王氏父撝字謙父嘉定進士第同年余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修以謝堅却不受曰吾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耳借周益公傳內翰番陽三洪公暨其餘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余欣然應之後二千晉中詞科由此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彥字朝美本

此列子曰務外游不如務內觀陸游字務觀本此 舉字蘭石本淮南子蘭生而芳石生而堅唐皇甫湜字持正本詩湜湜其沚箋黃魯直之字本柳子先友記王紆有學術魯直

朱文公門人晁淵晁音有晁清若璩按晁淵即大全集之晁丞夫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云季指

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有圖蓬髮

漢天文志天暉而見景星注暉精明也集韻云精字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閒可倚杵於何藏河圖

捉佐一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歲之後天可倚杵楊文公詩有倚杵碧天之句輔上元板無一字

士冠禮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雒公緘鳥銘用乞麋壽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孞豜音鴉牙雜記注嬰猶嚶嚀也

孟子音義倪謂繫倪小兒也若璩按楊升庵廣之倪為字亦奇語也

周禮輈人注鯫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

曰大戴禮記蘭氏之笵王褒洞簫賦幸得斲為洞簫兮夫魚名而稱氏之笵字革名而稱氏簫名而稱斲

衛去國三間屋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張文潛謂波稜自波稜國來波稜元板作坡陵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級醫和皆秦人尸子亦云醫拘者秦之良醫（若璩按劉殺扁鵲者亦秦太醫令李醯也）巫彭作醫（呂氏春秋岐伯祖述之）岐伯（若璩按漢藝文志大古有岐伯俞拊應劭曰黃帝時醫）苗父（說苑作苗父非）黃石圮老教授福州聞李棁李棁林之奇為衆推服即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巫少頵文所謂二李伯仲蓋棨之子棁樗也（棨字襲明子棁字和伯樗字迂仲）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方德順陸亦顏胡原仲劉致中見呂居仁哥和伯少頵迂仲詩）齊齊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李獻簡陳東之喪黃子游賙歐陽徹之葬皆義烈士也

李明人黃亦寓居馬志吾鄉人物者宜特書之以厲

澆俗

淳祐丙午衡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誡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若雯僧道潛

復以自號

近世記錄多誤無垢心傳錄以王叔文之黨陸贄為陸贄（贄即陸淳非贄也）

唐納集王公庭秀（若璩按庭秀慈溪人為王氏鄉先輩故稱公）作於紹興壬子

于考其論議以鄭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嘗人子孫為誤嘗稱蘇黃文章為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禪釋代而以易傳為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誠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險茂惡冢以荊舒為師人以章蔡為賢邪說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薾丈不嫌士習熟見聞至紹興間邪詖猶肆行筆之簡牘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吁風俗移人可畏哉

發漢陵者樊榮董卓也發唐陵者溫韜也忌復讎蹤天道昭昭矣（若璩按此其感格通神之事于王氏有靈應首肯我）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闕雎作諷姜后請愆況朝而受業為士之職書曰風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風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風興夜寐讒鬼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賢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鳴雞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業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為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有其父閻道來奔之事今進淳化三年尚建寺於遠之境內耶大抵出自其後人誣妄喜新者遂傳之耳

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誡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母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甄權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王燾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頗有錮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閒道奔本朝舍世祿為窶士乃絕口不言伯温子溥自禮部郎使燕道涿州良鄉拜墓洪業寺石刻蓋統和十年伯温高大父所建統和十年歲在壬辰本朝淳化三年也至宣和六年甲辰遼百二十年伯温記其異今按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若璩按何屺瞻曰康節墓誌銘乃明道所撰但言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諱古皆隱德不仕初未碁祖始家衛滑祖諱德新父諱有其父閻道來奔之事今進淳化三年尚建寺於遠之境內耶大抵出自其後人誣妄喜新者遂傳之耳

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傳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于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史記正義七略云司馬遷撰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術豈以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然何足以為妙論若璩按隋經籍志子部五行有太史公素王妙義二卷亡王氏所引則見太平御覽者素王妙論又有范蠡本南陽人一語見越世家註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章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內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寧二年若璩按二當作四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誄自此始若璩按此字當作縣貢父卜圖始也郯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下殤用棺衣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按彊而君殺之義也七字當作而僭君由三桓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按此三句從初刊本補玄冠紫緌自魯桓

公始也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左氏傳始用六佾晉於是始墨按此下脫始用葛葛帶麻絞帶自魯莊公始也婦人之髽而弔也自魯敬姜始厚葬始用殉魯於是乎始髽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始用人於亳社魯於是始尚羔亦記禮之始變也孔子惡始作俑者始之不謹末流不勝其弊劉懋撰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馮鑑續事始朱繪撰事原高承增益為事物紀原然所載乃事物之

始不足以垂訓戒司馬文正公言唐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今典不足法蘇文忠公言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國史記之曰書苗錢自陸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若璩按顧仲恭以通鑑不詳及垓下戰、謂古人讀書未必精審勝吾輩初怪其言史太過今王氏於左傳禮記尚爾余不勝慨歎仲恭言端有味哉）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化為坎先風後雨居其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若璩按郡國志引三作二）十三蓋周之盛也（見帝王世紀）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若璩按潛夫論本作治）玉以石（若璩按何屺瞻曰治仍作洗妙盡物理）金以鹽攻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天下丁度為序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景祐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者堅質也東坡以圮上老人為隱君子

陳正獻公疏曰懲羹者必吹於齏傷桃者或戒於李楚辭惜誦云懲熱羹而吹韲北夢瑣言唐明宗不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曾公相本朝其誠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泉薄冰猶不忘唐也

劉夢得曰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辨策問蔡劉引之而改投蜂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晁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慈湖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為元相國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居云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在河南福昌鄉東

大名弓箭獨不及焉當時必有所以自處者

唐六典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挺之鍛後漢華佗傳云五禽詩釋文草木疏云蓩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蓩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張文潛詩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根不食瑤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擯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若張按元求江南人才至矣而王氏以博學雄

苟悅申鑒曰覩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小人之事也斯言出曼子如曼子者真能儉者也

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許渾詩遯跡驅雞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云草妨步則雜之
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
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云人生羣動中一氣
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
見周子窓前草不除之意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
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卓之
遷都也咈百姓以從已欲其效可睹矣
後魏温子昇閶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
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雕梁乃架
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祜就日垂衣
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也兒郎偉猶言兒郎遨攻媿
真文忠公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

傳玄席銘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
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
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
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温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
於人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之
孝河海之慈即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陳

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若璩按本作十七萬七千九百六
十至晉武太康元年平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
八百四若璩按漏十字隋文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
武德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戶僅及三百八
十萬玄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至
肅宗乾元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
四兵禍之慘如此若璩按孝平元始二年戶千三百二十六百一十二至光

武中元二年户止四百二
十七萬十六百三十四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沂者
之凶同蓺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稚之厄東坡
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長
城公謂陳後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通鑑釋文以
沈音沈謂沈湎之后誤矣
曾攻守彦和為書解朱文公吕成公皆取之館閣書目
書講義博士曾肱等解蓋誤以攻為肱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唯
在於爾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役與
王師為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楊堅復以所
以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是以持國必崇名節
持身必守行誼
録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遭饑
荒羅鳴作粥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與周同盛衰
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紀輿地者謂尹吉甫蜀
人為作清風堂其謬妄甚矣物則秉彝之詩吉甫庶
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掇蜂之讒能知而不能行也
王羲之傳論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恒四體書序考之懸
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
説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莊
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説文通釋以為王中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孟獻子友五人
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强其所不知
集古録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按北
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神則唐
以前已有之若璩按隋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熹牛有赤蛇繞牛口紀與儼同時經籍志紀至撰南雍州記記云南陽城内見有蕭相國廟相傳謂為城隍神記文則見通典引者
唐子西掾滕曲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
句未見所出

集古錄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
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歐陽公云蓋不知為何
人也愚按高祖紀三年漢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
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
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
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
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
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此即轅
生說行而身隱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之意歟

轅與袁同 洪氏練輝 若弼按引高祖紀證即轅生已見楊升庵載此碑繫以王應麟曰轅生也 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辨士說客並論也今刊本鈔本俱無知屬楊氏似託所謂共雄欺人亦時有之者或附曰王子反劉正之 庵明引王氏語予反劉正之 何居余笑曰擬人於其倫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儀門曰望儀歐陽公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按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公偶未之考耳 若弼按余嘗謂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問亦無過公得山先生問之曰子得毋以劉原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之十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錄跋尾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來風貯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為已曰君子儒為人曰小人儒善利之間而舛蹠分焉服言行而堯桀異焉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別焉懍乎其可懼也夫尚志謂之士行已有恥謂之士不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韋楊二君李翺所以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序劉元城所以稱馬永卿也

石郵來風貯石郵風恐 亦作郵石郵風客心愁 楊文公詩

御也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儔之無天甚矣

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乙當作卜若璩按今風俗通義無此文則王氏所見猶全本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訖于唐末凡五亂實應元年袁晁陷明州一也貞元十四年明州將栗鍠殺其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元年鄭賊鍾季文陷明州四也景福元年明州將黃晟自稱刺史五也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璩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月紀乃謂三年七月當從通鑑璩字挺秀見世系表

孟子曰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范文正公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温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傳稱叔文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捂俱文珍輩又絕韋皐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皐銜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益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作唐一經誅

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若璩按此之匪人何潛德之有不請永貞行耶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文子云學常樅淮南誤說苑亦云常樅

唐百官志守宮令掌席壽三年齔壽五年耦壽七年語本考工記

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若璩按各作人稱八米盧郎或謂米當為采徐鍇云八米以稱喻之若言十稱之中得八粒米也

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四三六五皆王帝曜六五緯皆本於此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凡文輒欲焚其筆硯君苗未知氏姓考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始知其為崔君苗也

文心雕龍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雅好

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色澤凡文章高遠絶異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鄖令便道之職茂安與陸士龍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能復食姊晝夜涕泣舉家慘慽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蜮玉篇蟲穴也房中切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士龍答書曰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過長川以為陂播茂草以為田下鍤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遺滯之穀民無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成雲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鄖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放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

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迓勿為慮也茂安又荅曰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為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三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愚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真奇作也可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大人元板作大夫

荀子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嘿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其言可以見子夏門人之氣象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也陳涉起於蘄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反爾天道昭昭矣

東坡觀棊詩誰與棊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

徐仲車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才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鄭縠可謂知其量矣後村詩謂未必朱三能跋扈祇因鄭五欠經綸朱溫之篡崔柳諸人之罪也於鄭縠何議焉

寧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二年五臺山真容院太宗御書閣已曰寶章矣

水經注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方城在葉縣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楚邑也楚狂接輿並耕沮溺荷蓧丈人一時在野之賢萃於楚國聖人晚年崇春於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溺耦耕之地史謂蔡也若璩按史謂孔子去葉反乎蔡途次經有長沮桀溺事非謂其地即蔡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矣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為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自累崔儦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之奇為

詩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

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劉向九歎云始結言於廟堂王逸注言人君為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皆謂人君令以為宰相誤矣　若據按淮南主術訓在御相人君揣策于廟堂之上亦為君相言之）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荊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周恭叔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恐觀之哉李徵之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圖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于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隋謂之神璽）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沒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受寶之禮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至道三年真宗即位製之其後凡嗣位則更製乾興元年仁宗即位嘉祐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定十四年京東河北節度使賈涉繳進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府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程朝宗以玉檢來上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璽于是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朔旦御大慶殿受寶奉安天章閣（元符三年玉璽其蓋欽宗即位所製）

是哉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畧以總制之咸淳末德祐 岩璩扶溝圖公初即位乙亥改元 初賣降恐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賣降矣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 漢官儀鹵簿篇 晉有鹵簿圖鹵簿儀齊有鹵簿儀陳有鹵簿圖唐有大駕鹵簿一卷王象畫鹵簿圖景德二年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天聖六年宋綬上鹵簿記十卷景祐五年綬取舊編益新制上鹵簿圖記十卷政和七年詔改修宣和元年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

趙安仁作戴斗懷柔録王晦叔作戴斗奉使録戴斗謂北方 爾雅北戴斗極為空桐

擊壤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其形如履 古童兒所戲之路非土壤也 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寢寐無為澤陂之詩所以刺也

劉之道 煇 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言語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鞾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禁人私知禮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生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學者當以此為法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程子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 高弟元板作高第

巧言為辯文子為學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里俗僞字也（若璩按見顏氏家訓）

庚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鳳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鳳繇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枝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鳳繇亡（文苑英華作慢文藝類聚作曼友皆誤）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晁子止昭德讀書志考之東京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獻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園多閱佛書起寤嚴堂（若璩按當時春明坊宋宣獻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園多閱佛書起寤嚴堂明宅子倣直叱他處常高一倍以便借次道家書也）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云美玉按紀年云桀伐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斷其名於若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琰（注非）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

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又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至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考（常至元板作常置）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隋志又有延康龍漢開皇若璩按俟魏書釋老志以延康龍漢赤明皇為劫數）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李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為女真者當時以為先兆）傅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於莊老以文飾之宋景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家不

好處愚嘗觀姚崇誡子孫曰道士本以玄牝為宗而
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無（刊本果然）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儀依倣佛氏而不
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
也（若據拔舊唐書方伎傳道士葉法善僧玄奘神秀並列而新書則削去玄奘等意始見於李蔚傳贊中耶）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誤以北辰為北斗蓋近
世依託為之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度人
經
漢罽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增一阿
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釋氏
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稱僧通曰
道人其姓皆從所受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
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
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
屏漬酪可汗常與其國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釋之
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釋氏至姚興而盛道家至寇謙之而盛）
誠齋謂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
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為好此
五胡耶律之先驅也朱鮫曰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
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為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為燕秦
之僊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為巫蠱五變
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
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詩云西方
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之類列子仲尼
篇西方之人有聖者李知幾謂意其說佛也皇王大
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傑戎窮幻駕空說通歷
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注謂釋迦生當周莊

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不同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莊七年夜明星出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按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是考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蓋陋儒之佞佛者傅會為此說

滹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讖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讖書其來遠矣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瑞者或問地獄之事於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通典唐有符袄正謂之視流內袄吁煙切胡神也曷為求之它

永嘉張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願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真文忠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

東魏楊愔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齋詩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為君王致蹇來曾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辨金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玄宗也皆因避諱而為此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玄武為真武玄枵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玄經曰太真經若迎真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宮者非一其末也目女冠為女真遂為靖康之兆

張文潛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言耶

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剽竊列子之言非實事也

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粗得道非有師傳出入師子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詣佛所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粗得道非有師也 惟佛與佛出法華經

放翁戴長蘆宗賾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年榮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三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觀山谷閒先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篾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十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此推之則知利欲不耕者慙居而玉食所在常千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宋賾以浮屠氏而能為此言其墨名而儒行者與儒之教以萬事為實釋之教以萬事為空 萬事元板作萬法

北齊文宣勅道士剃髮為沙門徵宗令沙門冠簪為德士其相反如此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此即阿若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為之何哉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濁揚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跋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此推之則知利欲

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燄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斫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

錢文季維摩庵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為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罪人也

鄧志宏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徹塑象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識者猶不以是為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為先吾儒之道其然乎

通鑑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杭州南亭記武宗去山臺野邑四萬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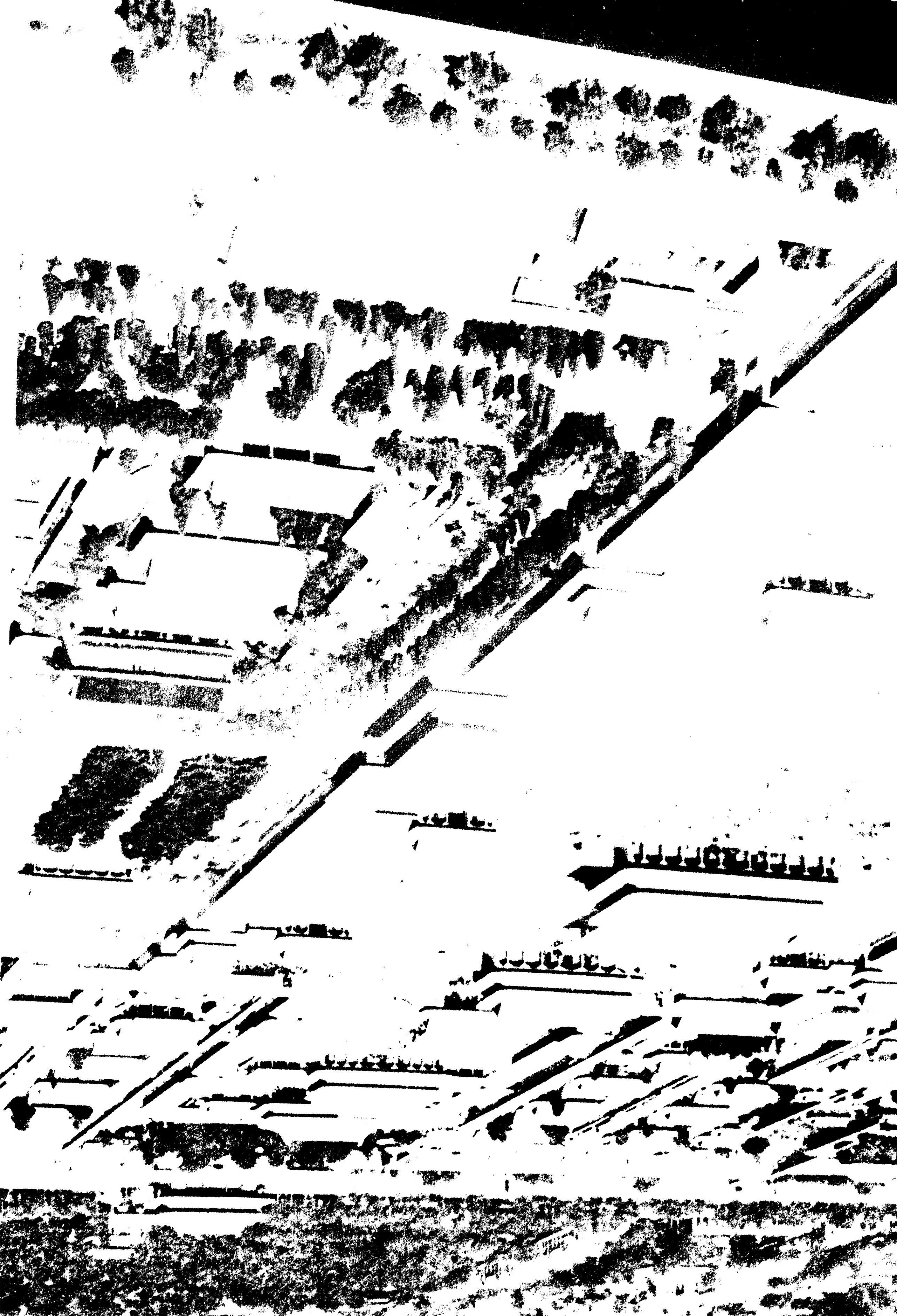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卷二十

右厚齋王先生困學紀聞二十卷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叟曰厚齋云者鄉人門弟子尊敬之者為之也先生平日多著述是編於經傳子史各有考據評證於後學足益見聞得錄諸梓則其益博其傳遠工費浩事未得遂泰定二年冬十月淛東道憲司官行部涖止肅訪之暇詢及是書謂未有刊本為學校欠事翰林學士袁先生亦專舉明謂宜傳遠惠後學於是具詞申請之于總府轉達于憲司宣慰司都元帥府咸是所請乃鳩工度費於學儲給焉工食之粟則翰林學士袁先生倡助之本學官及岱山長共助以足其用凡書者刊者董者觀者莫不以是編得傳為大喜幸翕然集事嗟夫王先生所為書久不有所遇一旦得錄諸梓王先生之志卒以遂此蓋遇鑒識之明主張之力作成之功而然也刊書成謹識卷末俾觀是書而有得者知所自云泰定二年十二月癸卯慶元路儒學教授吳郡陸晉之敘

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時宇內名宿鱗集而家大人以博扵考據經史獨為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或有問說部書最便觀者誰第一家大人曰其宋王尚書困學紀聞乎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非其倫也由是海內始知尊尚此書其後家大人返里門遠近從遊者各以此書來請丹黃大人皆應之不厭然其本特萬歷閒刻者不如詠家所藏慶元路本出尚書兩孫淳孫寧孫手最勝大人自壯至老手自校讐不啻五六過訛者正之遺者補之常謂詠曰苟無訛可正無遺可補天下之能事畢矣雖古人撰著臻此亦難歲丁丑大人閒游江陰從一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較多二十七條其辭簡而義精非尚書萬萬不能為也又檢王子充序水經歷引尚書言有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五十一字刊本鈔本都失去因知子充當日所見本尤完善亟為增入歎惋者累日其用心之勤如此詠以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復自矻矻者彌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啓來學之博聞其在斯乎夫校定書籍故非易自劉向揚雄方稱此職世豈有其人哉要事求有據不敢憑臆以決亦可矣小子紀其緣起庶以正世之君子詠遂拜而書之

康熙三十七年歲在戊寅六月望日男詠謹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廳
謄錄監生臣許　溶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

老學庵筆記

68

吉林人民出版社